

見白城讀

見白城讀

下

爆 擊 倫 敦

楊 瑞 編

見百城

見百城

Chim
Pe
chung.

新 興 書 店 印 行

爆擊倫敦目次

第一章	居民之移置	一
第二章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	六
第三章	海岸邊的氣球	九
第四章	冬季的大黑暗	一五
第五章	電擊戰臨頭	二一
第六章	追悼之禮拜	二八
第七章	巴黎的陷落	三〇
第八章	孩子，再會吧	三七
第九章	市公園	四七
第十章	海特公園的演講壇	五一
第十一章	十五個暈船的兒童	五六
第十二章	以前是住宅區	六五

第十三章	幹路的終點站	六九
第十四章	空襲者光降市區	七三
第十五章	空襲後的郊外	七七
第十六章	救護員駐所	八二
第十七章	火焰中的倫敦	八七
第十八章	週年紀念日	九六
第十九章	一九四〇年式之鄉間巡禮	一〇一
第二十章	倫敦的時辰到了	一〇六
第二十一章	學校中心	一一三
第二十二章	難民所	一二一
第二十三章	中部的小工業中心	一二七
第二十四章	危險中的生活	一三六
第二十五章	勃克夏郡之鄉村	一四五
第二十六章	特壘市的廢墟	一四八
第二十七章	如此倫敦	一六〇

第一章 居民之移置

一九三九年夏天，是我們記憶所及之中一個最爲潮濕的季節。

整個七月和八月的上中兩旬，大雨下個不停，大水也發了，使紐福雷斯區變成了一個大沼，使裏邊的小泉都成了水流甚激的溪。當氣候驟然發生變化時，駐在這區受訓練的兵士，都不得不避進房子裏去。歐洲各國所努力了二十餘年想要保持的和平，其最後的幾個星期更是全期中最可愛的時期。黃金色的陽光，很慈愛地照在漢潑夏的金雀花和石南花上；威德島在蘇桑頓的海峽當中，遠望過去好似一粒閃閃發光的寶石。

在紐福雷斯我們避暑的茅屋外面的花園裏，我會和幾個孩子去細數過，在叢叢的雛菊上面跳舞者，共有孔雀蝶五隻和紅色鳳蝶七隻。從遠處茅屋花園裏飄來的一股慶祝的火炬氣息，在秋天的空氣中停留着，許久還不散去。小徑和樹林裏的幽靜，使歐洲已在醞釀的危機，好似更爲含有惡意和不相配。

謠言已漸漸佈滿了我們這個村落。新近離開泥屋和水潭蓋板的兵士，聞說已乘船駛向「不知所終的目的地」去了。幾百個美國人據說已離開英倫；有人看見德國公司船「歐羅巴」號於經過蘇桑頓時加足速率駛了過去，並沒有停輪以容搭客上落。倫敦和其餘幾個預料將有危險的城市，聞說已在疏散兒童；我們的一



位鄰居，會親見一列火車滿載男女兒童駛過勃魯根赫斯。在這裏和附近的村落裏，所有鄉間旅館突然擠滿了旅客，只有兩小時的短短通知，我們的茅屋裏已來了一位年輕的女朋友，且帶着孩子和奶媽同來，我們趕緊坐了我們那輛轉帳買賣已經七次的小奧司汀汽車到最近的市鎮林特赫斯去添買了幾條被單和一些碗盥回來。我們並買了幾碼黑絨和幾方三夾板，以爲遮蔽窗戶之用。

八月二十四日，德蘇協定的消息發表了，在胚胎中的危機，已落地而成爲出世的危機。

「我實在猜測不出，」一位疑惑不決，不知道是否還可以隨着衆人到瑞典去參加世界筆會的朋友，從勃克夏寫信給我說：「這蘇俄事件中究竟含着什麼作用，但我頗以爲這將加速時局的變化……以前數天中我們真好似在做着一個惡夢，因我們招待客人的空室，都被疏散出來的兒童所占去，以致我們不能不滿處去替我們所招留的客人，另尋住宿處所。理汀這個地方的兒童，剛巧不在疏散之列，因此，這地方的情形更爲混亂，本來預備招留兩個兒童的人家，事實上須招留四個也說不定。我真不懂我們將把他們安頓到哪裏去，或安頓在什麼上面……在這般的光天化日之下，無錢電的報告真可說是無比的瘋狂。你還記得清楚一九一四年時的情形嗎？我記得那時的情形好似還要緊張一些。目前似乎還沒有發現戰爭的狂熱，這是應該感謝上帝的。」

兩天之後，一個和暖晴明的星期六日，我同了子女站在茅屋外面的綠草地上，遙望着二百碼外蒲恩茅資——蘇桑頓——倫敦公路所顯現危機已經來臨的表徵。從早至晚，在這條公路上駛過的各種車輛，絡繹不絕，

沒有片刻中斷過——滿載着兵士的卡車；滿載着旅客的長途汽車；和一家的父母子女緊擠在內，還攜帶着小孩插車和行軍床的小汽車；飛馳而過的機器腳踏車；滿載着傢具的搬場汽車。在外作假期旅行的人們，似乎都已在趕回家裏去，而原住在家裏的人們，則似乎都在趕着離開原址，另去找尋住處。全英各處的路，顯然都已現出這種情形，因為所有的平民，在這一次都已像兵士一般，知道他也將成爲被攻擊的目標了。

在這次居民的大批退出之後，所有的日常活動，除了政府和軍事機構的活動之外，差不多已經完全停頓在全國靜待大局發展的時節，所有尋常的假期動作都已停止。鄉間已空無人跡；淡潑夏可愛的海灘邊已不見一個游人。這種提心吊膽的靜靜等候，似乎比了公路上紛紛遷移的景象更爲怕人。這種情形延長了好幾天，而英國無線電廣播公司的報告員，則終天在那裏用着很爲文雅的聲音，報告日益惡劣的消息，每一次報告完畢時，總對聽衆發表一些新的訓令和勸告。信件和報紙之遞達已漸漸遲慢了。電報也有了整小時的就擱；長途電話須預先掛號；電話公司已通告用戶：除了必要之外，應極力節省電話。

『我們怎樣辦法呢？』一向很會自尋樂趣的孩子們茫然問着，他們已無心遊戲，正像我們的已無心工作。當報紙送到時，我們逐張特別仔細的閱讀，細讀新聞，社論，甚至各地方的通訊——其中的論調種種不一，有些發表他個人對於某項政治問題的意見，有些則引證柏拉圖或霍雷司的名言。

我們由福雷斯緩緩向前走去，渡過一條名爲『高地水』的小溪，走到羅馬橋的所在。這條清澈的溪水，

在許多株山毛舉樹底下從溪底的石卵上流過；陽光照在石南花上，發出更深的紫紅色。我們走回家去時頗有些疲倦之感，因為我們對於這次危機，覺得已毀滅了我們的一切希望，已損壞了這個可愛的殘夏景物，因此已使我們非常之厭煩。

後來，我把希拉萊送上床去睡中覺，我自己則帶了李查到林特赫斯電影院去看電影。當我們走近那裏時看見幾個工人提着漆桶，拿着大刷帚，用白漆在馬路中央畫上一條很粗的白線，以備燈火管制時之用。這天，電影院所開映的是蕭伯納所編的神話劇『海中女神』，觀眾很為擁擠。正片之前是一張新聞短片，但在這種鄉下電影院裏，所謂新聞片也者，其實都已是舊聞了。

德蘇協定的內容，雖然已經在五日之前發表，但我們所看見的新聞片上，還是在描寫英國參謀團之出發到蘇俄去作談判。搖影片的司機人倒似乎已覺察了這個太不成話的情形，所以，他把這卷短片搖得特別的快，竟是一霎而過，但英國代表團諸人的面目，依舊顯現得很為清晰，而終了時，片中的新聞報告員還要發上一句：『我們敬祝各代表在這次和蘇維埃政府作友誼的談判中，能獲得滿意的成功。』

李查和我靜等着觀眾對於這張短片的反響。他們將斥罵呢？還是作噓聲或學貓叫聲呢？他們表現出來了——乃是幾乎全體一致的一陣譏笑聲。

三天之後，德國人——後面跟着俄國人——已進攻了波蘭。這一天一位女事務員告訴我說，從樸資茅斯疏散出來的兒童，已快要到達附近的一個鄉村愛默雷唐。

『明天，』她又說：『蘇桑頓的兒童也將開始疏散。』

第二天，丈夫得悉他必須乘午班火車到蘭克夏去赴一個緊要的約會。我倆同坐了小奧司汀汽車到蘇桑頓，因為外行的車輛過於擁擠，我們祇得在距離火車站數百碼外停下車子。票房裏已擠滿了掛着淚痕的父母，當中夾着許多個將去從軍的少年。月台票已暫時停止發售；祇有乘客許走過柵欄。月台上站着許多個身穿學校制服的兒童；他們都以一種不幸生於亂世一切祇得委諸運命的態度，手提書包，排成行列，站在那裏靜候火車。

我們又得悉各支線的火車都已停止開行，因此，馬丁祇可取道倫敦，轉赴洛區台爾。他在柵欄內和我話別。

『這次，』他惋惜地向我說：『我還是生平第一次看見一處英國城市陷於像西班牙內戰時瑪德里的情形。』

『此後你將不斷看到哩，』我告訴他。

第二章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

六

這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在避暑茅屋的書室裏，兩個孩子和我同坐着靜待英國無線電廣播公司預擬在十點鐘發表的那個『重要消息』。

窗戶外面，紐福雷斯的樹木依舊青葱可愛，陽光照在枝葉上，四周依舊寂靜無聲。幽靜的金雀花和石南花，花園裏的紅色蝴蝶，都是和平的徵象，以致使我對於當前的大災，似乎非常之難於意會。

一隻春天剛剛出世的小馬，緩緩地走過大山毛舉樹下的草場。

『可愛的小駒！』我那九歲的女兒喊着，她對於馬匹，似乎比對於政治更為關切。她跳起身，跑到窗前去看望那匹紅棕色的小馬奔下山坡，跑到在一條無人之徑旁吃草的母馬身旁。

從一個附近的鄉村，我們聽得禮拜堂的鐘聲，在那裏召喚漢潑夏的男女居民去禮拜『和平之主宰』與『愛好和諧者』。九個月之後，這些鐘，在星期日的早晨都已禁止發聲了。這些鐘，從此便將變換其職務，改爲在德國降落傘兵光臨時用以警告大家的警鐘。

十一點十五分已快到了。我懷着一種大禍將臨的畏懼，伸手去撥開無線電收音機的開關紐，頃刻之間，一個很熟的說話聲音——向來是粗厲而又傲慢的，但這時也不免有些顫抖——已打破了這間小小書室裏的

沉寂空氣。

「今天早晨」納維爾，張伯倫從唐寧街十號的內閣辦公處作廣播說：「英國駐柏林大使已把最後通牒送交德國政府」，裏邊說明：英國倘若在今天十一點鐘時還不接到德國願意立刻退出波蘭的表示，則英德兩國之間即已成立了交戰狀態。

「我現在不能不直告諸君，我們所期望的覆牒至今沒有送來，因此，我國已和德國宣戰了。」

「諸位大概都能想像到，我會努力於維持和平，但終於失敗了，這在我真是一種何等重大的打擊啊！」李查和希拉萊都坐在我的旁邊，他們聽了似乎祇感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驚慌。他們終還是運氣好，因為他們的心中並沒有留着上一代戰事的回憶。他們當然想像不到我這時心頭所起落的種種念頭——一個八月中間的深夜裏，突然聽到可怕的喊叫聲說，英國送致德國的哀的美頌書已經期滿了。

我自己不知道我這種意念的交戰已使我臉上顯出怎樣的表情，但希拉萊顯然已經看了出來。他熱烈地伸出兩隻胖胖的小手臂，緊緊地抱住了我的頭頸，用小嘴亂親我的面頰，以表示她的愛我之深。

「可憐的媽媽！不要哭吧，媽媽！將來總會無事的，一定無妨的呀！」

我回頭望一望十一歲的李查，心裏更加難過起來。我們的戰爭，難道真要延長到連他這一代也將被仇恨和恐懼意念所創造的戰神巨車疾捲而去嗎？又過了一會，我才像一個快要淹死的人突然發覺了泥岸已近在手邊一般，從黑暗的水中掙扎出來。

「希拉萊的話很不錯，」我自己告訴自己：「這不是掉眼淚的時候。這是我們應該趕快打主意，趕快再去勉力做我們已經失敗的工作之時候。」

第三章 海岸邊的氣球

宣戰後的第二天，李查指着從我們那所茅屋中遠遠可以望見的六個障礙氣球給我看。這批空中的怪物，一個跟着一個從蘇桑頓向海岸線飄去。再下一天，英國飛機又轟炸基爾，當晚，因為防備敵機來施行報復，開爾地地方的探照燈徹夜向空中四面探照，連星斗的亮光也給厭了下去。我們立在花香觸鼻的草地上，遠遠望見十里之外，探照燈的亮光一道一道的在空中射來射去。

不到幾天工夫，空襲的謠言已傳遍了我們這個鄉村，據說，倫敦，樸資茅斯，和蘇桑頓都已遭受轟炸，『但這一類消息，無線電裏當然是不報告的。』我們那個帶做飯的年輕女管家，對於這類『空中害虫』，極憤地加以斥罵。

『我決不再到B那裏去，』她告訴我說：『他們整天亂造謠言，捏造出種種可怕的故事來嚇人。我決不再相信旁人的說話，除非是英國無線電廣播公司裏廣播出來的消息。』

當假期快終了時，我帶了兩個孩子到蒲恩茅資去買幾件預備到學校去穿着的衣服。蒲恩茅資也像別的距離倫敦頗遠，因而頗為安全的養病地點一般，也很為興盛。在十分熱鬧的街上，我們看見許多來來往往的人，都已攜帶着防毒面具。從各人所攜帶的面具，就可看出他們各各不同的情質；這批面具的形式種種不一，

從利用洋鐵餅干盒和紙盒所製的粗陋型式，直到用鮮紅皮帶所懸掛，用羊皮所製成的精品。山巖上向着陽光一面的旅館，都已住滿了客人，開店的主人都好似掘着了金礦，暗地裏對於戰爭其實頗為歡近。他們再也不想到大禍在什麼時候就要臨到他們自己的頭上，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在十二個月之內，英國的南岸已將變為前線，所有的旅客都將跑得無影無蹤。

一星期之後，我有事到蘇桑頓的美國領事館去。這個位在蒲恩茅資和蘇桑頓之間的福雷斯車站，自然比不了城市的車站，頗以現出荒涼的景象，但車站中向來很為空閒的職員，則反而因為兵車和軍需車絡繹不絕的經過，致以忙得走頭無路。蘇桑頓除了幾條大街之外，也顯出荒涼的氣象；街路中很為觸目的沙包堆已使這個城市加上了一種軍役的外貌。海港裏也擠滿了小型炮船和巡洋艦。在寇那特白星輪船公司的船塢裏邊，泊着巨輪「摩雷泰尼亞」號，但這時已漆成灰色，大大的改變了原樣，以致從遠處望去，竟會令人錯認是一艘戰鬥艦。

「請你原諒，」美國副領事在叫我等候了半小時之後向我道歉說：「但眼下我還在忙着處理撤退美僑的手續哩。」

他很表示合作的答應了我重入美國境內的請求，因為我想要到那邊去履行一個作演講的預約。請求書填好之後，我又遇到了一個滙寄費用的難題，因為這時候兩國之間的滙兌已經不通，英國已下令禁止現款出境我沒有別的方法，祇得把所有的文件寄給我素有往來的一家美國銀行，請他們代為繳付。當我寄這項文

件時，我心裏不免替擬渡大西洋到美國去的人們發愁，倘若和美國的銀行向來沒有往來的話，真不懂他們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官廳雖早已下過疏散命令，但蘇桑頓的各街上依舊有兒童在那裏玩耍。報紙上已滿載着各處地方如：赫爾福特夏的中心地點，『或『塞賽克斯省某處地方』之類的疏散新聞，但許多地方都已顯露這個計劃並未完全成功的象徵。其中最重大的一個失敗因素，就是有些極其頑固，太牢守階級思想的人家，始終不肯對階級低於他們的家庭表示友助精神。有時則職司支配的官員，也太過於缺乏考慮——例如：某處擲間一位年已七十的古董收藏家的家裏，竟撥了五個低能兒住進去，使這位老翁不得不費了許多手脚，把家裏所藏的古董和古書先行「疏散」出去。

政府機關對於人類的社會關係，向來原是不很關心，因此所擬定的計劃裏邊，略有不妥之處也不能全怪他們。我們何以會聽任社會之中有着這般界限分明的階級，至於彼此之間無論如何不能合將撞來呢，這種過失是我們全部民衆大家都應負其一部分之責任。在我們所聽到的許多階級間意見參差的故事當中，最令人不寒的一個，就是半個英倫完全不知曉其餘的半個是怎樣的度着生活。

有一位心腸很仁慈的老處女，接受了兩個從船塢工人的窮民窟裏出來的女孩子，一個十歲，一個十二歲。她指定了一間除她自己所用那一間之外最好的房間給她們居住。有一天晚上，她叫她們先到臥室去脫衣服。她自己則過了一會才上去，以便送她們到床上去睡，並想安慰她們幾句，叫她們不要過於想家。但她走進

房中之後，竟找不到這兩個孩子。她起初還以為她們有意躲着和她戲弄，於是即向各處尋找，甚致連碗櫃背後，窗簾後面都已找遍，但仍沒有找着。

『玩皮的孩子啊！』她後來不得已大聲喊着：『你們躲到那裏去了？』

一個微弱的回話聲音從床底下透了出來：『我們在這裏呀。我們難道不是應該睡在這裏嗎？』

這種一向睡慣在父母床底下的孩子，現在把他們安置在上面所說這種家庭裏邊，好好的看待她們，並好的以中等人家的舉止行為教導她們，則她們也自必能漸漸地樂於住下去的。但問題就在戰事一旦告終，她們重新回到自己家裏時，她們的家庭將受到怎樣的影響。

戰爭期中的第一個假期告終了，李查和希拉萊都幫着我收拾東西。李查在剛要動身赴校之前，接到了一分從倫敦吉爾西亞區某小書店所寄來的，頗出意外的禮物，李查從這家小書店購買他所喜愛搜集的郵票已有三年了。信封裏邊除了書店主人寫給李查的信之外，還附着三枚價值十一先令的稀有郵票——但信裏邊的話很為悽慘，他說，因為他的幾個好主顧都已離開了倫敦，搬到鄉間去了，所以他也不得不關門大吉。他開這店的資本，是從第一次大戰之後賣去他所搜藏的郵票集而得來的，但第二次大戰已毀滅他的所有。這類專靠少數幾個主顧以維持小規模營業的人很多很多，而這位書店主人也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李查讀過這封信後，很替這位老朋友傷心，他差不多費了半個早晨在打字機上打他的回信。

『你所遭遇的營業上的困難，』他在回信裏寫着：『真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但我必盡我的力量，依舊向你買東西。』

我們遂希拉萊回到斯旺那琪地方的學校裏去讀書，這地方依舊是陶賽德濱海處一個很安全的城市，連防空設備都還沒有着手進行。但九個月之後，飛機已在上空盤旋，炸彈已像雨點一般的落下，使它成爲自從古代阿爾弗雷一世那次以後破天荒第一次的戰事前線，而其中的十四所學校，也常在宣佈死傷人數之列了。

第二天，我們即利用統制實施以前所購備的最後一些汽油，送李奎回到馬爾文地方的學校裏去。我們這輛老舊的小奧斯汀車，向來沒有在一天之中走過二百里的長程，所以中途竟拋了兩三次錨，但幸而還算運氣，略加整理之後，居然仍能前進，安然到達目的地。這學校裏的校長，是一位頭腦很清晰的人，也是一個歷史專家，他很注意地聽聆我對於在這種常受戰爭蹂躪的時代，對於兒童應該施以何種教育的議論。

『實在說起來，』他表示意見說：『教育這件工作，在以前的時代中，也未始沒有比了眼前更感困難的時候。試想在「三十年之戰」中所生長的兒童，他們之受教育是何等艱苦啊。』

我們的回程中，小汽車有驚人的成績，但才到賽列司勃雷時，仍舊已近黃昏。車燈又壞了，所以從賽列司勃雷到林特赫斯這一段二十哩路，我們只好在暮色蒼黃中謹慎前行，但最後一段竟是在黑暗中摸索。我們已看不清楚道旁的路牌，只得跨下車子來，劃一根自來火照着看視；劃在路中心的那條白線，使我們

能循着前行，不至於掉到溝裏去。我到家裏時，已經頭暈眼花，四肢僵硬，但幸而總算安然到家，並沒有出什麼岔子。

孩子們的假期已滿了，我們也不能不回到倫敦去辦我們自己的事情。我們已快要離開李查和希拉萊所愛好的幾件物事了；我再去向孩子們所題名「潛艇」的一段枯木作一次最後探訪，我還能想像到孩子們怎樣在這段橫跨在山邊的枯木上面玩耍。馬丁和我同去，我倆即穿過樹林步行向勃魯根赫斯；這天下午非常幽靜，微風不動。回家時候，我們經過草場邊沿一簇村屋；它們廚房裏透出一股土煤氣息，夾着草場上熟平菓和天竺牡丹花的香味。在一條小徑裏，一個鄉下孩子睡在一張樹造的繩床裏動盪。

我向馬丁表示意見說，戰事對於此地的影響，似乎比了倫敦更爲凄慘；試想這裏的一切都是如何可愛，如何穩定，如何文明，但也免不了有受到轟炸和毀滅之可能。在這個滿照着九月陽光的星期裏邊，我們的小花園中正遍地開着向日葵和雛菊，一片的紅黃燦爛，再點綴着許多隻五彩蝴蝶在花間飛舞，真是何等的悅目怡情。往年，一到這個時候，必有許多朋友趁着週末趕來賞玩，但今年因爲戰事的緣故，來者已只有寥寥幾個了。我們每談論專好玩弄政治的人真可說是這種無辜美景的一種絕大威脅時，我們更易於從這小範圍之幽靜中，看出戰爭是怎樣可怕了。

第四章 冬季的大黑暗

倫敦雖然已經近乎被人委棄，但我們覺得仍比鄉間好受一些。各種商業機關雖然大部已經關門，許多所大廈都已貼出其實無人過問的招租條子，但住在這裏以便親自閱歷究竟將有怎樣的危險會隨時降臨，終是值得的事。

我們寓所的左右鄰，一邊已是一所空屋，另一邊則接連着三家都已貼出招買的條子，以致我們頗已孤單。但這於我們也有一種好處，我們再不會聽見如在鄉間時頃刻之間即會傳遍各家的無稽謠言了。

從倫敦的中心起，直到漢潑斯丹和伊林兩個平民住宿區為止，沿路上都已由營造廠在那裏加工趕造防空襲站，和沙包堆。各處人家的玻璃窗外面，都已掛着厚紙版製成的屏蔽物，以防炸彈碎片之彈破玻璃；旅館和公寓的進出口，都已加上木柵並堆起沙包。在向來以舒服安全著名的店舖區裏，我們看見各處牆上都已貼着橙黃色的『防空壕由此路去』的指示牌。某一天傍晚時，我們在吉爾西亞橋上站了一會，看見上空密佈着障礙氣球，和我們先時在蘇桑頓所見者比起來，相形之下，後者真不過是兒戲罷了。當我們在夜間實行燈火管制，遮蔽所有的窗戶時，我們即漸漸感覺到各種空防用品的代價，已在一天高漲一天。

『這塊黑絨，』我拿着向管家勞勃脫說：『以前在林特赫斯不是花了七便士就買到了的嗎？』

『大小確是差不多，』他很公正地回說：『但這裏的價錢已需一先令二便士了。』

在十一月和夜間的大霧一同來到時，火炬的價錢已經非常昂貴，手電筒所需的電池，甚至從蒲資或胡爾華司這種大百貨公司裏也已買不到。白漆也是求過於供；因為市政當局大批需要在樹幹上，人行道上，大門上，和階石上漆指示白線。我們也購備了許多發光漆，塗在寓所的門鈴揪鈕和鑰匙洞上，以便從外面回家時，不致像醉漢一般的摸不到自己家裏的門戶。

在爲一戰事而設的燈火管制實行時，受其影響最深者總還是平民，他們甚至摸不着向來走慣的熟路和自己的家門。在大街之中，天空中雖有着閃閃的星光，但他們依舊免不了在行路時要撞到旁人的身上，因板在沙包堆上而跌交，或在人行道邊滑脚而扭痛了腳踝。其中只有少數人由於漸漸習慣，居然能發展出一種性質在觸覺和嗅覺之間的第六種感覺來。某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夜裏，我步行從牛津街出發，經過麗特街，到畢卡特萊的梅弗旅館去赴一個集會，我連自己也不明白怎樣會居然安抵那裏，雖然我還沒有發展這個第六種感覺。

在這種漆黑的夜裏，所有的感覺都須十分靈敏，有些人，尤其是年老的一輩，大都因爲耳目鼻口不靈，往往易於失事，爲了預備接受空襲受傷者而騰出來的醫院，都已忙於包紮因燈火管制而受傷的人民，其人數竟比了前線的英國傷兵還要多一些。在這個時期中，海中，空中，和馬奇諾防線上都籠罩着一種騙人的安靜。有幾位美國記者，甚至還以譏笑的口吻，指斥這次戰事爲一種『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戰爭』；

但其實則他們都沒有得悉納粹正在着這個安靜的時期以完備其軍事機構，並暗地把第五縱隊去佈置在其勢不能免於爲它所征服的幾個國家裏。

十一月十一日，即我們久已熟知的停戰紀念日又到了，所有的儀式仍照常舉行。在倫敦——表面上是爲了防猝然空襲起見——，在紀念碑前所行的儀式已大爲減少。

在某一所向來致力於某種有希望的活動之辦公處中，有幾位一向從事於和平運動的人士，對於這座紀念碑本身的未來命運也發生了猜測。

其中有一個人問說：『倘若我們居然在這次戰事中獲得了勝利，我們可也將有另一個停戰紀念日嗎？可也將另行豎立一方紀念碑嗎？或我們將尅準了仍在十一月十一日十一點鐘時停戰，以免一年之中須舉行兩次紀念儀式嗎？』

十年之前，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們，都滿以爲大戰已早成過去。我們都已在期待着一個復興時期，以爲在這個時期中，我們必能建設起一個從此永無戰爭的社會基礎。我們都懷着這種自幼從沒有懷過的信念，才去購買我們的住屋，才去設立起我們的事業，才去結婚，才去生育孩子。

現在，戰事又重臨了，許多事業都已停閉，但我們的孩子，則依舊在那裏。

在冗長而黑暗的夜裏，有許多人都已漸漸地疲於在暗中摸索到俱樂部或餐館，漸漸的感覺到從未感覺過的家庭樂趣。編輯和記者更爲快慰；舒舒服服的坐在火爐旁邊，顯然使他們增加了不少讀書機會。藏書樓

裏亦日益熱鬧；書攤上邊，每本代價六便士的袖珍版書籍頓時多了起來，而購者也非常踴躍。

我這時倒沒有安坐在火爐旁閱書的機會，因為也是自己太不謹慎的原故，曾在宣戰幾個月之前，竟會去訂下許多演講的預約，到這時我竟不能不去一一踐約。十一月，我因此會遍赴孟哲斯德，伯明漢，諾汀漢，利物浦，里汀，愛克齊德，和樸資茅斯，每次都是坐着又擁擠，又慢，並且又沒有餐車的火車。在火車上，天還沒有黑，已把板窗一齊拉起，火車裏雖然名為點着電燈，但燈光如豆，連旁坐者的面目也看不清楚。

樸資茅斯市內，各街道上已用磚石水泥造起小壘。這種小壘將來自有用處，因為這個地方將來必也將如倫敦，蘇桑頓，勃列斯多爾，和其他船塢所在地點一般，成為電擊戰中攻擊之目標。我乘着希拉萊的半學期假期，到斯旺那琪去探望了她一次；上一星期中，我也曾到過赫爾福特夏去探望過李查。我回倫敦時，所乘的火車一共走了五個小時，並且車上既無電燈，也無暖氣和餐食。我一半的時間打瞌睡，一半的時間清醒我心裏不免暗自思忖倘若我能看得見的話，我正好乘着這個空閒幹許多正經。車窗外，一輪明月照着鄉間，使我望過去，比了天剛亮時還要清楚；蘇桑頓市內的吊機和烟突，在這淒涼的月色底下，遠望過去正好像伸着巨臂的鬼物。我記起馬丁所講起俄國火車中的情形時，不禁使我想到了不必等到戰事終了，英國的火車恐怕也要像俄國的火車一樣了。

將近年終時，我的旅行也跟着氣候一天冷於一天。十二月中，我在英倫北部接連作了五天演講，我特意

連日的講去，以便節省去一些時候，湊巧這五天也接連着下雪，下霜，大霧，和大雨，使我冷得幾乎受不住，在蘭克夏時，大風雪使火車停止開行；在彭萊和哈羅蓋德之間的一段約克夏山道上，雪已積得非常之深，須先用雪扒來刮去才能行走，各處的旅館和公寓裏，除了小小一具的火爐旁之外，其餘地方都冷得如處身於北極。在勃雷特福，寓主人領我到演講廳去時，剛值實行燈火管制，再加上大黑霧，以致他對那條每天走慣的街道，也費了半小時才得摸索過去。在漢潑夏，我們那所避暑茅屋的四周已盡是水潭，汽車祇能開到距門口二十碼處即不能停止了。

雖然倫敦市內已貼滿了『兒童住在鄉間較為安全——千萬讓他們在那裏』的招紙，但我依舊背着良心，把李查和希拉萊接回家中過聖誕節。

戰事總算沒有打斷他們的節日興致，而我也自以為這個試驗的結果總算不差，直到得正月初頭，荷蘭國因水道冰凍致被德軍攻入的謠言傳出來後，歐洲才起了幾天恐慌。這次進攻，後來才證明是不確的，但我終在李查和希拉萊都已回了學校後，才舒了一口氣，放下了心。

這年的新年裏，好似戰事還不足以使人們感受不安，特地又加上了一次四十年所未遇到的大冷。德國的最新『秘密武器』磁性水雷已被大風浪吹打得散佈英國海峽之內。天氣竟然一天冷一天，有一位住在鄉間的作家朋友寫信告訴我說，寫作之時，手指已幾乎凍僵，室中雖然生着火爐，但窗戶內依舊不免結冰。

『這裏依舊寒冷非常，』她報告說：『甚至我的腦子也幾乎在腦殼裏冰凍了。』

不列顛全境內的水管，因為這一年保護得不甚周密，都已凍裂，全國人民因為煤炭已受統制，以致都在過小的火爐旁凍得四肢僵硬。一月二十一日是英倫自有紀錄以來最冷的一天。二十四日，馬爾文山區裏的溫度是零下五度，李查的學校裏，房屋四周都已積起很厚的雪層。在倫敦，雪也很深，並已凍得堅硬如鐵。泰晤士河從泰亭頓到森勃雷的一段，長約八哩也凍了起來；各湖和蓄水池裏都已結了十二吋厚的冰；在海德公園裏，水池已變了跑冰場。

二月中旬，雪還下個不停，好像在表示這一年將是一個變故極多的年頭。

第五章 電擊戰臨頭

經過了一次同樣寒冷的冬天之後，住在美國境內的人都已在索索抖抖地切望和暖天氣之重臨，然而每一絲的太陽光線都帶給他們一種令人悲慘的，但也很渺茫的煩慮。她並不是出於自己願意，但爲了環境所迫，不得不做一次兇猛爭戰中的旁觀者。

『使美國雛菊花開放的春天，』地特律自由報一篇社論中憤憤地說：『豈不也就是使佛蘭特戰場裏的鶯粟花開放的春天嗎？』

一位明尼愛波列斯的通訊記者寫着：『我從來沒有這般的切望春日之光臨——也從來沒有這般的怕懼它之來臨。』她又告訴我，三月裏某星期日的紐約時報，會刊着一張北海裏護航隊和來襲飛機交戰的照片。大家看見了之後，都在那裏互相詢問：『春天可即是恐嚇已久的空襲將要付諸實行的信號嗎？』

對於這句問話的答語，她們可以無須等待多少日子了。在四月初間的某一晚上，斯干狄那維亞被佔的消息已由無線電廣播傳佈出來，差不多只隔了一夜的工夫，丹麥和挪威已喪失其爲歐洲獨立國家的惡耗，又令人難於置信地傳來了，挪威會請求英國給以協助，但挪威之役真可說世界戰事史中最爲慘的一頁。在五月初頭，就地的德國空軍在數量上的優勢，迫得英國軍隊不能退出愛台爾尼斯和南索斯。

下議院裏發生了激烈辯論，研究現在的政府領袖對於英國在這次空前的大危機中所將擔負的責任，其才力是否勝任。張伯倫在一次很長的演說中，企圖答辯反對者的攻擊之詞，並否認英國已在世界上失去了很大的威望。羅傑士，基斯爵士攻擊他說，因為政府之懦弱，以致向來威名震於世界的英國海軍，也變成了奄奄無生氣。愛默雷也引用了奧列佛，克林威爾斥責當時『長期』議院的名詞，很有効地攻擊他說：『你們占據着這些位子已太長久，以致再也做不出什麼事來了。去吧，我說，我們已用不着你們這班人。我現在以上帝的名義請你們快走！』

第二天開會時，赫勃脫，莫里孫再向張伯倫作攻擊，他說，因為眼前的事態十分嚴重，所以須舉行一次投票以視人心的向背。張伯倫接受了這個挑戰，即對贊助他的人大呼額說：『至少我們可以藉此看看究竟有多少人反對我們，有多少人擁護我們。我請求擁護我們的朋友今晚必須支持我們！』前次歐戰中『勝利內閣的首相』大衛，勞合，喬治也站起來攻擊張伯倫之想以個人的立場來彌縫一切說：

『這不是一個誰是首相的朋友問題。其中的關係重大遠過於此。首相應該記得他在和平時際與戰爭時際都會和我們這個可畏的敵人會過面，但他始終受了人家的哄騙。他決不能再以友誼為理由戀棧下去。他以前曾勸告別人作犧牲。全國的人民早已預備犧牲，只要有相當的領袖。我現在敢鄭重地請首相作一次犧牲的榜樣，因為他之能有助這次勝利者，將無過於立刻犧牲他的印綬了。』

在邱吉爾講了很長的一番話，說明英國在挪威一役中的海軍政策之後，議院裏即舉行投票。檢點票數的

結果，信任政府者一共只有八十一票；許多個著名的保守黨如：愛司託貴爵夫人，阿爾弗雷，特夫，柯柏李思廉，霍爾——倍利夏，哈羅爾，麥克密倫，和文脫頓貴爵之類，也都投反對張伯倫政策的票子。投票的結果發表之後，議員們都大聲呼喊『辭職吧！』和『看上帝的面，快走！』

五月十日，克萊孟，阿德李和亞德，格林胡特被請到唐賓街去商量工黨合作加入新政府的問題。他們以前曾拒絕加入張伯倫內閣，現在張伯倫已不得不順從衆意辭職以讓邱吉爾了。一個新內閣已在威斯敏斯特成立，但邱吉爾就任的第一天，英國政府已面對着有史以來所未會遇到過的災禍。五月十日的早晨，我們剛在吃早點時，勞勃脫走來告訴我們說：『德國人已攻入荷蘭和比利時了！我剛從無綫電報告裏得到這個消息；』這是我們最怕聽見的事情，但現在竟然實現了。

僅僅五天的工夫，荷蘭已全部陷落；十天的工夫，法軍的陣線已被突破，魏剛已替代甘茂林繼任總司令。各種謠言驍然而起，傳說甘茂林已經自殺，但都是不確的。但即使把謠言丟開不理，我們也明知一種的勢力已遍了整個西歐。海峽的對面固然已遭受到物質的毀損，但精神的毀損則到處都已遭受着了——而英國則也已面對着兩個有史以來最大的淒慘境地：第一，我們舒適的和歡樂所寄託的家庭，已經被破壞無餘；第二，我們已想像到孩子們之將要喪失性命，家宅之將遭毀損，在二十年前倖免於死的較爲成熟的分子將依舊被死亡所吞吃。

在大炮已怒吼於海峽對岸之時，邱吉爾以『熱血和辛苦，』許給擁護他的人爲唯一報酬。但可惜『一九

「四〇年級」的人們雖已捐輸了熱血和辛苦，淚和汗，然而他們的處境，則正像威爾，大森在一九一九年時替「每日報知新聞」所畫的一幅漫畫上那個當克萊孟梭和他的幫兇從完成和約工作走出來時，立在大柱後面獨自哭泣的孩子。

在降臨節週的週末，工黨在還沒有受到戰事影響的蒲恩茅資開常年大會，會議時所討論的，差不多全是關於批准工黨加入新內閣的事情。英國無線電廣播公司每天報告三、四次消息，總是以歐洲某某地方又被坦克，炸彈，和降落傘兵所襲擊的怕人消息開頭，政府已邀請克萊孟，阿德李和亞德，格林胡特加入戰時內閣。幾個有得到閣員位置的希望而還沒有被任命的工黨領袖，都自覺很有把握地在旅館的公共客室裏踱方步，等待無線電報告中提到他的姓名。

哈葛列夫旅館外面，春末夏初的和暖陽光，照在南海岸上，使它映出一片金黃顏色。蒲恩茅資的景色，好似比往年分外美麗。高出閃閃發光之海面的高巖，也映出一片白光；從遠處望去，著名的石山公園真好像是一方用五顏六色布條所拼成的大被單。在每一條滿照着陽光的山徑上，棕樹因日晒而發出來的氣息撲鼻生香。當工黨代表坐在廊下討論閣員的任命事件時，真令人難於置信僅僅數哩之外，隔着一帶貌如平靜的海面地方，已經在戰爭了。

在以後數天中，消息一天惡劣一天，但英倫的景色則一天美麗一天。我們已經從蒲恩茅資回倫敦；某

天馬丁和我往甘新頓公園散步，看見荷蘭式的花園裏——這是一個仿着荷蘭花園式子建造的小型，然而那些真正的荷蘭花園大概都已被毀了——已遍地開着紅色的鬱金香花和紫色的燕子花。

某一天泰晤士報的社論作玄妙之詞說：『不論是腦筋簡單或明敏的人，大概都會因這次戰事的每一階段都是凌巧以一個時季中景色最美麗的時期為始而覺得很可驚異吧，例如：這次戰事的第一個階段，是起自秋季中最美麗的時期，即詩人雪萊所極為稱美的那個時期，而「全面戰事」，即所謂「電擊戰」，則又是起自一個初夏的美景之中。』

他接下去描寫大眾都已看到的郊外之可愛景物，並預測到不久之後，大家也許就要永遠失去再度看到的那機會；那裏的花樹真多啊！櫻桃，山查子花，梅花，和丁香花，接着又有金鐘花，山查花，和栗樹花，以及和各花並開的大片鬱金香花。

那社論在結論裏說：『就算擬把倫敦這個地方，從地圖上抹去的計劃中，居然肯放過各處花園的花樹而不去碰他，但這又有什麼益處呢？人們在將來至多也不過可以在冥想之中，揣摩一會眼前這種初夏的美景罷了。』

法國色當附近的戰況一天惡劣一天。英國無線電廣播公司在報告中時時勸告聽眾切不可聽信某方的謠言他的諄諄叮囑，反而使人疑到這種謠言裏邊有些可靠的地方。這種懷疑一天比一天增加了強度，因為在每天早晨報告消息之後，從這幾天為始，播音裏邊又多出了一個蘇格蘭人的聲口，作一次短短的祈禱，求

上帝以勇氣賜給大眾，並作一次簡短的佈道演講，這些都隱隱指出我們已必須鼓起全身的勇氣去應付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難。五月十九日，邱吉爾以較不含蓄的口吻——他因一向深信英國人都是富於自持力的，所以在透露當前的災禍中並不像無線電報告員那麼措詞謹慎——在無線電談話裏邊力說，法國境內的狀況如若一旦『穩定』下來，則別個國家所已遭受過的深巨戰禍，將立刻同樣降臨到英國人頭上。

馬丁和我也仿着別的倫敦人的行動，在秋天來臨之後，趕緊把牆上所掛的照相鏡框一起除了下來，把值錢的東西都藏到地窖裏去，在樓上下的走廊中都預備着幾桶沙土，浴盆中終天貯滿了冷水，作種種普遍施行的防火和防空襲準備。這些都作完之後，我還到理髮店裏整理了一次頭髮，我自想，即使我們真個將被炸死，我也是不願蓬頭散髮地離開此世的。

我們這時已經了然不但是倫敦，就是英國全境也都已變成了最前線。這次戰事中的前線，已不是在只有少數男女前去，而大部民衆都不能知道所在的地點。現在，我們日常生活所在的地點就是前線；城市的公園鄉間的草地，都已成了戰壕和據點。防守這道戰線的不單是軍隊，飛機隊，和戰艦了，就是全國的人民不論男女老幼，不論願否，都已須參加這項工作。而臨頭的命運，對於他們的能幹或不能幹，出身的高貴或低微，也不再加以區別和選擇了。

喜歡做這項工作的人很少，但多數都已預備着忍受一下子。就是向來視戰爭爲犯罪行爲，從頭就反對這次戰爭的人士，也不作脫身逃避之想。這個國家的分子，都誓可留着和國家同舟共命；都願在國家遭遇艱

沛之時格外替她出力；都願擔負起不分畛域和人道的合作的責任；去替人類，而不是替戰事服役。

第六章 追悼之禮拜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三日，威斯敏斯德寺裏舉行了一次追悼禮拜。數百個倫敦東部的工人階級，和不知人的致力於和平的機關中人，齊集在這個有歷史性的地方，靜靜的立在從直樞窗戶透進來的柔和光線中追悼他們的一位老朋友。

剛在戰爭突然爆發於歐洲的兩天前，曾任眾議院工黨議員的工黨領袖喬治，藍司勃雷因病逝世了。他是工人福利委員會中仁慈的一個，他在八十歲生日後幾天，曾寫信給他的一個朋友說：『我很希望在和平聲中離開這個世界，但我們仍須順從人爲的事仍可以人爲的方法來治這個真理，去勉力參加這次偉大的十字軍出征。』

當那其斯的戰車正輾過荷蘭和比利時的時節，『喬治』的遺體已在鮑烏路的小屋裏邊很莊嚴地安放在許多花圈中間。凡到倫敦東部去弔喪的人，都覺得充滿着樂觀，並且這種主義的範圍已很有擴充希望的十九世紀，也已隨着他而逝去了。但他們也因他居然能早日脫離，不至於再目擊普遍的恐慌和破壞，和他所慘淡經營的國際友誼團體之被人傾覆而代他慶幸。他那個如彫像一般的面容，壽終正寢的恬靜，似乎也就是這個世上之和平遺影。

到會的衆人都現着蒼白的臉色，以極不自然的聲音，對仁慈的上帝唱着那首讚美詩的末一節：

『上帝啊！你的僕人藉着細縛你的布條，脫離了死亡的刺擊，以便得活而向你歌唱，阿利路亞！』

在同日同時，倫敦的另一個地方也正舉行着一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儀注。在鮑烏街的警廳法庭上，六個藍司勃雷的同志，都是一九三六年已做的牧師歇巴特所創立的和平志願聯合會的會員，正被傳到警廳法庭法官勞勃脫，特默德那裏去受第二次審問。當威斯敏斯德寺內的風琴剛在彈着讚美詩的曲調時，這六個被告也正站在幾盞大圓電燈的下面，聽公訴人總檢察官杜那爾，蘇默維爾爵士對他們作種種的駁話，他們都是職業的或精神上的基督徒——連法官也不能不承認他們爲『體面的百姓』，雖然有些人也許將稱他們爲思想錯誤者——威斯敏斯德寺裏方才所唱的一首讚美詩也許是下意識地增加了他們的勇氣吧，那讚美詩的一節就是：

『我將抬起我的眼睛對着山上，救援將要從這些山上到來。這救援是從上帝那裏發出來的，就是那位創造天地的上帝。』

第七章 巴黎的陷落

電擊戰已在全歐施行其最高度的價值，倫敦市內，遍地已撒布着柵壘和沙包堆；數百年來以安靜和繁盛著名的街道中，都已一段一段的佈着鐵絲網和機關槍座。我們也偶爾到紐福雷斯和外表仍屬安靖可愛的鄉間去玩玩，但一看見這種地方的景物，便使我們更爲感覺倫敦市中的緊張。鄉間的恬靜其實也不過是外表的；因爲像英倫的南部各地，紅腳躑花和白山查花的叢中，也已隱藏着探照燈，高射砲，和軍火站了。各處的村鎮中，不論大小，預防降落傘兵的防護隊（最初題名『射擊降落傘兵隊，』繼而改爲『地方防護志願隊，』最後則定名爲『後方消防隊，』）已紛紛着手組織了。

歐陸方面的情况依舊嚴重混沌，但到五月終時，馬其諾防線顯然已全部崩潰，德軍在短短的四天中已從色當馳抵蒲羅涅。英國駐美大使已向美國國務卿赫爾商請美國扣留數千名將從快被島國撤退的兒童。五月二十八日比王投降，於是英國遠征軍軍需供給的中心鄧扣克即已毫無屏蔽，極易於爲敵人所襲擊。

英國遠征軍之將在法境全部被殲，似乎已無可避免。邱吉爾在下議院中以簡單的言詞勸告各議員暫勿作過早的斷語，但同時也警告他們說，『雖然嚴重的消息』也許在幾天之內就會傳來，遠征軍倘要避免全軍覆沒之慘，惟有撤退之一法，但這可以做得到嗎？英倫之將受攻擊似乎已顯然無疑的了，因此，運輸部即

下令將各處的路牌一律拆去，以免被降落傘兵所利用。最初的幾天中，各處鄉村中都已擠滿了摸不到路途的駕駛汽車者，而且他們在向行人問路之際，每次都須拿出身分證明書給人看，旁人才肯指點他。

五月的末一天，馬丁和我同在理琴公園散步，這時園裏滿地開着的是紅紫色的堇菜花和淡粉紅色的羽扇豆花。

『今天真像是一個星期了，』我和他說，因為園裏闕無人跡，竟像平常星期日一般，略有一些錢的人都已坐了汽車去作鄉間之遊的樣子。這時，倫敦各公園中和廣場上的鐵欄，都已經拆去供製造軍械之用，所以理琴公園也已變成一片青葱的平原，毫無欄隔。園中只有少數幾個老翁坐在椅中，和少數兒童在池水中放玩具船，我也像在紐福雷斯一般又感覺到一種幻像的和平，這大概是由於夏景是如此的美麗，鳥語花香是如此的悅目動聽，以致我又入了幻想之境吧。我覺得我們正好像站在那裏參觀歐洲文明之盛大的出殯禮。當年的羅馬帝國，在敵人長驅直入之前，大概也有着這種景象吧。

這時節，英國遠征軍已開始從鄧扣克撤退。私家所有的帆船，內河拖輪，港口救生船，和濱海游艇都紛紛載着運輸艦，冒着炸彈和炮彈，載着撤退的兵士渡過海峽。救援人員中，竟還有女子在內。

『滅盡了女性吧！』有一個自願以游艇供給撤兵之用的女子這樣喊着，因為管理這項事務的官員會拒絕她說，救援人手限於男子。但這位官員說過之後，其實也並不去干涉她，聽任她自己去載運。遠征軍居然回來了，有些已疲乏不堪，有些服裝不全，有些因須涉水以達運輸船，已渾身濕透。這次撤退真是有史以來的

一樁偉舉，因為其中需要着怎樣的英雄行爲和怎樣的智謀啊。其實呢，祇須在十年以前費去這些氣力的一半則此次的戰事大概即可以不至於發生了。有一羣出險的兵士排隊走過滑鐵盧車站，觀衆都向他們歡呼，聲震車站的玻璃屋頂。

我又到蒲恩茅資去遊覽了一次；這個一向極清靜的城市，這時已擠滿了服裝不全的法比兵士。我初次看見這個景象時，自己覺得正像處身於一九一七年我所服務的那個五方雜處的地中海港口伐賴達；但是伐賴達向來只有修道士和山羊，而蒲恩茅資則是一個花木之區，這是兩處不同之點。在公園裏，一個肥胖的英國小孩在兩個疲乏的法國兵士之間爬來爬去，而兩個法國兵則臉上顯出看得很有趣味的樣子。

這天晚上，邱吉爾宣稱遠征軍已有三十餘萬名被救出險地，內務大臣爲了預備起見，下令英倫東南兩部海岸邊十里之內，一律禁止搭蓋營帳。

六月五日，我們得悉德軍將大舉進攻巴黎，再下去則大概就要輪到我們的頭上了。在這個惡劣的消息中我們乘着學校的半學期休假，到斯旺那其去探望了一次希拉萊。

「我們至少可以在這裏安安逸逸地過三天，」我向馬丁說，因為蘇桑頓附近我們那所茅屋所在的地點，這時也受着炮火和炸彈的威脅，我們已不能到那裏去度週末的假日。但當我在床上沒有睡着時，一個巨大的爆炸聲響——一枚炸彈的爆炸聲——使我驚跳起來，我從旅館的高窗望出去，恰看見一道探照燈光在半空中射來射去。旅館中頓時人聲嘈雜，有幾個旅客則在扶梯上亂竄。

「這炸彈掉在什麼地方？」

「大概必是掉在威德島上吧！」

「不——聽聲音好像是在蒲恩茅資。」

翌日晚上，在參觀希拉萊校中的演劇之後，馬丁和我在旅館外面一片空場上散步，我倆談起這地方的可愛景色時，又使我覺着這樣的恬靜何以竟會是一種騙人的幻像。我記起我在上次大戰中也曾發生過同樣的感想，那一次是在一九一八年的夏天，當我看見隱去其形的運輸艦像駛過康尼歇海岸邊時，我即覺得我們這一代真是一個身經多故，受盡千辛萬苦的世代，一生之中再沒有一天的安逸日子。我又從城裏一位軍界中人得悉，港灣裏某一處久已擱置不用的碼頭底下，已埋藏着大量炸藥，隨時可以把它完全炸去。

在這天氣很為炎熱的一個六月中旬的週末幾天中，德軍已逐步向巴黎進逼，法軍雖然沿途掘下了許多處陷坑，並佈滿了許多鐵絲網，但依舊不足以阻德軍坦克之前進。希拉萊學校裏的校長，已在打算把這所男女同校的學校遷移到加拿大去；他以為斯旺那其這個地方不久必被指定為國防線，而學校也不必再想能搬到本島上的別個地點去，因為全島之上，已沒有不會遭受空襲的安全地點了。我們在學校門首和希拉萊話別，我們走了幾步之後，還回過頭去望望她向校屋走去的背影，看見她一隻手裏拿着防毒面具，還有一隻手則拿着我們帶給她玩的獸形玩具——一個穿着紅色棋子塊衣服，很為壯健很能自持的孩子。

「我們費了那麼多心血，」我心裏暗想：「才把這個孩子養到十歲，但現在，又是爲了什麼呢？」

我們回到倫敦即得悉德軍已進抵距離巴黎不遠的清阜地方；第二天——意大利宣佈加入戰爭，夜半時，羅斯福在佛琴尼亞大學作播音演講，述說他會怎樣發盡口舌去阻止意大利之參加戰爭，並切實答應以美國的資源儘量供給協約國。在他播音的中間，德國廣播電台加以擾亂，播發聲譽極大的德國國歌，和霍斯德。韋塞爾的歌曲。在以下的三天德軍進逼巴黎，交易所和內閣裏某某幾個部分都開始遷赴他處，跟着，上百萬的人民也都離開了巴黎，以致南去的公路上，直有三十里之長，擠得水洩不通。在無線電報告裏，政府已表示擬把數千個英國兒童遷移到各處屬地去的計劃。荷蘭的公主斐麗娜，據說已經帶了女孩到了加拿大。

五天之後，我們趁着學校的假日到瑪爾文去探望李查，其時官廳已宣佈所有禮拜堂的鐘一律禁止敲打，完全改作空襲的警報信號。在派汀頓車站裏，午報已預料巴黎之失陷；在我們到達目的地時，這個偉大城巿陷落的消息也同時傳達了。

當我們走進赫爾福特夏那家我們一向住慣的小旅館時，那旅館的法國女主人滿臉淚痕地在門口迎接我們她哭着說：「我們的家屬，我巴黎的家屬，不知怎樣了！想不到英國竟會半途拋棄我們！」

我們心裏覺得事實上的情形恰和這句話是相反的，但爲了表示同情起見，我們也不便向她詳說鄧扣克和繆斯河上的經過。

六月十五日，星期六日，卍字旗已高掛在巴黎愛弗爾塔的頂上，同日，每日郵報宣佈了一個美國所擬遷移十萬名英國兒童到美國去的計劃，從瑪爾文禮拜堂的高頂，李查和我同站着眺望從胡斯德到威爾士一帶

的絕美風景，在德國轟炸機來過之後，這片尚未遭難的地方，不知道將要變成怎樣光景？我心裏暗想，一面不禁又記起華爾德，特，拉，梅耶詩集中一句斷腸的詩：

「趁着這個最後的機會，快向可愛的物事多望一眼吧……」

那天下午，我們帶了李奎去看電影；我們忘却在旅館裏攜帶着必須憑以進電影院門口的防毒面罩，但趕回去拿已來不及了，於是我們即買了幾個洋鐵盒子，裏邊塞上些廢紙，混充着走了進去。這天所映的是一張馬克斯兄弟班主演的滑稽片，最後則是一張描寫倫敦各碼頭的風景片。我簡直不忍再看，因為我暗想這些充滿着人類活動，滿貯着人類必需品的處所，在戰事下的一個階段裏，正不知道將要變成怎麼樣。那一晚上，當地的晚報雖滿載着怕人的消息，但還否認法國將軍獨媾和的傳言；但不到一個星期之後，貝當政府已經成立，已在那裏預備做這件事了。

六月十八日，我們已回到倫敦，天氣依舊晴朗炎熱；當我站在下議院中央客室裏等候時，院裏顏色玻璃的長窗正開着，使我望見刻花的牆被陽光映出金黃顏色。

「自從漢司汀之戰以來，我們從沒有遇到過像這次一般的大混亂，」一個威爾斯島的議員悲觀地說。我看見由顏色玻璃窗射進來的陽光，照在許多個前代偉人的石像上面，但這些偉人大概一個也沒有經過像這一次一般巨大的危機。

院內的大鐘如宣告命運臨頭一般的敲了四下，邱吉爾即開始作他的演講——一次效學英雄祖先的演講，

絲毫沒有畏怯妥協的念頭，他提到法國之不幸的覆敗，和互相攻訐之無益，因為「我們倘若爲了眼前和過去的事情，作無謂之爭論，則我們也許就會喪失未來的前途。」他一再提醒議員們，最惡劣的境遇已屬可能，並一再聲明不列顛帝國和她的全部人民之堅決抗戰意旨，「即使延長到數年之久，即使單獨作戰，如必要的话，也在所不惜。」他坦白地講述將要遭受的磨難，但也像過去的英雄秉政者，也像先代中不得已而使英國投入戰爭漩渦者，很慷慨激昂地勸勉向來能耐受艱辛的英國人民挺身捍難，「至少須不亞於別的幾個國家之人民所已經表顯者。」

最後，他在結論裏反映出他本人的信念——這個信念並不是全國人民所同具的，但他個人則自從納粹當權時爲始即已很堅決的抱持——深信這次英國人之投身於戰渦，乃是一個必要的舉動。

兩天之後，德國人已和法國的全權代表在那裏談判條件，漫畫家大衛·勞即在標準晚報上發表了一幅漫畫，上面畫着一個戴鋼盔的兵士，立在杜佛海峽岸邊，舉起一個拳頭向遍地烽烟的歐洲演着憤怒的手勢。漫畫下面的標題祇有寥寥幾個字：「很好，就是我一個人來幹吧！」

第八章 孩子，再會吧！

將近六月的下旬，英國許多爲父母者都遇到了一個令人心碎的難題。

正在法國屈服之時，英國政府正式宣示擬把數千名兒童疏散到各屬地去。加拿大，南非洲，澳洲，和紐西蘭都在無線電廣播中表示歡迎，願意招留。在美國，芝加哥的馬歇爾，斐爾特也發起了一個專爲援救歐洲兒童而設的組織；據我們所知，美國人甚至已預備修改移民條例，以便容許十萬名英國籍的兒童移入美國境內。

我們都相信政府若非確知在整個歐洲覆亡之後，英倫決已難免於遭受可怕的後果，也不至於肯作這種大規模的疏散計劃。這個計劃之宣佈，在許多個日日懸心的爲父母者，似乎正是一個大禍快已臨頭的警告。最初的疏散並沒有使他們十分安心，因爲在他們看來，把兒童從城市裏遷移到鄉間去，無非是一種疏通擁擠的方法；它並不能保證安全，並不能使兒童避免混亂，也不能保證兒童生而應有的享受穩定生活的權利。移居到不受戰事影響，不聽見紛鬧不休的爭論的屬地或美國去，確是一個較有希望，較爲顧全事實的計劃。有錢有勢的爲父母者，都搶着替他們的子女去登記。

自從由殖民地副大臣琪奧弗雷，沙士比亞所主持的兒童出國事務部在倍克萊街通濟隆旅行社設立了辦公

處之後，門外等候着進去登記的男女，竟已如長蛇陣一般從這辦公處門口直排到畢卡特萊。不論大家小戶他們對於這個保障兒童的辦法，都表示極其歡迎。

這些爲父母者說：「即使我們不得不死，我們至少必須先救出這下一輩的人們。」

我心頭懷着隱痛，但也感覺到我們以作父母所應負的責任，或許不能不作一次從來沒有想像到的犧牲了。我爲了這事曾和馬丁辯論了好幾天。李查的學校是在一個所謂「安全區域」裏，但希拉萊在斯旺那琪則已會因有警報而逃進過防空壕一次，她們的校長也已斷定除加拿大之外，已沒有可以安全居住，可以照常施行教育的更近一些地點。我們夫婦倆來來去去的曾在美國住過十五年；我們在那裏有好幾個極知己的朋友。我們倘若不趁着這個絕好的機會趕緊把兩個孩子送過去，則我們豈不是也會後悔不及嗎？

「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澀想反對說，因爲十二年的小心撫養，真使我捨不得讓這兩個個性正在發展，一天比一天可愛的孩子遠離我的身邊。

「你太自私了，」馬丁很堅決地回答：「我們應該以孩子們的福利爲前題，我們自己的情感則暫時應該擱置在一旁。」

我很悲苦地贊同他的話。「我未嘗不知道這一點。我不過是在替他們着想，替他們比較究竟還是和我同在一起冒着危險好一些呢？抑是離開了我享受安全好一些？你既然看得如此確定，則也許你是對的。」

又經過了一夜的內心交戰之後，我即同着馬丁到兒童出國事務部的辦公處去。我們也在很長的一列裏邊

排着等候，輪到我們時才依着次序走進去詢問一切。在那裏答覆問話的一位女職員，恰巧是我的朋友。

她勸告我說：「決不要遲疑，趕緊送他們去吧！」

她授給我們幾份辦法不同的請求書，以便我們自己選擇，其中有一部的辦法，是只要國外有私人的朋友可託，則不必等候官中遺送計劃的實施，即可以先把兒童送去。

她又說：「請看吧，你們大約力足擔負兩個兒童的川資吧？」

我們即承認尚擔負得起。我們說：「這兩個孩子以前已到過美國，他們都有着容許第二次入境的護照。」

「那是更好了，何必要耽擱呢。他們的地位真比別人便利得多。你們快自己花錢去買船票吧，這樣一來尚可以騰出兩個位子以容無力擔負川資的人。」

我們決計接受她的勸告，立刻去替李查和希拉萊定艙位。我們也幸而早早打定主意，因為又等了三個星期，政府的遺送計劃竟因法國海軍之不再幫忙，缺乏軍艦護送致大受障礙，這個時節，我們的孩子倘若還沒有自費送走而要想利用政府的免費遺送，則我們這批能擔負川資的人，必被大眾斥責為太過於自私自利了。

當我們到護照簽發處去請領兩個孩子的出國護照時，看見在那裏等候的大批人們也並不都是身家較為富裕者。我們站在行列中等候了約有一小時，站在我們旁邊的是一個陸軍下級軍官，他現在是利用他一筆小小的儲蓄，送他的妻兒到加拿大一個第一次大戰中所認識的同事軍官家裏去居住。

他同我們解釋說：「是的，我現在把太太和孩子們先送出去。她原不願意走，但我向她說：『聽着吧，這是唯一的逃生方法。那邊終究較為安全，孩子在這裏其實很少倖免的機會。等到一切完畢時，我也會來的。』」

後來，總算走進了護照處的門口，但走廊裏依舊站着一長排的人。我們直等候了三個多小時，連午餐也沒有吃，才取到幾張應用的請求書，我們即把兩個孩子，和保證人的姓名填了進去。美國方面願意招留我們孩子的共有四個人——兩個是替我發行著作的出版人；一個是大拉斯地方甚著名一個女學校的校長；還有一個是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地方的兒科專家，我們會在他家裏住過三次，他的太太也和我們很為親密。我們決定接受這位兒科專家的邀請，並爲了登岸時近便起見，特地去定昌興公司輪船的艙位，船期恰在兩三天之後。

星期一，馬丁又到護照簽發處去了一次，護照居然已經填就。又到通濟隆旅行社和昌興公司去了幾次，艙位也居然指定了。到這時爲止，兩個孩子除了由教師領着去作過旅行之外，從沒有離了我們和別人出過門，但現在我們也不得不由一位不認識的女管事照料着單獨出門，和其餘九十名處於同樣地位的兒童，冒着可能的危險去奔他們的樂土了。

那天晚上，我臨睡的時節，心頭又發生了捨不得兩個孩子離開我的念頭；捨不得爲了要避免尙未實現的轟炸，而讓他們去冒着六七天的水面危險。我自己的工作很忙，實在抽不出空閒陪伴他們，但這一個星期

的遙遙懸念，叫我怎能忍受呢？我這時雖然沒有預先得悉另一艘輪船亞朗圖拉星號將在兩三天之內觸雷沉沒，但我實在沒有勇氣能放心聽任兩個孩子在這種局勢中去作長途的單身旅行。那天晚上真是心頭如絞，肝腸寸斷，幸而恰巧來了一次空襲警報，倒反而使我丟開了大部分的悲念。這幾個月來，這邊是第一次遇到警報，敵機這夜裏雖然沒有侵襲到我們所在的這個區域來，但直接危險的感覺，確使我丟開了捨不得孩子出遠門的心思。

孩子們已說定在第二天離校回家。一切都已預備齊齊，只等上船，但離開輪船開行的時刻已只有廿四小時了，中間倘若稍稍出一些岔子，我們的計劃便將整個打破。他們的生命，也許連他們的整個前途，都繫於他們是否能及時趕上火車，和火車之能否按時到達。

照着火車的時刻表，應該是希拉萊先到，所以我們先到滑鐵盧車站去接她。她對於這次遠行似乎並不十分感覺不安，她一見我們時還祇顧講述新近所遇到的事故。

她很高興的告訴我說：「昨天晚上，我們在防空壕裏躲了三小時，前天夜裏也去避了兩小時！同學蘇西說，她親見一架德國轟炸機呢！」

我對她的臉上細細看了一眼，覺着他那張太陽晒黑的嫩臉上居然沒有一些疲乏之色。我心裏暗想，如若再不走的話，她眼眶外的黑圈也許不日就要發現吧。這種不安靜的夜裏，起初雖然好像能令人興奮，但一再碰到時，恐怕也就要使他覺得可厭和可怕了吧。兩小時後，李查也走出了派汀頓車站。他所在的區域較

爲安全，所以還沒有遇到過警報。他對於我們所作的決定也處之泰然。

他說：「這並無關係，只要妹妹也同到美國去。」

「爹媽不能陪你們前去，你可有些不願意嗎？」

「一些也不，我們居然可以作單獨旅行，這豈不有趣嗎？」

孩子們已經把衣箱帶了回來。這時已在下午茶點的時候；我只有兩個小時的工夫可以替他們整理行李。以下便須料理他們吃飯和上床睡覺。我起初儘量把他們的衣服先裝進去，但忽然一陣心血來潮，便把他們各人心愛的玩具也裝了進去——李查的擲票集，和希拉萊的玩具獸類。我不知須到什麼日子才能再看見這些物事？六個月？兩年？還是一世看不到呢？

「天哪，我真忍受不住了！」

但冥冥之中好似有一個聲音在那裏回答我說：「你不能不勉強忍受一下子。這是戰爭呀。你從自己的閱歷，早已明瞭戰爭會極殘忍地拆散世人的家庭，不論是你最心愛的東西，它也會濫施破壞。它絲毫不會憐憫人們的憂心，婚姻，母性，和兒童。你倘想救你孩子的性命，那麼你當然須付一筆相當的代價。」

我所最怕到來的一個早晨終於來臨了。隔夜裏，我替孩子們洗澡的時候，特地格外緩緩的措擦希拉萊的身體，格外緩緩地替李查梳頭髮，以便藉此多親熱一會。我一夜沒有合眼，又細細看看他倆的臉上，覺得

李查爾跟依舊奕奕有神，並無倦容，希拉萊也安祥坦然，並無不歡之色。現代的兒童真已和上一代的大不相同，好似造物特爲調劑他們的身世起見，已另給了他們一種不戀家庭，不戀父母的童性，所以他們二人對這次的遠行，竟一無畏懼或不安之念。

我們陪同着去乘開赴輪埠的火車，因爲車站外面也已佈了幾道鐵絲網，而且這天赴站的汽車又特別多，所以我們所坐這輛僱來的汽車，竟費了許多周折才能到達。我們跨上火車後，只看見裏邊已經擠滿了兒童——其中男女大小都有，有些還是母親不能同着去的嬰兒，小一些的則從五六歲起，直到十四五歲爲止。這些兒童大部由父母陪送上船——其中有幾個直到這個時候心裏其實還沒有能作決定的，滿懷悲苦的父母。我們回倫敦時，還遇到一個滿臉淒楚的男子，據說他的太太在已經要踏上輪船時尙堅想帶了一男一女回到倫敦而不願到美國去。

李查和希拉萊坐在火車裏時，也像別的兒童一般依舊不動聲色，也不就憂這次到孟德里爾去的途中是否將遇到危險。

「這次海程中不知道會不會遇到潛艇？」李查猜測着說，但說時並不露一些畏懼之色，然而我們聽了則竟心如刀割，格外使我們心裏搖搖不定，格外使我們疑惑這次的辦法是否真是於孩子較爲有利。這次受悲痛的並不是孩子們，而是爲父母者；但也幸而如此，這是我們應該感謝上帝的。在這列擠滿旅客的火車向前駛去時，某一首讚美詩裏的一句話好像已跟着車輪輾上了我的心頭。

「倘若你一定要我把最寶愛的東西貢獻給你，我只能說明，它其實並不是我所有。我只能把原屬於你的東西獻奉給你。你的意旨是必會被奉行的。」

到了碼頭之後，有人指點我們到一個鐵篷子裏去等候專司這件事務的官員前來放行，這時節真所謂分秒長如年月，使我們心焦極了，許多個較小的兒童也因不耐煩而哭了起來，再過一刻，哭者更多，於是這所鐵篷竟變成了動物院裏的鳥欄，衆聲齊鳴，其鬧無比。我們看到這兩三百個兒童很失望地坐在各人自己衣箱上的景像，心裏覺得司理這事的官員真不像是個做父親的人。幸而幾個女管事動了憐惜的念頭，拿出許多瓶牛奶和許多包餅干分給兒童和陪送的人們。馬丁和我雖也接受了幾片餅干，但那裏能够下嚥，然而李查和希拉萊倒仍像平常一般，餅干一拿到手即已很高興的嚼吃！竟每人吃了八塊餅干和兩瓶牛奶。

一個輪船公司的職員向我們走來。

「這兩個可就是有着重入美國境內護照的孩子嗎？」

李查和希拉萊很驕傲地走上去承應。最後的一霎已來臨了，我的兩腿頓時發軟，幾乎站立不住。親愛的孩子們呵！我可還有把你們叫回來，不讓你們前去的機會嗎？

李查和希拉萊坦然自若地跟了這個職員走到驗放官員那裏去。我們遠遠的望着他們，同時即看見一大羣約克夏某天主教會學校裏的女學生，由幾個女修道士領着也向柵門往裏走去。她們大概是乘另一艘輪船的。因爲我們沒有看見這批女童上李查等所乘的船。

李查兄妹倆在答覆了幾句問話，並由那位官員檢查了一下他們所攜帶的銀錢之後，仍由那位職員陪了回來。

「我所唯一就心的一件事，」李查承認說：「就是怕他們不讓我攜帶我所有的十個金磅，和祖母所給我的五個先令。」

「心肝，那末現在可許你攜帶嗎？」

「許的，」希拉萊拾上來說。『他們並不注意這一些些，』李查接着說：『我問他們是否願許攜帶十磅而須將五先令交給他們，那個官員即回說，這個不妨，儘可帶去。』

一陣微帶雨絲的冷風突然吹過碼頭。我們望見柵欄外面那艘漆成灰色，已把船名塗去的大輪船，心知這就是快要把我們所最寶愛的所有物從我們身邊載去的行具。不，並不是我們所有的物事。他們從未為我們所有；他們本是各自有其所有權的。

輪船公司的職員又走了過來，他顯然露出同情的態度。

『你們須和孩子們話別了。』

『很好，』我們外表上裝出不在乎的樣子回說。我忽然記起我連一樣物件也沒有買給他們作為送別的禮物，因為當兩個孩子跟着父親出去買應用物件時，我正忙着替他們整理行李。好孩子啊！你們在母親出門的時節總記得買一束荷蘭石竹花送給她，但她在你們這次出遠門時，竟忘記買些東西送給你們，你們可要

因此怪她嗎？

『再會吧，媽！再會吧，爹！』

『再會吧，心肝。李查，你必會照應妹妹吧？希拉萊，你在船上必肯聽哥哥的話吧？』

『我們必無妨的，媽。不要爲我們擔憂，我們必能好好的自己當心，靜等你來。』

『那末再會吧，親愛的孩子啊！』（倘若你定要我把最寶愛的東西貢獻給……）

李查和希拉萊鼓起可憐的兒童勇氣，和我們親了一下面頰，即很鎮定地如同在週末到親戚家裏去游玩一兩天一般轉身走去。他們的眼睛依舊亮晶晶的毫無淚影；臉上也毫不變色，安詳地跟着那個領導的人，去走上前途還難於捉摸的長途。

他們走到柵門前，還回轉身軀向我們揮揮手。在帆布的一閃之間，他們的身形即已不見了。

第九章 市公園

市公園位在兩橋之間，沿着河岸向南伸出約有一哩之長。在夏季的傍晚時，南岸的勞工區人民都在河岸边乘涼。

現在他們依舊出來乘涼，但旁邊已沒有妻子兒女陪伴。樹蔭底下以前兒童游玩的草場上，搖車，踏板車和小腳踏車已不見影蹤。用以搭蓋尚未完成的浮橋的木料，滿堆在草地之上，以致青草也不再長出來。在晴明的星期日，這區裏的青年每利用橋邊爲游泳時躍入水中的跳板。這些木段和木板，使中夏炎熱的空氣中充滿着一股木料受了潮濕時所發出來的木香。環繞這公園的三條橋，兩個發電廠，和一個巨大的蓄煤氣池，都是絕好的軍事目標，但這時已沒有人去過問這個木料堆。

今天早晨，在陽光之下，一百架納粹飛機來轟炸東南部海岸線。倫敦市的上面，障礙汽球起初懸得很低。當這些汽球再上升時，居民即已知道航空部已經懸出『黃色警號球』，指示出敵機已快臨近。等到敵機真個抵境時，這警號球便換上一個紅色的。

從我們立在地面的角度望過去，這些障礙汽球正像鼓着肚皮的大魚，或盪着兩隻大耳朵的肥豬。等到升到更高地位時，形狀也漸漸的好看起來，而像懸在雲片之下的珠球。它們爲陽光所照時，即令人想起奧斯

華，迦里孫，維拉所說的那一句話：『懸在碧空之下，其好看正如印度王子衣服上所綴的寶石一般。』

園中心一片廣有數畝的地域上，有着許多株年代久遠的大樹。它們在這個城市還是一片泥灘，船隻如梭的商業河道還是一條鄉下小溪時，即已很為茂盛。這處地點上的野草之叢生，和青草之已長過人膝，更明示園丁已經被召去服軍役，以致缺乏了整理的人。叢樹外面，市中青年每星期六來拍板球的那片場地，這時已棚腰橫掘了一道很深的壕溝，地面上，則每隔幾步都安上一個大紅土堆；以阻止德人的飛機或許會在這個地方降落。還有幾片草場，原先都是運動場，這時都已改為菜圃，使園中頓時多了許多青菜，茶蔗，蕪菁，大豆的出產。

公園邊沿馬路的兩旁，已掘下許多條上有遮蔽物的壕溝，以備作猝然空襲時游人臨時躲避之所。向供老年人玩草球場球的草地，這時也已四圍堆起土堆，但老人並不在意，即使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史丹林已經聯合在一起，也不能阻止他們玩球的老興。在熱帶花樹的園地裏，草場上的冬青依舊剪得截齊，稀奇古怪的花樹依舊開着五顏六色的花，山毛舉和大楓樹的樹蔭之下，依舊有幾個牽着愛犬的婦女坐在那裏看報，但已不再看偵探小說。在這裏，我們居然也看見幾個兒童。有些都是原已疏散到鄉間的兒童，但仍被他們的父母領了回來，因為他們都以爲英倫各地處境都已相同，鄉間和城市中間有什麼分別。

有些委心運命的爲母者說：『不論怎麼，如若注定要死的，就是走開又有什麼用處呢？』

在一方用石子砌成的場地中央，原來的音樂台上安放着一件上面用帆布遮蓋的物事，也許是一架鋼琴，

但也許是一架機關槍。台的四周依舊排列着以前許多愛好音樂的人坐着聽聆吉爾勃，蘇利文，或漢特爾名曲的鐵椅。音樂台走道兩旁的鐵欄已經拆去，以供改鑄軍械之用。在樹叢裏邊，已隱藏着一具探照燈，將在納粹飛機降臨時，在河上邊射上一道白光以作臨時的指示。納粹轟炸機的聲響極其沉濁，和英國飛機的輕快聲很不相同，極易辨別。條頓民族和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性格上的不同，大概就可以用這種聲響之不同來作表徵吧。

靠近河邊那所消遣室，說時已在四周堆上沙包以爲防備，但裏邊那具收音機則依舊發出悅耳的音樂聲，在一道短牆上面，一個穿着灰色空軍制服的少年高高的坐在那裏一面聽音樂，一面看小說。公園中所有的各個部分，唯有人造水池和古式英國花園兩個地方，還沒有改變老樣子。

在這個小小的花園裏邊，遊人可以照舊享受他們的樂趣。『垃圾不准堆積在這裏，』門口一塊警告牌上寫着——這塊牌可也能被第五縱隊分子所利用而去報知他們的空襲隊作爲目標嗎？水池中心的噴水龍頭照舊噴灑着水花，四周粉紅色和白色的蓮花，依舊映着陽光開得十分鮮艷。花壇裏邊，天竺牡丹，金魚草也開得一片金紅。在石子砌成的小徑上，喜雀仍同往年一般跳來跳去的覓食。在圓形的長凳上，老年人和疲倦的人，也仍同往年一般很安逸地坐在那裏打瞌睡。

園丁們並不因歐洲的風雲而退縮，依舊在那裏佈置一個新的仙人掌花壇。這有利而肥厚的仙人掌，使人記起美國亞利桑那州沙漠中的同樣植物，但它們所自生長的咖啡色淤泥，則並不像那邊熱帶地面上的紅色乾

七。一個穿黑衣的中年婦人在那裏和園丁談天。

『你們竟不顧戰事依舊佈置花園嗎？』

『當然，』他回說：『只要敵機一天沒有炸毀這個地方，我們必定一天佈置下去。』

『但你們爲什麼又因空襲而關上大門呢？』

『這個嗎？』他推測說：『也許是因爲空襲十分厲害，人們將沒有心情來看花了。』

『我還說不出這話對不對，』那個女人沉思他說：『當上次戰事消息不利的時候，我覺得走來看看花草是我唯一的安慰。一個人在得不到安全時，似乎更需要一些美麗的景物以調劑心緒。』

第十章 海特公園的演講壇

今天是一九四〇年八月四日。凡是年齡已够記得上次大戰的人們，大概必不會忘却這就是震撼我們兒童時代的安靜，剝奪我們這一代人類之和平與常態生活的大變故的第二十六週紀念日吧。

被這第二次戰雲所籠罩的英國人中，我不知道有幾個還居然能領略到這一個星期日的清明可愛——一個極熱的夏日？我決計到海特公園去消遣一個下午，去聽聽週末演講會裏各人所發表的意見。

我快到那裏時，即發覺在礮石穹門和海特公園中間那片草場上行走的人羣之心目中，今天並不是第一次大戰的第二十六週年紀念日，而不過是尋常時代應有銀行假期那個星期一日之前的一個星期日罷了。雖然因爲是在戰爭期中明天將照常辦公，但英國人之喜歡過節的性情，則是旁觀者所極易看出來的。自從去年九月之後，我從沒看到過海特公園有如同今天一般的擁擠，和演講者之多。我從人叢中擠到演講台前，我心中不禁又想起了陶格拉斯，詹羅爾的一句話：『即使一次大地震將在明天使英倫整個墜沉，英國人也仍必想法子在殘餘之中集在一處，舉行一次大宴會以紀念這件大事情。』

在礮石穹門下面的講台上，講演的人依舊在那裏發表他們的教義。在還有好幾處我所擠不進去的講台上發表意見的人是：教會的人員，情報部人員，天主教證據公社，『轉世教派』和以色列新族等等。最後這

一個會社的代表是一位鬚髮皆白，戴着一頂工人帽子的老翁，但他儘管自說自話，台下並沒有一個聽者。一個穿黑衣服的婦人從人叢中擠過去，她的頸子上懸着一方招紙牌，牌上寫着幾個令人難解的字：『天主快來了。』在情報部人員演講台的後面，一羣威爾斯島的礦工在那裏齊聲高唱一首讚美詩，以致情報部人員所演講的，也模糊聽不清楚了。

『這人活像一隻田鷄！』一個立在人叢外圍的婦人這般說。

和平志願聯合會和反第五縱隊聯盟兩隻講台是毗連的，這兩台的中間聽者最爲擁擠。當一位青年和平主義者在台上看見人叢中一個屢作詭難者快要使秩序擾亂時，他即很見機地立刻停止說話。於是聽講的人都轉過身去聽反對第五縱隊者的演講，他說話裏邊所極力指斥的三個惡魔，就是特夫，柯柏和他新近所發起的『絨獸縱隊』運動，哈哈爵士和英國法西斯同盟。

『我們並沒有什麼政治上的私圖，』他作開端之詞說：『我們並不是和平志願聯合會中人。』

『這豈不太可惜嗎！』人叢中有人回言。

『在那個台上講話者都是些猶太人，』一個年輕女子指着反第五縱隊演講台上低低告訴站在她旁邊的人說：『他們找到了我們這個國家，真是得其所哉了！』

『世上還有比「絨獸縱隊」更可怕的東西嗎！』演講的人高喊着說：『這個隊中的分子走路時面容都很莊嚴使人可怖，一句話也不說……』

聽衆很忍耐地聽他所講的話。從他們所發的評論，即可以看出他們的心目中對於所謂兒童在赫爾或柏林之被殘害，也正像特夫，柯柏和威廉，喬也斯一般的虛無渺茫的傳說。

在大眾的頭頂上，障礙汽球低低的懸在烏雲下面。一個穿着灰色法蘭絨，戴着黑色帽子的少年，不願衆聲的嘈雜，自管閱讀他手中一本黃色書面的『罪人。』在軍人休息亭的四周，兵士和許多疲倦的男女老幼平民都躺在草地上舒一下筋骨。

距離演講台略遠一些的地方，另有一羣游人，儘在已被圈爲軍事禁地的四周走來走去，作好奇的察看，這個軍事禁地，使海特公園的中心，在這次戰事中竟變成了如同上次戰事中西線後方的地點。我又看見幾個年齡較高的男女，脫去了鞋子，依着沙包堆，箭舒服地坐在地上吃紙袋所裝的三明治。官廳雖然已諄諄勸告居民疏散，但這些人仍帶了家屬兒童特地跑到城裏來趕這個節日。在一堆一堆的人叢之間，灰色的鴿子很快樂地在草場上跳躍，遇到兒童去追逐時，即鼓起雙翼飛得遠一些。在一條長壕裏邊，有幾個兒童還在那裏生起了柴火，用旁人所丟棄的空洋鐵罐，也不顧是否清潔，拿來烘糕餅吃。一個很可愛的小孩，身上祇穿着一條粉紅色的短褲，爬在一個防空隧道外面的沙包堆上玩耍。在一處鐵絲網欄數碼之外，幾個又說又笑的游人，坐在露天茶室黃色遮陽傘下而喝茶。在稍遠處蛇紋巖石所造的『鹽都』池裏，幾百個游人都坐着小艇在裏邊盪漾，有些則跳在水中游泳，這個水池就是著名和平主義者藍司勃雷沒有和他本黨分裂以前爲了倫敦居民的福利起見而發起造成的。

在眼前這種時勢當中，恐怕除了英國之外已找不到第二個同樣的景色，我還記得當國際危機緊急的當日美國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整日夜開着收音機在那裏傾聽從歐洲各國首都傳來的消息，他們再也沒有心情去作好整以暇的游覽。這種緊張的情形，如被休假日期的英國民衆所看見，必將認爲很可驚怪。我還記得去年九月間，前美國國民雜誌的編輯人奧斯華，迦利孫，維拉剛要動身到歐陸去採集『德國內幕』一書的資料時，曾對我說過，他這次在倫敦所得的最深印象，就是民衆無緊張的現象。

我穿過公園向甘新頓行去，一面遠望着高出樹頭巍巍然的禮拜堂塔尖，一面在心裏暗暗權衡英國人這種沉靜性情的利弊。在一方面，這確是一種好現象，但在另一方面，這也不免是有些近乎漠然無動於中，缺乏動力，缺乏遠見，和缺乏想像力。

就是像我這種閱歷甚淺的人，對於法國人的行動和政策是怎樣的漠不關心；照當時的情形說起來，我們倘若能够及早留神，則歐洲或不致戰爭，我還記得在一九二三年中，我曾在英國各處作演講，極力向聽衆說明法國人占據魯爾之不當。聽我演講的人數確不很多，而且多數對於一個念多歲年輕女子所見到的法國政策之後果都很懷疑。但是我年紀雖輕，然而眼光則確沒有錯。腦筋清楚的人只要肯費心思對時局作一下研究他們大概也必會見到這一點。但可惜肯費心思者實在太少。其餘的人都過就逸樂，過於沉靜，過於輕忽，過於沒有脾氣，和過於一切太不關心。

自從這一次大戰爆發之後，我會屢次自問：爲什麼一九二〇年那次蓄心極好的和平運動竟會完全失敗，

而竟不能樹立一個良好的國際政策。我是因了什麼而失敗的，威聶弗雷，霍爾培是爲了什麼失敗的。贊助我們的，很努力於這項工作的男女人們何以會跟着失敗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我在紐福雷斯茅屋中所自問的一句話，在今日的海特公園居然被我得到了一個答案。這答語就在使英國人在太平時代中則爲一羣太富於滿足心的駝鳥（言其遇事即如駝鳥之埋頭沙內，不肯顧問）之民族特性中。

第十一章 十五個暈船的兒童

五六

在倍克萊街兒童出國事務部的辦公處裏，我們在辦公時間之後還留在那裏接見願爲伴送的人。

這時登記出國的兒童已有二十萬名，我們第二步工作是要製一張可以委託他們乘便沿途照顧的可靠的出國旅行者，和志願投効充任伴送者的人名表。伴送的人當中，有一位女士名叫瑪麗，高聳許，她家住貝克街是一個音樂教師。我們對於這位女士的印象很好，覺得她頗有勇氣，頗富於責任心，但到了九月下旬時我們才知道她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因爲在『貝那里斯城』號輪船被魚雷擊沉之後，她陪了六個兒童同坐着一隻救生艇在海面上飄流了整整八天，而六個兒童居然完全無恙。

自從李查和希拉萊在利物浦登輪動身之後，我即在這個新近匆促設立的政府機關裏辦事，其中共有五百名從各種非軍事機關調來的辦事人員。我自從兩個孩子動身後，真是坐立不安，夜不能眠，直到接到他們已經安抵蒙德里爾的電報時，才放下了心，這使我對於命運和美國人萬分感激，因此我也更爲努力於這件工作，以便其餘的兒童得以早日成行。

『到聖保羅去的火車，行程只有兩天，』希拉萊從明尼蘇達州寫信給我們說：『在火車中，同車的旅客都待我們非常之友好，許多人都送飯食，冷飲品，和糖果給我們吃。送物品給我們的人一個聯一個的一直

不斷，直到火車抵達目的地時為止。」

『媽呀，我要讓你知道，』李查後來也寫信來說：『我再也想不到我們在美國能這般舒服。』

在倍克萊街，通濟隆旅行社大廈的第二三層，這時已完全讓給兒童出國事務部做辦公地方。最初時候，我們所占的是下層一間空氣不能流通的房間，所接見的男女志願伴送者都和我們擠在一張長桌的四周談話，真是很不像樣。現在我們已搬到樓上一間較大的房間，裏邊已排列着許多張小桌和椅子以備來客之用，這使辦公處的氣象尊嚴得多了。

在半哩以外的派克弄裏，美國人所組織的一個協助英國兒童出國委員會，在格魯斯文諾大廈的跳舞廳裏另行進行他們獨立的計劃。我有一天因公到那裏去，看見裏邊擺設着金漆的椅子，厚厚的地毯，柔和的燈光，我所看見的一切物事——顏色玻璃的燈罩，很大的寫字臺，上面放着潔白的吸水紙版，附有照片的伴送人名卡——都是極其精緻講究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我不禁在心裏把我們自己的簡陋公事房作了一下比較。我暗想，在格魯斯文諾大廈裏辦公的衣服整齊的青年，倘若換到我們那裏去，看見我們所坐的洋鐵皮凳子，永不掃去灰塵，甚至連褲子外衣也不能放上去的櫃頂時，他們不知將會發生怎樣感想？倘若看見我們用極粗的拍紙簿，極壞的鉛筆來登記伴送人的姓名，年齡，職業時，更不知要發生怎樣感想？我們的辦公處，也像普通政府機關的辦公處一般，等於一個公共盥洗所和車站候車室併合而成的處所，但是到我們那裏，和這個美國機關去登記的則同是那一批人，

這批人中，好的，壞的，其實心腸冷淡的全都有之（尤以第三種為多數），每天都到這兩處機關去登記，都想要擔任這件關係之重大為他們始終不能夢想到的工作。

我的同事是一位曾在某處教會裏辦過多年移民事件的老手，由於他的指導，使我益加注意於研究這批志願男女們的心理。我們二人會商之後，即共同擬定了幾組標準的問話。

「你對於照料兒童團體有過怎樣的經驗？」

「我的經驗多哩！」一般的投効者每會很高興地回答：「我住在姊姊，姊丈的農場裏時，每晚常由我送她倆的三個孩子上床去睡覺。」

「但是你可曾主持過女童子軍隊，出去作野地紮營，或移民工作，或星期遠足隊，或兒童福利組織等類的工作嗎？」

「這個嗎？這種公共性的工作倒沒有做過。」

我們至此便接下去研究他的另外一種資格。

「你對海上旅行有過怎樣的經驗？」

「那是豐富極了！過去十年中，每年假期裏我們總到大陸去旅行一次。再則我的父母是住在威德島上的。」

「但是你可曾走過這條路程很短的海峽以外的海道嗎？你可曾渡過大西洋，或到過印度或南非洲等處

嗎？」

「這些地方，呃，倒沒有去過。但丈夫常向我說，一個人在渡海峽時不會暈船，則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得了。」

問到這裏時，我們便要提出幾個很重大的問題。

「你可已切實明瞭這種伴送工作中所將包含的可能事件嗎？」

「這個，呃，倒不很明白，我想你們必會指點我的。」

「你須擔負的責任是：率領照管十五個兒童，其中大概男女大小都有，從上船起，到抵達目的地時為止從頭到尾須你一個人獨自經營。不論到什麼地方去，不論處於何種情形之下，你都須像自己的兒女一般照顧他們。這裏邊包括：按時替他們穿衣服起身，按時替他們脫衣服上床睡覺，按時照料他們吃飯食點心，留心他們所吃的東西是否合宜，並使他們一路上都高高興興。倘若你是被指派着伴送到非洲或澳洲去，則經過熱帶時候，夜裏將燈火全無——這種情形我自己也沒有經過，但猜想起來決不是好受的。倘若你須渡大西洋，則風浪必然很大，那十五個兒童或許全數要暈船，你自問有照顧周到的能力嗎？如此，你大概即能明白這並不是遊歷式的旅行。」

「不。聽上去，這確是一件不很容易的工作。」

「當然不容易的。我們不能不把可能的最惡劣情形講給你們聽，以便你們可以明瞭這並不是可以如爲了

休息身心而作的旅行那般舒服。況且伴送的人並沒有正式的薪給。這不是一個賺錢的機遇；這不過是一種服役。」

「這是我早已知道的。我不要什麼薪給，但我所取得的一張徵求書裏邊似乎會提到津貼。」

「是的。你每件送一次即可得一筆小小的津貼，以供你的零用。我們的定章是：加拿大每趟五鎊，南非洲十二鎊，澳洲二十鎊。在現在的情形之下，你倘若到澳洲去一次，需時四五個月也說不定，這是你所應知道的。」

投効的人們聽到這裏時，大都已很爲失望地有些覺得爲難。當他們站起來擬辭去時，我還要向他問一句最後的話：「你會游泳嗎？」

投効的人聽了都會現出吃驚和不快的神氣。

「這個嗎？我能在游泳池裏游泳，海灘邊也還可以勉強。但在水中救人那一類的事情，我是做不來的。徵求書裏並沒有提到這項技能之必要啊。」

「我們也希望能不發生這種事情自然最妙，但你將會覺得這是一種很有用處的資格。無論我們作什麼樣周密的預防，但在眼前這種緊急的時勢中，我們不能不說它確有發生之可能。」

我說這番話時，似乎已經預料到未來的變故，因爲出國的兒童大多數雖然都能安抵目的地，但中間依舊免不了了一兩次中途的慘劇，使我們這次遣送兒童出國的紀錄上來雜幾件令人淒慘的事實。在八月下旬中，

一艘載着三百二十個兒童到加拿大去的輪船在中途會遭魚雷襲擊，幸而還好，這一次總算沒有喪失人命。但在九月下旬中，即有七十餘個兒童——都是他們的父母所非常寶愛的兒童——作了戰爭的犧牲，在他們所乘那艘輪船在風浪顛播之中又遭到敵艦的襲擊，以致這七十多個兒童都葬身於北海的大浪之中。這艘輪船上共有九個伴送人，其中有五個都因奮不顧身地去救取幾個兒童，以致本人都慘遭滅頂。在這次輪船失事的一星期之後，六個兒童由瑪麗，高聶許和天主教士奧蘇沙文率領着竟能死裏逃生，因為她們所乘的這艘救生艇，其中大小共有四十六個人，居然被一架英國飛機所找到，因而得獲救援，但她們在大浪中飄流了已經八天了。

我們在每天下午結束這一天的考驗時，把不合格的姓名刪去。這一類人之中，大多數都是想乘此機會逃到加拿大，南非洲，或澳洲去，以便躲避掉快要臨於英倫的大轟炸——這時准許到這些地方去的已限於：回原籍的殖民地人民，因事業所在不能不去料理的男女，去和海外的丈夫同居的婦女，去結婚的小女，十六歲以下的兒童和六十歲以上的老行伍，和政府機關派出去接洽公務的人員。

這批抱「逃避主義」者之中，以身無一技之長，尋覓工作已久的中年婦女居最多數。我到這時才知道這批向來不作事的老處女，六親無靠的寡婦，兒子和丈夫已經加入陸海空軍服役的婦女，在戰爭時期中，其處境是如何的苦惱。我們又發覺就是男子之中，對於生活沒有辦法者也很多，到我們這裏來投効的大批

男子中，有許多全是和平時代中生活很爲優裕，而這時則已完全失業的優伶，嚮導，游藝演員，和影片經理人。我們做了不到一星期的考驗工作，即差不多已能編出一張被戰事所毀滅的各業如：娛樂，旅行，音樂，藝術，和劇壇的失業表了。

這批並不是因他們自己的過失而失業者之中，實在很少合格的伴送人，幸而另一類人如：向來從事於慈善事業者，童子軍主持人，較爲仁慈的教師，特別敏捷的看護士，教士，小學校校長，和熱心的退職官員裏邊則合格的很多，這使我們減少了不少焦慮。這些合格的人中，我們所認爲最滿意的是一個久居印度的退職警官，和他那位壯健仁慈的太太；還有一個則是一位小學校女校長，我們覺得她真有着管理整個海軍的能力。

我們平均每天考驗約三十個男女，到兩三個星期之後，我們所碰到的身世離奇的，或脾氣古怪的人物也不在少數；我們常在辦公之後以這些古怪人物爲同事之間談天的資料。

「你還記得那個自稱爲安息日耶穌再來論派信徒的女子名字嗎？」

「她叫西奧西比亞，歐斯蒂娜。還有一個女靈魂學家的名字則是魯貝，愛斯默雷達。」

「她豈不就是自稱生於一九八七年的那個古怪女人嗎？」

「不是的！這一個女人說她的丈夫就是以前建造維多利亞瀑布那位著名工程師馬爾康，麥唐納的合夥人。你大概必記得她還說她以前是住在格魯斯文納街的一個富家女子，所以從來沒有學過什麼糊口的本領。」

我們也談論許多個來投効的別種人物——一個年已七十四歲，曾屢次率領年輕女伶到加拿大去出演的戲班經理人；一個年方十八歲，髮色很好看的少女，她來時兩眼已哭得通紅，因為她剛在隔夜得悉未婚夫已在俘虜營中身死；一個新近從加拿大來的教士，他所乘的那艘輪船，會在中途遭遇敵艦的襲擊；一個曾在巴黎救護過難民的獨裁式的女看護長，她想用盛氣凌人的態度逼迫我們收錄她；一個眉毛漆黑，淡藍色眼睛，正要回到紐西蘭去從軍的羅地斯少年；一個自稱爲「人魚亞鐵拉」，自稱能在水底伏處一小時，身材魁梧，令人望而生畏的馬戲班藝員。

我和同事在傍晚向海特公園走去時，總是一面走，一面談論這些我所接談的人物。我告訴那位同事說我心裏所定的就是：我對於面前那個人，是否肯在李查和希拉來到美國去時交給他沿途照管，作爲取舍的標準。

法國海軍之退出戰局，據我們所知，使琪奧弗雷，莎士毛亞所擬的遣送兒童偉大計劃不能不大爲減縮範圍；本年之中，原定的人數是百萬名，但事實上大概已只有一萬名能安居於大洋的對面，不再受舊世界中戰局的滋擾。但是我們的考驗投効者工作，依舊不能算是虛耗，因爲沒有人能知道這個計劃將來要實行到什麼程度，或結果究竟需要多少個伴送的人。

我們在這許多天中雖祇選得五百多個合格可靠的人，但所接見者已達一萬五千餘人之多。我夜裏上床之後一合上眼皮時，便覺得他們的面貌，他們的衣着，他們所答復我的說話，都好似一一湧現於我的面前，

到我在睡夢之中也好似還在那裏問着那句標準式的問話：「你對十五個暈船的兒童能完全照顧周到嗎？」

第十二章 以前是住宅區

在我們這條共有五所房屋的弄裏邊，依舊只有我們這所房屋有人住着。各處人家的門口或洋台上，都看見貼着「出租」的招紙；屋後的花園裏大都已草長過膝，滿目淒涼。河岸邊花園裏每天有人灌溉的花木總算依舊遍地開放，但每一段裏都已間隔着泥土層遮掩的防空地壕，這些土層上面也開着許多鮮豔奪目的車前草和蒲公英。

沿河岸接連英王大道的吉爾西亞街上，這幾所剛在戰前完工的華麗新屋，都已現出好像從未經人住過的荒涼氣象。行人常從佈滿蛛絲的窗戶，向裏張望，闕無人跡的房間；屋旁佈置得很精致的小花園中都已長滿了野草。以前是一個公共福利機關，現已改爲救火分站的一所大廈的門口，依舊豎着那方「此處危險，兒童小心」的警告牌。危險的原因確是依舊存在，但性質已經不同，而兒童也已一個都不見了。

在吉爾西亞街的方場上，向來備着供行人憩坐的長椅，和兒童的小腳踏車都已不見影跡，這片空地現在已改爲防空救護隊，和障礙汽球管理人員的營房，在我們這一代人，這種已變更用處的方場，使我們回憶起第一次大戰中戰線後方的景象。住在這種方場左右的人民，大概因爲這種景象太爲觸目驚心，或者因爲空襲的威脅太爲怕人，所以多數已經他遷。每星期中，出賣的房屋一天多於一天；八月間的強烈陽光，

都從毫無片雲的碧空，直射到地窖裏空無一物的地板上。就是那些主人暫時他去的人家中，牆上所掛的鏡框也都除了下來，面向地下平放着，框上的玻璃都已卸下，另用瓦楞紙包起來，或藏在木屑之中；家中的銀器已全數存入銀行的保管箱中。這也難怪他們要如此謹慎，因為無人的空屋中，被盜賊破窗而入，竊去屋中所有的案子已經屢次發現，以致在居戶的心目中，其將令人遭受損失正不亞於空襲。

今天是八月十四日，就是希特勒預定率領勝利軍隊開進倫敦那個日期的前一天。德機在這幾天中，每天都在沿海岸線，從杜佛起，直到蘇桑頓爲止一帶地域之內大施轟炸。據我們所悉，美國民衆每天夜裏人都在那裏等候着觀看號外的大字標題。然而敵人大規模轟炸的最後目標倫敦。則除了障礙汽球和莎包堆之外依舊一切如常。倫敦人對於希特勒之擬來臨並沒有作什麼特別準備。柯爾斯脫里姆衛隊的音樂隊，依舊在脫拉法爾迦方場一個防空地壕的頂上，吹奏吉爾勃和蘇列文的名曲；牛津街的商店生意依舊興隆；白金漢宮頂上飄揚的英國國旗，表示英王並沒動身到加拿大去。

喊賣報紙的報販，對於這受着恐嚇的第二天也並不十分興奮或耽憂。各報館爲了紙價昂貴已不再印發摘要的報紙，於是報販們即用粉筆在大塊的黃色紙版上自造他們的摘要牌。在我走過畢卡特萊的時候，我會駐足觀看其中較爲觸目的幾張：

「前無比擬的猛烈空襲。死傷之數在二十六和七十八之間。英國依舊抗戰。」

「別爾，是的。那其斯的飛機都是造於德國，完成於英國。」

在海特公園的轉角，一位街面畫家仿着國家藝術院裏吉杜，雷尼所畫那幅的大意，畫了一幅「試觀其人」的像（戴荆冕之耶穌畫像）。在血流滿面的面部下邊，他用粉筆註上一句彭斯詩的詩：

「人類的互相殘害，使無數的人們因而悲痛。」

今天下午是休假的，於是我又得在吉爾西亞街家中的起坐室裏舒服服地喝一杯茶，從法蘭西式的長窗眺望泰晤士河上的景致。在我的窗戶和大橋之間那一段河岸上，絡繹不絕的車輛，顯示我們這是一個戰爭的時期：上面用彩畫帆布遮蓋的，裝運大炮的卡車；防空救護隊的救護車；每小時行駛六十里，專應緊急召喚的機器腳踏車；滿載着廢紙和別種廢料的大卡車。夾在這些軍用車輛裏邊，形式極不相稱配的是些私人車輛：住在郊外者工畢回家的小汽車；倫敦運輸公司的紅色公共汽車；里昂冰結澆公司和倫敦乾洗地毯公司的送貨卡車；男女騎着的腳踏車，此外還夾着一些步行的人。許多婦女甚至居住倫敦最中心者，都已放棄了她們出外必戴帽子的習慣。

在水光如鏡的河面上往來行駛的，是些漆成灰色形如小戰艦的拖駁船，和國內防護隊所屬的水上巡輪。一隻已經改爲救護船的游艇，泊在離開我家門口只有五十碼的碼頭邊。在河岸上的花園裏，一個戴鋼盔的防空隊員在那裏驗看一個防空地壕。

我坐在窗前只有半小時，已覺得倫敦市內的軍事準備之緊張，正不亞於一九一七年我在法國歐達波里村中所見的情形。當時，倫敦的報紙還常作批評說，只有齊柏林飛船之來空襲才「使我們的地方上嘗到一些

戰事滋味。目前，這種滋味真個快要大大的嘗一下子，而且爲期已不在遠了。

第十三章 幹路的終點站

八月十五日已經到了，但德軍仍舊沒有光臨。但這天下午，敵機之出其不意的轟炸克壘頓郡，使倫敦發出以下兩個月中常要發出的警報之第一聲，而這一次警報也就宣告了以下三個星期連續大轟炸的開場。

當我從威斯敏斯橋走到火車幹路的終點站時，我看見倫敦的外表依舊如平時一般安靜，極像一幅以恬靜的天空為背景的古舊彫刻畫。但是各處玻璃窗外所加的木柵，和市政廳四周所佈的鐵絲網，使我想到她總難於長久保持着我們這一代所認識的寧靜的，維多利亞式的輪廓了。

橋和車站的那一邊，占地甚廣的一片區域，就是倫敦的居住區，住在這個區裏的人民，稠密非常，真像大地上在一個巨大的轟炸目標裏爬行的螞蟻羣。但這個火車站雖然是一個主要的軍事目標，並也是英倫的運輸經絡的中心點，然而在這殘夏的下午，其中許多個月台都依舊保持着和平整肅的氣氛。從南部被轟炸的海岸開來的列車，依舊很安靜地駛過揚旗站開進車站的月台。月台上面的玻璃棚，大部分已用帆布遮蓋但露出的地方依舊很多，如若遇到空襲仍不免會使許多人被玻璃碎片所彈傷。八月裏的陽光也從這種空隙處射下來，照在餐室的窗上。雖然車站裏的公事房和候車室的門口都已裝上木柵欄，但站上到海濱去的旅客，表面上依舊很為擁擠，並不像前途已有危險的樣子。

不過這時開向海濱的列車，其實是把所載的男女們送向死路上去。一輛無軌電車載來一隊水兵，將由火車送他們上一隻沒有名字的輪船，他們都把帆布行李包背在肩上，雜物糞則灑在自己脚前，一小隊國內防護隊士，有許多名還都在筆挺的黃色制服上別着上次歐戰的紀念功帶，很矯捷地走過月台柵欄，在列車開行的指示信號之下，一羣陸軍兵士，把鋼盔甩在後頸，圍着一輛卡車在那裏吃茶點，車中所載的是朱古力糖、香煙，糕餅，和許多紙盒，盒子的外面都貼着一張「旅行食盒，每盒一先令」的標紙。

這時剛有一列滿載着一隊形容疲乏，衣服污穢的英國兵士的火車開進站來。當這批兵士下火車時，許多候車的旅客都向他們高聲歡呼；這一羣兵士就是從海峽對岸鄧扣克撤退下來的兵士之一部分。

在第七號月台的外面，我看見一個通告牌，上面的話照常表現英國人之特性：

南英鐵路通告

茲因路軌在某處因意外事故發生障礙，所以往來某某等地的火車將要誤點

某某奉令啓

車站裏還有許多種通告，都可以從而看出英倫已處於戰爭之中。

『依照國防條例第十六條甲項之規定，茲由區部長官下令，』通告中有一個說：『下列這幾個車站所在
的遊覽地點一律禁止前去。』

以下所列的是七百另五個車站地名，其地點都在從託徹特河畔的倍爾威克起，直到韋資茅和波德蘭爲止

的一段海岸線上：不久之後，這種禁止地點也許將推到廣島陸的盡處。

在車站大門旁邊，一個報攤陳列着兩個動人的標題：『東南海岸上空的空戰，』和『造成歷史的人。』附近這報攤的牆上，一塊黃色的小牌，上面畫着一枝箭，指示到防空壕裏去的途徑。許多個穿着夏季短衣的女子，衣履不很整齊，手裏提着出門皮包的少年，拖着孩子的魁偉婦人都站在那裏看另一塊通告牌，上面所說的話是：車站的防空壕裏是否安全，『車站不負其責。』

在司密士圖書公司書攤上陳列着的書中，最觸目的幾本是：『海軍之戰艦，』『不列顛國之飛行技術』和魯易，勃隆斐爾所著的『孟買之夜』一標紅色的郵局運送車從外面駛進站場，車廂上貼着一張情報部所供給的警告：

『不謹慎的說話者有性命之憂，倘若你必要說話，則應專談勝利。』

我眼看着列車向先前所通告會發生意外事故的地點駛去。這些列車在到達受過轟炸地點之前，將經過許多已經把站名塗去的車站，和許多條路牌已經撤去的道路如此一來，最苦的是摸不着路的汽車駕駛人，他們都不得不向會由官廳切實警告諱防降落傘兵和第五縱隊的鄉下人，探問路徑。公共工程處的空場地上，堆滿了從各道路上拆下來的指示路徑的十字木牌，一切廣告牌和招牌之拆毀，使鄉間的旅店都具有一種新的平等精神，而不能再懸出如『奧爾海文旅館之領袖』或『價西波德第一家旅館』之類的抬高其身價的招牌。然而預防降落傘兵的準備，似乎仍不能算是已經完備，因為各地方的文具店裏，依舊在那裏出售各地方

的風景明信片和各區的詳細地圖，而且價錢又都很便宜，每張代價都不過兩三先令。有人甚至已提議拆毀一切紀念死者的墓碑，以免或為間諜所利用。凡未曾身預其事的人，都不能領會就是想把一個小小村莊使其不能為人所辨認，也是一件非常難於辦到的事情。

由終點站開出去的列車，並沒有受警報阻礙，但幾個星期之後，站中在提防上已增加了不少手續。最初票房遇到警報時即停止售票，但不久之後；依舊照常出售。列車也依舊照著時刻表開行，不過每次開駛之前常由擴音器中播出一個通告：『此時正有空襲警報，旅客要到防空壕裏去躲避，或依舊登車，悉聽自便。』

在警報聲中，我從沒有看見過已經在車中占到座位的旅客退出火車避到防空壕裏去，他們都以為安坐在火車之中，至少也可以避免為彈片或玻璃碎片所擊傷，至於所坐的那一節車恰巧被炸彈所直接擊中，那也是自己的命運太不好罷了。就是在高射砲聲隆隆不絕，戰鬥機正在車站上空盤旋之際，開車的信號笛也仍照常吹着，車守照常揚他的信號旗，而駛往南海岸邊的列車，也照常準時開駛出去。在空襲的範圍之內時火車的速率每小時至多以十五哩為度。等到已經駛出界限之後，即在第一個信號站停一下，由站上的人員告訴司機人前途已一切平安，於是司機人即以尋常速率向前開去，雖然略略誤了一些鐘點，但終必安然到達目的地。

第十四章 空襲者光降市區

在八月中某一天的下午，納粹的轟炸機第一次侵入倫敦市區，很出人意料地在西南部的住宅區裏擲下了不少炸彈。

這一天白天，警報一共發了兩次，但後來又加了一次而成爲三次——這使倫敦人民又多了一種新的經驗。這天中午我正寫一篇短評給某報館。

『快進來吧！』馬丁從書室的窗戶高聲喊我。我極不願地收拾起紙筆站起身來，因爲這時的陽光實在太可愛了，而我坐在花園裏還不到半個小時。

從起坐室法蘭西式長窗傳來一陳爆炸聲，但這也許是高射砲彈的炸聲，或鐵輪車走過河岸的聲音。我家的用人們都已避進臨時充作防空地室的煤窖，我倆心裏都在暗想是否也應該去躲避一下。我須急工作，況且頭頂上還沒有聽得飛機的響聲。我們把靠在窗前的長沙發椅拉了開來，並排坐下，繼續寫我們的文章。我心裏暗想今天我是否還有寫完這篇文章的可能，炸彈不會突然掉下來嗎？又想到我是否應該丟下文章又幫助新僱來的年輕廚子預備飯食，因爲她一聽見警報聲即會『手足無措』再也做不成什麼菜了。

我抬頭向窗外望望，即看見許多個行路人都向河邊花園裏的防空壕中走去。駛過的公共汽車裏乘客都很

稀少。有幾輛汽車如飛一般駛過河岸。在我家對岸建造那座浮橋的工人，都已放下手中的工具，預備逃到防空壕裏去躲避，但是炸彈還沒有真個掉下之前，他們依舊停留着不肯就走，以為在陽光之下多捱一刻好一刻而很不願去悶坐在地底黑暗之中。

我雖然一方面在下意識地眺望窗外和靜聽各種聲響，但一方面仍在運用我的心思寫文章。在一小時之內這篇文章居然寫就，在這樣的環境裏邊寫文章，真有些不自然吧。我倆望空無人跡的街路，心裏的思潮種種不一。外面已經毫無活動，毫無聲息。倫敦其餘的部分不知怎樣了？那些人已在那裏遭遇痛苦，損失和死亡？忽然之間，空襲已過的信號又發了出來。行路人都紛紛離開防空壕，河岸邊又頓時現出了尋常的生氣。

下午，警報又來了。這一次，我正在兒童出國事務部的辦公室裏接見應徵為伴送人的男女。在這天最後一批投効的人走進辦公室時，警報聲剛巧大鳴，這所大廈裏的空襲救護員即走來把我們一起領到最下一層地室裏又躲避。和我們同走下去的還有五百多名在這所大廈裏辦事的男女職員。那幾位投効的人一面走，一面還在嘖咕的埋怨事情怎會如此湊巧，警報何以不在他們談話完畢之後才發出。

在地底裏，我們這羣人分擠在六七間地室之中。裏邊只有寥寥幾張椅凳，所以大多數的人只能夠站着。多數的男女們起初依舊是有說有笑。有幾個較為膽小的則閉了眼睛依牆而立，默不作聲。有幾個幸而帶着報紙的即拿出來翻看以為消遣。我的一位同事機巧占到一張椅子，即讓出半張來給我坐，於是我就坐了下了

去乘着這個機會記錄我所接見的最後兩名投効人所答覆我的說話。

地室裏的人這時大概全都在那裏暗想頭頂上的街道中或許已經起火。我們聽得不斷的砰聲響，這也許是地面的車輛，地底的火車，或敵機所擲炸彈的爆裂聲，究竟是什麼？這時也無從辨別。我們又不禁想到這時不知是誰，不知是那一個區域正在遭難？

後來，我們得悉這第一批飛入倫敦市區的德機，共炸燬了一所禮拜堂，一個俱樂部，一個火車站和幾排郊外的住屋。紐約方面在這個時候開着收音機收聽歐洲消息的人，很清晰地都聽到警報聲和高射炮聲。

在地室之中，有幾個年輕女子都捧住了臉默不作聲。她們並不是害怕；她們是在默想作空戰中的青年怎樣從天空中掉下來，掉入地面的火堆裏。視戰爭不過像一次流血的比武，用運動比賽中的口吻來描寫它的演講者和無線電報告員們所懷抱的心理，是和普通男女同樣的，他們並不能表現對被迫降落的敵方航空人員很願意給他們一杯茶喝，或搖了小船出去救護掉在海中的敵方人員那一批人所具的精神。

我們在地室中一直等了一個多小時。流通空氣的機器又突然出毛病了。再過半個小時，窒息的危險將不亞於在地面上被炸的危險了。大家都漸漸寂然無聲。我的記錄幸而已剛寫完，否則這沉濁的空氣也實在使我難於再集中思慮。我暈暈地領會在潛艇初向水中沉去時，艇裏的水手們是怎樣難受。空襲救護員和一個紅十字會救護員拿了一個噴筒走來，把消毒藥水向四面噴灑。正在有幾個身體較為孱弱的人已快需要他們的救護時，大家又聽見一陣警笛聲音。

『好了！空襲已過了，快出去吧！快出去吧。』

年紀較輕的女職員們首先走出地室跨上石梯。年齡較大的人們——這時都已頭暈眼花——陸續跟在他們後面。我已悶得幾乎半死，頭痛如裂，連忙立在大門口透幾口氣。門外的街上，車輛行人已照常往來。我重又回到樓上的辦公處，去接見一個同在地室裏等待了一小時多的投効人，我們二人因為在地室裏悶了這麼許多工夫，都已精神疲乏不堪，所以兩人的談話非常遲慢，但這位投効者仍能很安詳地說明她的資格，使我覺得她確是一個合格的人。

在畢卡特萊，這天傍晚的空氣好似分外柔和。行路的人，臉上雖都現出蒼白的顏色，但依舊很高興都在那裏紛紛猜測遭受轟炸的地點，其中有多少個將在走到時看見自己的家已經變成一片瓦礫，或家屬中有幾個已被炸死或受了傷？我也自己問着自己？馬丁在這天下午剛因有事乘了火車到倍蒙賽去，不知是否無恙？我心裏雖然很替他就憂，但我的頭痛居然不久即已消失，我就加緊脚步，穿過勇士橋和斯樂安街，一直回到吉爾西亞街。

家裏一切如常，馬丁也不久即由長途電話告訴我說，他在空襲之際就避在却令克勞斯一家餐館裏，十分安全，並問我是否無恙。

第十五章 空襲後的郊外

這次空襲的下一星期裏，一個從被炸區域來的救護車女司機，邀我同去看看那些區域的炸後景象。在同樣時候，她告訴我那些地方的人民在空襲來臨時的反應。

她說：『人們對於變故的反應，其不同之處真令人驚奇。在警報解除的半小時之後，有些人已若無其事的照常上街去買東西。有些則異乎尋常的膽小，警報剛剛發出，他們已拼命向防空壕裏跑去。』

『空 救護隊的工作可還順利嗎？』我問她。

『我們居然能够勉強應付。但我們真沒有防到這次空襲的規模竟會如此之大。在我個人，也覺得不過如同平日的練習差不多，所以竟難使我意識到這是一次真的空襲……我直到第二天才感到反應，因為我竟會覺得四肢無力，幾乎連動都不能動了。』

『當時的情形你可還記得清楚嗎？——或不過祇有一些模糊的印象？』

『我在過後想起時，竟差不多像做了一個惡夢一般。我所清清楚楚記得的一件事情，祇有某人會向我說：『你可能趕快找一輛救護車開到高道去嗎。』……但我竟沒有辦法——救護車已全數開出，站裏已一輛無存。我們真是忙得連氣都喘不過來。』

飯後，她駕了汽車陪我去觀察被炸區域，我們所看見的第一次空襲痕跡，就是大道旁邊，有幾家人家的窗戶都已破碎。這個區域裏本無軍事目標的。又走了一兩哩之後，我們到了一處曾被炸彈所擊中的十字路口，那枚炸彈恰巧掉在十字中心的草場上，所以路面竟毫無損傷，車輛依舊可以照常在路中行駛。但是路角上的一家小旅館——這旅館佈置很爲幽雅，有一個露天餐場，和彩色的遮陽傘——則已墻坍壁倒，景像極爲悽慘。這所房屋外面的花園，也已現出凌亂狀態，好似曾經大隊人馬在裏面打過一次仗似的。

再過去二三百碼，在大道分出幾條小街的地方，我們看見許多所小屋已完全炸燬；毘連的房屋雖然沒有跟着倒坍，但屋頂和窗戶都已受損。救護車的司機人告訴我，這是一個『小康之家』的居住區；這些一所一所的小住宅，都是些銀行職員和小商店經理人以分期付款辦法買下來的。在這裏，我們看到了戰爭的悽慘方面，但國際爭端的結果，竟會從千里之外降臨到這個小小的偏僻幽靜之區，却真是我們所認爲十分矛盾的事情。

當我們的汽車開回市中心區途中，我們遇到兩起出殯。死者雖顯然並不是有錢的人，但棺木上面都堆滿着花園。報紙所時常稱爲「不足重視的傷亡」，在那些穿着喪服，面現慘容，坐了汽車跟在棺木車後送喪的人們，恐怕就未必是「不足重視」的吧？

『這裏的出殯，接連不斷的已有一星期了，』陪伴我的人簡括地告訴我。

我們又經過一個地點，從其外表看來，這地方必已有過遭難的人民。這裏一家汽車修理廠已被炸得祇剩

下四堵搖搖欲塌的空壁，地面上則已滿堆着瓦礫。在二層樓上，原來顯然是一間廚房的房間裏，一具黑色的鐵灶懸在半空中；裏邊的毀損程度，真是難以形容。和汽車廠爲鄰的是一個俱樂部，房屋也已受損。這區裏所有顯著的地方，都貼着徵求『救濟捐款』的啓事。

這裏的火車也已有一部分炸燬；但站中職員依舊在木板搭蓋的臨時房屋裏照常辦公。距離車站不遠處，就是上文所說需要救護軍的高道。當時所需要的救護，顯然必很急迫，因爲這個地方，有好幾排一半開店一半住家的小屋都已炸燬。一所樣子很不錯的住宅——是一所牆上滿爬着長青藤的三層樓房屋——炸去了旁邊的一堵牆，好像是一個人半邊身體受了傷一般。彫花的花園大門已經破碎歪倒，屋牆上的長青藤已亂七八糟地掛了下來。它的鄰居著名的摩斐爾別墅也有一部分被燬，牆上和鐵柵上留着許多個機關槍彈所打的洞眼。在轉過灣去的一片集場裏，停着幾輛炸壞的汽車拖車。旁邊一所房子炸得只剩了一個門面，但一面國旗依舊飄揚在一個破窗洞上面。

「禮拜堂之倖免於難，真是一件神奇之跡，」救護軍司機人告訴我，一面用手指着那所在四面瓦礫中間巍然獨存的禮拜堂給我看，這所房屋除了塔面和窗戶被機關槍彈打了許多洞眼之外，其餘完全沒有損傷。在這所禮拜堂外面的院子裏，我們看見一方納爾遜貴爵的紀念碑，這位偉大的歷史人物，當年是和太太居住在這個區域裏的。這塊小碑上已滿佈着彈孔，有一粒槍彈並且恰巧打毀了碑上銘文的一部分。碑旁原有兩尊古炮的模型，這時依舊完好，但我們一看見它，立刻想到在戰爭方面，這一百五十年中已有了怎樣快

速的『進步。』禮拜堂背後一所學校已遭了難；所有的窗戶都已脫落，窗框也已破碎扭曲。門外一方很大的通告牌上寫着：『本校暫停上課。願意撤退的人照常可來登記。』

在不遠處一條工人住區的街上，戰爭面目又表現得明白無遺。街道兩旁兩排小型的二層樓房屋都已炸得門窗無存，已炸得祇剩下一個空殼，將會隨時倒塌。但是有幾所裏邊依舊有人住着；有幾個穿着污穢工裝的女子靠在破碎的窗前和鄰人談天。直接被炸彈所擊中的那所房屋，已只剩了一大堆瓦礫，但是兩旁的兩堵牆壁却仍巍然立着，好似已被一把巨斧將它們從鄰屋劈分開來。在瓦礫堆中，翠菊和天竺葵依舊開得很是鮮艷毫無枯萎的樣子。

街頭處一家蔬菜店居然完全無恙。這家店舖的青年主人，據我的同伴告訴我，在空襲一過之後，即已立在門前照常揩抹他的蘋果。

『那時候你在什麼地方呢？』我問。

『我正在店裏，』店主人回答：『但我立刻躲進地窖。最奇怪的是那所被炸彈所擊中的房屋，恰巧是所空屋，屋中人剛巧他遷。而且這一排房屋中，只有這一所是空的。』

據我所聞悉，這個區域裏所受的損害，大都是由於延緩性炸彈所致。然而溫勃爾頓區雖在建築物上已經留下不少遭受殘傷的痕跡，但喪失生命的表徵，則在一個坐着汽車駛過的人會完全看不出來，而駕着飛機駛過的人當然更加看不出來。我們直走到市政廳門前時，才看見了這個區域裏的死傷記錄，因為貼在這裏

門前的一張死傷表，我們知道瑪爾登和溫勃爾頓兩區遭受空襲的結果，是死者七十八名，傷者一百〇八名。『但每個人都自信，』救護車司機人告訴我：『即使以後還有人要遭難，這個人也決不會是我自己。能使人照常生活下去，照常作他的工作者，就在這一點自信心。』

第十六章 救護員駐所

八二

約克夏那的空襲救護員，同我在夜半時從她的寓所出發，到西甘新頓她的駐所去。

這是一個殘夏的夜裏，天無片雲，也沒有霧氣，也沒有風，氣候是清爽極了。倫敦上面的天空是一片黑暗，只有幾顆明星在那裏閃閃發光，使這個世界大都市，好像變成了一個幽靜的鄉村。這幾天中，德國的轟炸機居然接連幾天沒有在夜間光臨。我們抬起倦眼向四周望望時，只看見遠遠裏時時隱隱的探照燈光，地底火車行過缺口的閃光，和天空中偶爾發現的流星之光。這一天白天裏會發過兩次警報，但夜裏則又居然平安無事。

當我們在黑暗的街道上行走時，所能聽得的聲響只有貓叫聲，火車汽笛聲，兩哩外泰晤士河中汽船的汽笛聲。空襲救護員的駐所，是設在一所倫敦公立學校裏。其中另有幾個在這時值日的救護員——一個牙匠，一個店老板，和一個襪糊匠——一同坐在一間天花板很高的公事房內。已褪色的粉牆上，掛着三幅每日電聞報所附送的戰事地圖。牆角裏伏着一隻黑貓——一隻瘦而活潑的小東西，是六個月前自己走來的——在那裏吃牠的晚餐牛奶和貓魚。牠的頸子裏掛着一方護性會的藍十字牌，這使牠在空襲時也能獲得優先的救護。

通告牌上用針別着許多張字紙——救護員的職務表，服務站地點表，演講通告，和一封市長會同救護員聯名寫來的謝信，稱讚他們在這次空襲中的救護成績。上面還貼着一張市區的空襲傷亡表，據所列的數字八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兩天之內，平民之中一共死了十九名，傷了十九名。

我們坐了一輛巡行車到外邊去視察。這駐所的主任也騎了一輛腳踏車陪我們同去；在和平時代，他是以替人裝配玻璃爲業；曾在一九一四年戰事中受過重傷。救護員都穿着一式的藏青色制服，其式樣很像工人所穿的工服。這位主任在遇有警報時即須騎上了腳踏車駛遍他所管轄的區域，去開防空壕的門鎖，去開救急箱的鎖，並去開搬移硫磺彈所用的鐵鑰鎖；這項爲公共福利而置備的鐵鑰往往被竊，所以不得不鎖起來警廳也會費過工夫去查拘這批偷竊的人，但也像把垃圾拋入防空壕裏去的無賴一般，始終查不到他們。這些附連地面的防空壕是用磚所砌，上面用三和土遮蓋，據說除了直接被炸彈擲中之外，頗能抵禦一切損害。它們能抵禦槍彈和炸彈的碎片，即使炸彈就在近旁爆炸也不過受一下震撼，而仍不會塌陷。這種一半在地面之上的防空壕都另有一個太平門，門口用洋鐵皮或散磚遮蔽，但稍稍用一些力即能堆在一旁露出走道。壕裏都裝着一隻燈光甚小的電燈。倘要電線竟被炸斷，或電廠被炸，防空壕也不會沒有燈光，因爲每一所裏邊的天花板上，都另備有一盞用電池發光的燈以供這種緊急時之用。在倫敦所遭的空襲還沒有到達十分劇烈程度之前，這種防空壕極爲躲避空襲的人民所歡迎，因爲這些防空壕都是用不傳聲浪的材料所造，人們站在裏邊時竟不會聽到高射炮和遠處炸彈爆裂的響聲。後來，這種地面防空壕被炸彈所擲中的事

情一天多於一天，因而死傷的人數也漸漸增多，於是較為窮苦的人民都改以地底鐵道爲避難之所。

大多數的地面防空壕，都是昆連或附建於公共場所之旁；有一處是在一所禮拜堂旁邊，一處在一所修道院旁邊；另一處則在一所公共洗衣所裏，這所房屋的外面，這時已用鋼板和三和土嚴密圍護。這裏是一個頗爲窮苦的工人居住區域，都是二層樓房屋，裏邊並沒有地下室，也沒有後院。官廳因爲他們沒有適當的躲避空襲之所，所以特造起這種地面防空壕以供他們之用。但這些壕中，就是在沒有人的時候，空氣也很流通，而且一般新磚和新水泥的氣息鱗鼻難聞，至於擠滿了人的時候，當然空氣更爲惡濁，令人難受了。

到這時爲止，居民對於這些防空壕都非常歡迎，一遇警報都像狐狸奔竄一般躲了進去。他們後來多先把被褥枕頭安在裏邊，以便夜間有警報時可以一跑進去就睡覺，而不必在這裏燙受凍。

『這些防空壕裏也居然發生階級區別了，』陪我作視察的那位救護員告訴我：『不過這個階級區別和約克夏郡各級社裏的階級區別完全不同。某一個階級所躲避的防空壕，別個階級即絕不肯進去。喜愛幽靜的人們不願意和兒童同處一壕，風流瀟灑的少年男女不願和老年人同處。最可笑的是其中有一位老翁，竟把一處較小的防空壕視作私產，搬了一張躺椅坐在裏邊，不許別人進去。』

我問：『那末，那所洗衣所房子裏的情形怎樣呢？這麼大的房子裏邊也容許階級的區別嗎？』

『不然，街盡處一段上的居民，早已占據了這個處所，他們自會盡力之所能阻止旁人進入。他們現在大

概已經在裏邊了，我們不妨去察看一下。」

我們偕着身軀走進洗衣所門口，即見許多個人早已坐在或睡在長 上面。一個年紀很輕的人——據說他非常胆小，差不多常以防空壕爲家——拱起了雙膝，以頭靠牆而坐。他的身底下墊着一條摺好的絨毯，頭上頂着一條四面有流蘇的褥單，遠望過去真好似一個包在壽衣裏的死人。另一條長凳上睡着一個胖子，這時正鼾聲大作。他旁邊的一隻小桌上擺着一瓶啤酒和一隻污穢的玻璃杯。再過去一些，一個老傭婦，穿着一件雨衣，戴着一頂男子的小帽，把兩張椅子拼起來，睡在上面。一隻牆角裏，一個婦人帶着三個孩子睡那裏，其中兩個女孩睡在自己所帶來的一隻行軍床上，因爲這個處所裏地方很爲寬大。最小的一個孩子則睡在搖車裏邊，並因恐或有冷風會吹進來，特用一條絨毯把孩子裹住，還把搖車的篷也拉了起來遮住孩子的頭部。

我們看了一遍走出時，覺得這個去處至少已使許多居民感覺到暫時的安全。我們回到駐所時，在途中看見一家人家的門口站着兩個身形，敞開着的門裏射出一些亮光。

『小心些！』我的朋友向他們喊着：『你們怎可以讓燈光射到門外來！』

『小姐，我們很抱歉，』那兩人回說：『但這裏有一個患急病的女人。』

『那末，可需要協助嗎？我們都可以幫忙。』

『不，謝謝你們。她已有人照顧。』

『我們真好似坐了一次兒童搖擺車，』我的朋友說。

我們回到駐所時，看見懸了兩個小時的黃色警號（開防空壕門鎖的指示警號）已經撤去。在接連幾夜的警報，高射炮聲，和遠遠傳來的爆炸聲響之後，一時的寂靜竟使我們還當是一個幻像，還以為並不是真的安靜。

『那些人不知又在另作什麼企圖了？』我們互相問着，我們說時抬起頭向空中胡亂找尋飛機和火光的蹤跡，並細聽障礙汽球上面的天空中是否還有飛機輪翼的旋轉聲。但我們在這一片的寂靜之中，一些也沒有發覺什麼，不過知道那片向來甯靜和平的天空，現在已一變而為毫無抵抗的平民之死亡發源地罷了。

我們稍為談了幾句閒天之後，即在椅中打了一個瞌睡，還有幾位男救護員則都去睡在更衣室的地板上，作短時間休息。

七點鐘後，我們已和換班的救護員在一起吃茶點。『現在我當請你回家了，』我的朋友向我說；『真是巧得很，你此來竟帶來了一次這一星期夜裏所沒有遇到過的安靜。』

這天早晨的天氣極為高爽，初秋的陽光照在大地之上映出一片清光。我決計步行回家。半小時後我已走到離開我家不過五分鐘的路程時，警報聲忽然又作。我依舊很安詳地向前走，但剛到門口時，已聽見納粹飛機的沉濁聲響，在我頭頂上的天空中發出來了。

第十七章 火焰中的倫敦

在八月下旬某一個星期六的夜裏，時間已快近夜半，馬丁和我剛在餐室裏吃畢咖啡擬去睡覺。馬丁剛站起身放下手中的一張晚報時，一陣突然從遠處傳來的爆炸聲使我倆都停了腳步，引耳靜聽。接着警報聲也來了，於是我們就趕緊到地下室裏去躲避。我們剛走進地下室的門口，已聽見河上的天空中傳來一片極響的飛機聲。幾秒鐘後，一聲震天動地的巨響使我們這所房屋也跟着震動了一下。這一聲巨響之後，又跟着一陣沙沙如數千個茶盤從樓梯上掉下去，或大堆煤塊倒進煤窖去時的聲音。

對門一所大廈裏的一個空襲救護員，在我們很小心地從地下室的窗戶向外張望時喊着向我們說：「聽見嗎？這是一枚發聲炸彈。我從河岸邊聽得很爲清晰。」

「可知道掉在何處嗎？聽上去好像是在威斯敏斯的左近。」

「我以爲還要遠一些，很像是在魯特蓋德山上。」

我們的管家勞勃脫緩緩地從階石上爬出去；但不到一刻工夫他已興奮地跑了回來喊我們說：「太太在裏邊嗎？快出來看呀！天空中的痕跡還沒有消盡咧……快來看天空中的奇景！」

我們都摸索着從階石上走出去，直走到河岸邊。從氣悶的地下室走出來時，夜間的空氣覺得分外涼爽清

鮮；河邊的花園裏透過來一陣花樹氣息。在殘樹的樹頭上照着半輪明月，猶如天空中掛着一盞中國式的燈籠，照耀着明星閃閃的黑暗天空。但天空之中只有一個月亮在着嗎？

我們轉身向東看去時，突然看見一股衝天的火光。我們也不管敵機是否仍會回來，回進屋中從樓梯跑上最高層上的洋台，但我們的視線恰被轉角處的一所高屋所遮住。我們又重新跑上樓梯，重新穿過街，跑到河岸邊向東眺望。在泰晤士河北面，那個區域的天空中已佈滿了一片如晚霞一般的紅光。正在我們心懷惴惴地向前眺望時，頭頂上的天空中突然又隱隱發出了輪翼的旋轉聲。我們又覺得安全終還是勝於閱歷，所以又趕緊跑進屋中。

這時候是半夜後一點三十分。這次空襲延長到兩小時之久；天空中映出的火光這時已漸漸消滅。時斷時續的高射炮聲也已停止；每次空襲後所必有的寂靜又來臨了，這種寂靜真是很殘忍的，因其必會使人想到總有幾處地方已經遭難……

我們決計上床睡覺，剛把衣服脫去時即聽得警報解除的信號。我想去電燈，拉開窗簾，從窗戶間伸出頭去向外面眺望。解除警報的信號開始發於受轟炸的區域；再由毗連的區域接着送發，從此一一傳接過來，直到河岸邊的信號聲送進我們的耳朵。我放了一盆洗浴水；這幾天雖然常有警報，雖然知道炸彈隨時有直接落在我們屋頂上的可能，但我始終不肯放棄我的洗澡習慣。

我們剛剛睡到床上，突然又有一陣高射炮聲從遠處傳來。

『快聽，』我喊着馮了。『高射炮聲又響了。』

但只是這一陣，以後又寂然無聲。第二天早晨我們才知道這是聖保羅堂附近許多所公司房屋和店舖被炸時所發出來的聲響——聖保羅堂在這幾天中已成了轟炸時的主要目標。但這天晚上，則因我實在已經疲倦不堪，所以即不顧一切地很早上床睡覺。我頭一着枕即已睡去，竟沉睡得如死去一般一切懵然不知。

倫敦的居民不久即會知道這個星期六日不過是一個起點。在以後的十餘天中，倫敦一共遭受了三十次空襲，因此，居民都趕着到百貨公司去購買墊褥和行軍床，以備到防空壕去躲避時之用。後來，大家已漸漸習於天一黑即避到地下室裏去，直到天明才出來爬到床上去睡一會。我們都漸漸習於每夜祇須稍稍睡着幾個小時——或甚至徹夜不眠——第二天依舊可以照常做事。

目前，因為遭受空襲的區域還不很多，所以，大家聽到警報避進防空壕時，還不十分急急亂竄，雖然某一天一個倒斃在甘新頓電影門前的老者，已使我覺得老年人和沒有依靠的人們在一聽到警報時，心裏是如何驚慌。

『親愛的人啊！不要太慌忙。』某一個星期日下午，一個向防空壕很鎮靜地走去的女子安慰一位非常驚慌的老婆婆說：『使你心慌意亂者，其實是匆忙的迫促並不是空襲。』

在公共汽車裏，平時乘客大都不很作聲，但這時都紛紛談論，所談的無非是些關於空襲的事情。

『都是那些太不知道謹慎的人們的過失，』一個公共的汽車賣票員向座客說：『你們沒有看見有好多個從漢澄司特場步行回家的人，還會一面走一面吸着香烟，烟頭的火星一閃一閃發光——我則正在一個不許躲避的地位！我第二天早晨八點鐘即須上值，這真是多麼苦啊。』

『昨夜我在防空壕裏等得真是倦不可支了，』一個青年女乘客說：『因此我就出壕步行，想走回家去！但我走時依舊步步留心，一面走一面細聽細望，一聽見高射炮聲時，我就立刻逃進最近的防空壕去。在半夜裏這樣走路，真不是舒服的事情。』

『當然不舒服的，』賣票員回說：『我以為最可怕的一霎，並不在他們擲落炸彈之際，而實在他們突然俯衝的時候。像我這種人其實應該跟着衆人避到防空壕裏去，那末，等到警報解除時，我就可以送大家回家了。』

在各處戲院和音樂院裏，遇到節目完畢而警報還沒有解除時，即加添臨時節目以消磨時光，有時這種臨時節目竟須延長到六七小時之久。數天之後，大多數人民已在有警報時置之不理，照常作他們的事情；我也只當不聽見，照常寫我的文章，我對於空襲漸漸地竟至漠不關心，甚至解除警報的信號聲傳來時，我還錯認作是另一次警報。有許多家大百貨公司的屋頂上都已有着特地立在那裏眺望情形的人，並另有幾個報告消息的人，以便隨時奔到樓下把天空中的現象報告給避在地下室裏的顧客們聽。

『西北角上有一股黑烟……現在已一無所見了，我來開一張留聲機片子給衆位聽聽吧。』

某著名日報的一位記者轉述一個美國通訊員的話說，紐約報紙在德國轟炸機初到英國試行襲擊時，便已接連不斷用大字標題來刊載一切經過，以致到了電擊戰真正發生時，他們竟至沒有驚人的標題可用，因為這一類標題都已用盡了。這個情形，他說，使他記起從前有一位聖路易某報的編輯人，他在出去作一次假期旅行回來時，發覺他所密藏的幾個為應急而備的大字標題，竟已全數被他的代理人用了出去。

『笨人，』他喊罵說：『你難道不曉得這幾個標題是我特為上帝之第二次降臨而預備下的嗎？』

因人民之不肯注意警報而最受其累者，就是那批空襲救護員，因為依照規則，他們須等別人都已躲避之後才許自己躲避。但是臨危自若的工作者，也不是能够長期支持下去的。一個用無論怎樣大的標題不足以使美國報紙滿意形容的難日，已快要臨到倫敦頭上了。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們也已不能不承認每天早晨起身時因為隔夜的時時受到驚擾，我們總已是頭暈眼倦極不自在；警報的如此頻仍，已擾亂了我們的心曲，而使我們漸難集中我們的心力於工作。但不論這次戰爭是否是我們所願意，不論我們的工作是反對它或擁護他的性質，我們已一致打定主意決不讓它搖動我們的意志。我們必努力繼續工作，雖然明知成績決已比不上平時。我們之中，並且也有好幾個時時在那裏想到祇因過去的政治家之過失和太不活動，以致會使目前前無無數青年都不得不在飛行場裏和探照燈旁日夜不得休息地在那裏留心守衛。

每天早晨，在陽光照去隔夜的一切恐怖景象之後，我們必向四周仔細看望一下，看看有沒什麼熟識的所在已經失蹤。這種異常的生活真好像是在作樂椅的遊戲一種客廳中的遊戲，椅數比人數少一張，當音樂聲

作時，大家繞着這些椅子行走，等到音樂聲一停，大家即須趕緊占到一張椅子，祇剩下一個立着的人，——警報聲每發一次，我們即要暗付不知道誰又將遭殃，等到看見一個出外的家中人從大門口走進來時，必又大大的舒一口氣。

八月三十日，馬丁不能不離開英國到美國去履行一個隔年所訂的演講預約，這約還是在德軍沒有突破馬奇諾防線時所訂。在他沒有動身之前，敵機已幾次降臨過吉爾西亞街。有一天夜裏，我們正走在半扶梯時敵機的聲音真已如此的近在頭頂之上，以致我幾乎想把腦袋縮到脅下去，幾秒鐘之後，一枚炸彈的噹噹下落聲使我的渾身血液幾乎都凍結起來——這種噹噹之聲雖然以前並沒有親自聽到過，但朋友們的口中，和各種有關戰爭的書裏邊都已講述描寫過多少次，而使我一聽到時即能辨別出來。

『你可聽見嗎？』我喊着馬丁說：『這枚炸彈的聲音好像近在我們的窗外啊！』
我們緊張恐怖地立着細聽，等候着房屋的被震撼或倒塌。但等了一刻竟毫無聲息。

『必不是炸彈吧，』馬丁後來這般說。我們也就各自上床睡覺——他依舊睡在樓上，我則爲了謹慎起見睡在地下室裏，第二天早晨，我們才得悉兩枚延緩性炸彈恰恰掉在我們花園裏李查和希拉萊以前常在那裏玩耍的那片草地的百碼之外。

馬丁陡然心裏很不樂意，極不願意離家，但又不能不到美國去一次。我託他帶了一盒水彩顏色給李查，幾隻網裂的獸型給希拉萊，以補上次他們出國時我忘却送給他們的禮物。我在尤斯頓車站送他上火車向北

而去火車在下午四點五十分時於警報聲中開出直到第二天才到目的地。因為這時英倫全境都已遭受空襲，所以夜車都是十分謹慎地開駛，以防路軌或有毛病。

自從馬丁走後，我們全家除我一人之外，都已遠在美國了，於是倫敦就變了我的同伴。我覺得倫敦更加美麗了她自有史以來再也沒有過像在這次大難當前時的美麗。從我家這所寂寞的房屋的窗戶望出去時，泰晤士河蜿蜒蜓蜓的真像一條晒在陽光下的光亮大蛇。夜裏，在全城一片黑暗的上空，星斗的光亮更加清晰正如千萬粒金剛鑽綴在一幅深藍色的絲絨上面一般。我到舊甘新頓方場附近一個朋友家裏去盤桓了幾天，在那裏看見公園裏花壇中的天竺牡丹和天竺葵花，依舊開得一片金黃燦爛，幾乎可與夜間天空中被照明彈照耀而發出的紅光爭一日之長。這個古老的城市，似乎在這時特地顯出格外的美色，以便使人民看在她的分上更能耐將要臨頭的苦楚。

在九月中第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被邀到牛津街去出席一次會議。會畢回家時，我決計步行回去，中途穿過公園時，我看見許多人一堆一堆的齊集在防空壕門前，我心裏很奇怪，不知道他們在那裏幹些什麼。但不料我剛走出聖喬治醫院對面的公園大門時，四面的高射砲聲已轟然齊發，我趕緊抬頭一望，只見十二架納粹飛機已在天空盤旋，高射砲彈在它們四周爆裂，發出滿天的火花。

「這是空襲呀！」我脫口向旁邊站着觀看的一個人喊着說：「怎麼沒有聽見警報呢？警報會發過嗎？」
「早已發過了——，還在半小時之前哩，」她回說，於是我們才知道大概必是我們開會時的拍掌聲太響了

致連警報聲也聽不見。我略略遲疑了一會，覺得天空的景況很足令人興奮，即僱了一輛汽車趕到甘新頓到我朋友的家裏，走上她家的屋頂，去眺望一陣陣的火焰從碼頭方面向天空中直冒起來。

碼頭的大火直燒了一夜；實際上第二天依舊餘燼未熄，直到兩天之後才完全撲滅。旁晚天黑之後，這片大火竟把倫敦市照得如同中午時一般的明亮，這使幾百架飛機作第一次大規模的轟炸倫敦市時，獲得意外的便利。這次大轟炸，我的朋友和我起初都沒有覺察，直到聽得各處禮拜堂的鐘聲齊鳴，我們還在那裏驚慌地細聽，心想不知道是不是德國人所恐嚇已久是大轟炸今天晚上真個來實行了。在警報聲剛剛發出時，一個依多尼亞籍的女僕已從門簾外伸進頭來向他們喊着說：『快去看啊！火光已照得天空中一片通紅了。快去看啊！』

我剛站起身想向窗前去時，一聲巨響突然爆發正像一個霹靂來擊中了我們所在的這所房屋。我竟覺得倒在地上暈了過去；但幾秒鐘之後，我居然掙扎起來，趕緊向地下室逃去。剛剛走到時，第二聲巨響又來了，這比上一次的還要厲害，震得連房屋都兜底動搖，如同一隻小船被大浪衝打一般。這時燒飯的女僕也已進了地下室，她覺得整所房屋好似已離了原位向前倒去，在那一霎時，她還當屋中所有的人將被拋擲到街心去了。屋中的窗戶原是開着的，上面的玻璃都已震碎一陣陣的硫磺氣味從夾道中飄了進來；約在一小時之後，我覺得臉上的皮膚刺痛，才知道我的面部已不知在什麼時候被火灼傷。我鼓起渾身的勇氣從地下室走到電話機所在的地方，我這時也像普通從死裏逃生的人一時還沒有感到反應時一般的鎮靜地在電話中

說：

「可是甘新頓警察署嗎？待空襲過後，請你們趕緊到法蘭雪斯方場三十七號來看一看。我們這裏必是屋頂上或房屋的旁邊中了炸彈了。我還不知道房屋已燬損到什麼程度，不過覺得好像已在我們的頭頂上完全倒塌了。」

幾分鐘後，警察即已來到；這時空襲還沒有完畢，但他們已知道敵機非到天明決不會離去。他們在一二寸厚的碎玻璃和瓦磚堆中驗看房屋的燬損處，走來告訴我們說，在我們這所房屋的四百碼之內，在三秒鐘的時間裏一共掉下七個巨型炸彈。後來，他們又查出那枚幾乎把他們這所房屋完全炸燬的炸彈，其實並沒有直接掉在我們的屋頂而是中在毗連的一所房屋頂上最令人驚奇的，是在那所被炸彈所擲中的房屋的二層樓上一個正在洗浴的婦人，除了受震之外，竟絲毫沒有受傷。

警察去後，我坐在地下室喝咖啡，我的兩手這時已抖個不停，我到這時才感覺到先前這次爆炸的震力真可說是大得厲害。我自己並不知道我的臉上是否也已像別人一般的青白，同時我又因為自己竟能逃得性命，覺得其奇怪正如有神助一般。

第十八章 週年紀念日

九六

一九四〇年九月三日是星期二，這是第二次歐戰的第一個週年紀念日，倫敦又有空襲警報，時間是上午十點三十分——這是八月十五日以來第三十二次警報。這次警報在十一點三十分時即已解除——距離張伯倫在去年此日時於廣播中對德宣戰剛是一週年。這天的警報並非虛驚，灰色的雲層之中，飛機的軋軋聲整小時沒有片刻停止——德國飛機的沉濁聲音和英國飛機的輕快聲音歷歷可辨。倫敦全市中不論那一個地點都覺得飛機好似就在自己的頭頂上。

等到警報一經解除，慣常的人們已照常出外去買東西。所有的街車，都已被離家稍遠的人們搶着僱去，所以在空襲過去五分鐘之後，街上已沒有汽車可以僱到。在空襲時照例暫停辦事的郵便局也都已開門，購買郵票和寄遞包裹的人又照常十分擁擠；郵袋已堆滿在揀信處門口，電話和電報都因使用的人過多，以至於大受耽延。

在我常去辦公的機關裏，我看見一位同事爲了一個住在約克夏郡的朋友的父母那在死傷之列，因而在那裏傷心。

「台尼斯的母親炸死了，而他的父親又炸去了一隻臂膀，」他很悲傷地告訴我：「但那架施行轟炸的那

其斯飛機也被打落下來當台尼斯到驗屍所去領取他母親的屍身時，看見她恰巧睡在炸死她的那架德機裏一個德國人的屍身之旁。

早晨的騷擾過去之後，下午也發了一次警報，以後即一切平靜，仰望空中，碧天如洗，一抹一抹的雲痕如掃帚一般在空中行過，但這個甯靜的天空在片刻之前還是死亡的來源，其矛盾之處真令人有些難解。我因所受的印像已經太深，以致就是一隻在空中飛過的白嘴鴉，也覺得很像一架小型轟炸機，也具着一種嚇人的姿勢。但是西北角上一片富有光彩的雲堆，幻出一個滿佈着白沙灘的海濱景物，使我看到時覺得真像一個可供疲乏之人作最後休息的場所。我漸漸覺得這一片傍晚時的天空，正可像徵我們這一代人的身世，將在經歷過無數的艱辛亂離之後，在晚年時總會得到長期的寧靜。

我們對這個因經患難故更加寶視的海島，覺得它所有的夏季景物，仍像宣戰以前一般美麗。但島上現在已有了荒涼的地點——倫敦市中已有好幾個區裏的房屋，街道，或工廠受到破壞；濱海處有許多城市，門面上雖依舊如常的瑰麗莊嚴，但背後已是一堆瓦礫；威爾斯，蘇格蘭，英倫中部和西部也都已有了殘損的創痕。島上毀損的程度，雖遠及不到一九一五年時法國所遭受者那麼厲害，但確已是數百年來從未見過的了。

當我從家中走到百碼以外李查和希拉來以前時常在那裏遊戲的那片草場去看看炸彈洞穴時，我即感覺得這一次戰事之於我們英國女人，正好像二十五年以前那次戰事之於法國和比利時女人一樣。我們已不必穿

上制服乘了船，如我常年一般，才能目睹到戰爭的景像，我們雖然堅決不讓空襲警報來搗亂我們的日常生活——其實連我們自己也不能知道究竟須忍受多少時日——但戰爭的事實終已擺在我們面前，不論我們是否願意看見它。我們已在努力於繼續我們的日常工作——不論是守衛飛行場，在公事房或工廠裏做工，在醫院裏看護病人，煮飯，或寫作文章——盡我們的力量集中我們的心意於工做上，以冀力拒戰爭的影響。

有時，在這種堅決的自治中間，我們也曾靜了心細細思忖一下——在慣於做思慮的人們，在徹夜不眠之中，更易於使他們迴想到過去的時代，而做更爲詳盡的思索。當我們仔細思忖到漸近的經過時，我們即覺得這過去的一年中，真有着怎樣豐富的史實：是變故不斷發生的一個年頭，我們想到波蘭，芬蘭，挪威，丹麥，荷蘭，和比利時之淪亡法國如一株大樹在盡根處被虫蝕一般的突然傾覆；英國遠征軍從鄧扣克之神奇的出險；英國政府在挪威王室撤退後之變遷；甘德，愛賽克斯，和倫敦上空的空戰。我們又想到結果迫使英國不得不單獨作戰的種種因果，其實呢，只要當時出席歐洲會議的英國政治家也肯像目前的英國人對付戰事一般大大努力一下，則這次戰事也未嘗不可避免，但時至今日却也祇好付之一歎罷了。

不少的人們大概都已能領悟到過去的歷史，其中所記載的其實盡是些人類所遭的苦難，而並不是記載人類建設上的成就。我們這批人中，有許多都以爲「那個沒有歷史的才是真正快樂的國家」那句話的意義，其實就是：「那個沒有災禍去打擾她的進步史者，真是一個何等幸運的國家！」我還記得當英王愛德華八世退位那一天晚上，我在密特爾斯勃羅做演講時，曾對聽衆說過：「我們對於歷史都犯了太過於視之若罔

然的毛病」那句話。當我說那句話的時候，我確乎還沒有能夠料到世界大局將有怎樣的演變——雖然我在那年春天已經遊歷過德國，已聽到大選之夕希特勒在柯隆所做的演說，和接着德軍之開入萊茵區域之後，我早已看出以後變故的種種可能，不過我在那時還懷着希望，以爲那些腦筋遲鈍的歐洲政治家，也許能及時出來加以有效的阻止哩。

我們現在已處於一個災禍之烈，曠古無匹的時代裏。但不論我們所操的是何種職業，不論我們所抱的是何種主義，我們都已打定主意在這次單獨做戰之中做忠於英國的，富有天良的子民。

在戰事週年紀念日後的星期日，各教派中人又照常各自去做他們的禮拜。自從甘新頓我那個朋友所住的房屋被炸那次以後，隔夜裏倫敦又遭了一次猛烈的轟炸，我們即感到敵方的空中電擊戰已進了一個新的時期，將需要我們以更大的意志力去忍受。

我一早即出去察看掉在我們這個區域裏的七枚炸彈會留下些怎樣損痕，我一面走，一面心裏發願必要有着更大的勇氣，以便使我能更爲鎮靜地去面對這種慘景。在頗爲寒冷的晨光中，我走到甘新頓那個朋友的寓所左近，默想這個地點在未受燬損以前的一切的景物，如：寬闊的兩旁種着樹木的街道，和街旁成排的整齊房屋。但我頓時又想到我其實何必跑到溫勃爾頓來看戰爭的痕跡，因爲大概不消幾天之後，我自己的居處地點也必會有同樣的慘景了。佛蘭雪斯方場左近各家的房屋中！幾乎已看不到一扇玻璃窗，但是胡斯

德花園裏的房屋則毫無損傷，各家的門窗都完好無恙。佛蘭雪斯方場原是一個小康之家的居住區，但這時已完全變成了一個貧民窟的樣子。當我走過一羣站在那裏呆看着燼餘的人們時，我的耳旁飄來一陣附近禮拜堂中的唱讚美詩聲，這種唱詩聲夾在小工們打掃碎玻璃和瓦礫的聲音裏邊，使我的心頭發出一種說不出

的感覺。

在經過隔夜那種受驚和辛苦之後，我們真會在跪下去做祈禱時不自禁地睡去；而我們也更難於聚精會神地聽牧師的佈道演講，雖然他那番爲了「受傷者，受痛苦者，」所作的呼籲，其實就是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大家都快要遭到的命運。我向禮拜堂中的會衆望望，覺得許多個頭髮灰白，面有皺紋的人，大都是在二十五年以前祈求上帝不要永遠發怒的那一批男女。

當我們耳朵裏還充滿着讚美詩的餘音走出禮拜堂時，警報剛又發出。公共汽車裏已擠滿了乘客；空的汽車紛紛開到禮拜堂門前來接客人；有個會衆因爲在隔夜裏已飽受過驚駭，即趕緊避進附近的防空壕去。

第十九章 一九四〇年式之鄉間巡禮

在忍受了四個星期聯續不斷的轟炸之後，到薩雷郡鄉間去作一次三日之游，是一個很引人動心的邀請。我們也明知這個地方並不能保證安全——無論那一郡的鄉間都沒有真正安全的地方——但至少可以暫避嘈雜，安安靜靜的睡上一宿。

因此，我和我的朋友便接受了這個邀請。但這一天，要到滑鐵盧車站去乘火車又成了問題，因為隔夜剛被一枚炸彈炸毀了到車站去的馬路，但我們的汽車繞了半天，總算開到了車站的大門口。站裏寂靜得怕人一兩個腳夫交叉着雙臂，站在月台的柵門前。

我們貿貿然向他們詢問下一班到某地方去的火車在什麼時候開行，但他們竟對我們冷笑了一陣。

「什麼地方都不能去了。這裏已停止辦公。」

「這是否說我們已無法可以到某地方去了嗎？」

「只有到郊外的小站去試試看。此地則不知那一天才能恢復售票哩。」

我們因為要想求得一兩夜的安逸起見，更加不肯舍棄這一次旅行，所以即命汽車駛向郊外的小站。我們繞過許多條已經不准通行的街道和碎玻璃瓦礫之場，剛駛到克蘭潑漢區邊界時，一個穿着制服的國內防護

隊兵士揮手止住了我們的汽車。

『請原諒，你們不能再過去了。前路已發生變故，我們已奉到命令禁止一切車輛前進。』

『但滑鐵盧站上的人告訴我們，說這裏的小站依舊有列車開赴某地啊。』

『列車確依舊開行，但前路是否安全，沒有人能保險。兩位如需要協助的話，我可以替你們把旅行支票拿過去。』

我們即跨下汽車步行，那個兵士則替我們拿了皮包走過一段馬路直達車站。站裏早已有許多人排着行列在那裏等候挨次購票，我也就立入行列之中；櫃上一個售票員這時已鬧得手忙腳亂，因為這個小站上的旅客從來沒有這般多過，而且所要去的目的地又是這個小站向來不很聽人提及的陌生地名。剛要輪到我買票時，聽慣的警報聲又突然來了。

『警報！警報！旅客們快到本站的防空壕裏去避一下吧。』

我們決計不去躲避，因為火車已快要開駛，在平常時際，我們的火車旅程不過四十分鐘，因此我們覺得避在站裏和坐在火車裏，其實並沒有什麼大分別，況且車站也更是一個最易被炸的目標。

火車時駛時停地走了二十分鐘之後，我們心裏即漸漸感到這次旅行未免過於冒險，因為頭頂上面已發生了空戰的機關槍聲。在空襲時候，火車裏的板窗是照例拉起來的，所以我們並不能看見什麼，但在陪里蘭公園小站停下時，我們即看見車上的旅客紛紛跳下火車，去找尋隱身躲避的處所。我們把板窗拉開向外一

望時，即看見炸彈如網球一般掉在路軌外面的公路上，又聽得機關槍彈如雨點一般打在車頂的聲音，駭得我們連頭髮都豎了起來。

「快爬下吧，」二位同車的男客板起臉勸告我們。

於是我們也不顧地板上的齷齪，趕緊赴了下去，同時火車也開行了。我心裏暗想這一次恐怕一定逃不過了。我頗自悔既然生在這種亂離多難的時世，何以還不知道自己謹慎一些。

但這次列車真是幸運得很，居然沒有被炸彈所中。換車處的大站裏備有一個地面防空壕，但敵機這時已移向倫敦市中心區，所以我們也不再進去躲避。不久之後，一列到某地方去的快車已駛進站來，停在對面的月台邊，於是我們即舒了一口氣，跨了上去。在我們所乘的火車剛到目的地時，解除警報的信號也同時傳進我們的耳朵。我們這次危險的旅程一共費了三小時。

我們所到的這個地方，在外表上也和別處的鄉村大致相同，但這是居民已非常擁擠，生活上已不很舒服並且已很為嘈雜。它也像別個附近倫敦的鄉村一般，已擠滿了軍隊和從倫敦撤退的人民。每天夜裏，敵機都經由這裏的上空向倫敦飛去，偶爾也會擲下一兩枚炸彈，炸毀一兩所並沒有地下室設備的住屋。天明時它們又經過這裏飛回去，也會再擲下幾枚在倫敦所未及擲落的剩餘炸彈。

第一晚上，我們因為實在已疲倦不堪，也不再顧到什麼炸彈不炸彈，丟開一切沉睡了一宵。但第二晚上聽見頭頂上的飛機軋軋聲時，我們又恢復了常日的就憂念頭，以後的一個炸彈可會剛剛掉在我們的頭頂

上嗎？

第三天晚上，從倫敦方面傳來的高射砲聲越加劇烈，顯見那裏的空防已新加增強。我們的所在地距倫敦只有三十哩，所以正是一個瞭望倫敦空戰極妙的地方；我們只看見高射砲彈如焰火一般在滿空中爆炸，再加上炸彈爆裂時的藍光，使我們如看了一次大節日的放焰火，但回心一想時，又覺得寧可身處其中，而不願意立在遠處作旁觀。肯伯蘭湖區，威爾斯島北部的山區，或第馮那的深谷中，都還有很爲安全的地點，但倫敦附近的四圍，則都已經遇到了戰事。

第四天，我們乘了汽車回城。這天雖然大雨，但我們的汽車還沒有駛出薩雷邊界，警報又作。當汽車繞着還沒有禁止通行的幾條公路，在碎玻璃和瓦礫堆中駛過時，炸彈已像雨點一般向福爾漢和甘頓兩區掉。我一直坐了汽車到倫敦西部我所新賃的一所公寓房子裏去，因爲我的管家勞勃脫將送他的太太和孩子到鄉間去，吉爾西亞街那所大屋裏已祇剩我一個主人，很不便利，所以我已另賃了一所較小的公寓住屋，擬等大局平靜時再搬回去。

我剛走到這所公寓的大門口，遠處的高射砲聲已隆隆發響；倫敦的上空又發生了極其劇烈的空戰。我抬起頭向下雨的天空中四面找尋飛機所在，瞭望了一會之後，即看見三架巨型的德國飛機突然從一片很低的黑雲裏飛了出來，好像直向我的頭頂俯衝過來。我不敢再大意了，即飛身向公寓的地下室逃了進去。我走進地下室後，看見餐廳裏剛在開飯。我也便坐下去吃，但心裏不免想到戰士正在那裏拚命，而我們倒舒舒

服服地坐着吃東西，未免有些太不公平吧。

但我的安逸也不過是短時的，因為我還沒有吃畢時，忽有人打電話給我，於是我就走到第一層上電話處去接聽。對面說話的人就是勞勃脫，這時他已臨時避在倫敦東頭的某處，他很驚惶地報告我說，一枚延緩性的炸彈恰巧掉在吉爾西亞街我家房屋的數碼之外。他並說，警察因防這枚炸彈隨時爆炸，已禁止一切人等走進這所房屋了。

第二十章 倫敦的時辰到了

時日雖已在九月中旬，但天氣還很炎熱，我每天早晨必費上許多工夫和吉爾西亞的市政局通一次電話——因爲這幾個月中電話線分外的忙，所以必須撥幾次才能通話——但每天所說的幾句話，前後差不多完全相同。

「不，夫人。你家後園裏那枚延緩性炸彈至今還沒有爆發哩。」

「如此說來，我也只好每日打一個電話給你們，向你們詢問下去了。」

「但你不能派一個人來面問嗎？最好請不要再打電話，因爲這裏的電話實在太忙了。」

「我有誰可派呢？」我回說，一面即想到地底火車站有許多處都已封閉，就是僱了汽車前去，也不知道須繞過多少個灣才能找到一條可以通行的通河岸馬路。「我現在的住處距離吉爾西亞很遠，而且家裏一共只有我一個人。」

「如此說來，只有打電話一法了。但一兩天之後，你也許可以去探視一下……」

我一面記掛着這枚不肯通融的炸彈，一面向就近的郵局走去，去打一個回電給馬丁，告訴他我依舊無恙，因爲馬丁在昨夜會極不放心地從紐約發了一個電報來探問安否。

「請你投一張延緩性電報（意即慢電——譯者註）的空白給我，」我向櫃上的女職員這般說，但不解她爲什麼好笑起來。

一兩天之後，我真個親自到吉爾西亞去了一次，我一面走，一面心裏暗想不知道我們那所房子是否還依然存在，還是也已像別的遭難之家一般，祇剩了一堆瓦礫和一些斷壁殘垣？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房屋竟依然無恙，門前的鐵絲網也已撤去；那枚炸彈顯然已在上兩天我未能和市政局通電話時爆炸過了。由於空襲救護隊的努力，吉爾西亞荒涼的河岸已暫時掃除乾淨，但是通到英王大道的那幾條橫路上，已少去了好幾所房屋，而變成瓦礫之場了。這幾所房屋裏的死亡名表，我已在泰晤士報上看到。

湊巧這時剛沒有警報，我便走進我們那所空屋探視了一下。因爲我們之被禁止入屋已有好多天，屋裏的鐘都已停走，以致屋中竟變成死一般的寂靜，迴想起以前家人團聚的日子，兒童的笑語，馬丁和我的閒談真像已經隔世。由於炸彈爆發時的震力，樓梯上佈滿了灰土和石灰屑，李查和希拉萊向日的游要室裏，灰土屑積得更厚。在最上層我的書室裏，遍地板都是書籍，因爲那一天勞勃脫剛把書籍從櫥中搬出，想要揮掃一下時，炸彈恰巧掉落下來，以致他也只好丟下了書籍逃命；一具電器揮掃器也橫倒在地下，正可以象徵歐洲家庭生活之被戰爭所傾覆的情形。

「我真有些忍不住了，」我很傷心地作着迴憶，一面即把瓷室牆上所留剩的幾個鏡頭框除了下來，面朝下的安放在地毯上。『我必須把傢具也設法堆存起來，在戰事未終了以前，我們大概已沒有再住這所房屋

的機會，而戰事將延長到幾年誰又說得出來？在倫敦被如此猛烈轟炸的時期中，我又怎能忍心叫麗蓮（勞勃脫的妻）帶孩子回來看守屋子——若單是我和馬丁兩個人，則這所房屋又未免過大了。」

這天晚上，我接到一個紐約友人寫給我的一封信藉信。

他的信上說：「當你在八月三十日寫信給我時，他當然萬萬料不到倫敦的遭難竟會如此之深。」

我非常贊同這句話。其實呢，在我讀這封信的時候，我也還未料到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頭。便是這一天夜裏，三處醫院和好幾所教堂都被炸彈所燬；倫敦西部某禮拜堂裏一座三十呎高的尖塔，被炸得只剩了一堆碎石片。一家著名的旅館也中了炸彈，睡在被炸部分房間裏的一位陸軍上校和太太同被炸死。倫敦中部四百碼半徑以內的區域裏，所有人家的窗玻璃盡被震碎。某大街上又突然發生了火災，這倒省去了那其斯飛機擲下燃燒彈的手續。距離我的寓所不足五十碼之外，兩所毗連的房屋被炸彈所中立時倒塌；當炸彈從我家的窗前飛過時，我覺得我所住的這所房屋好像整座動搖，木片鋼塊似乎已向我的頭頂墮落下來，實則是我駭得顫抖罷了。這一夜，我被打攪得徹夜無眠，因此，我在七點半時便到街上去走走，只看見對街那所被燃燒彈所擲中的房屋，餘焰沒有熄滅。

這天下午，我和一個朋友同去旁聽倫敦東段某地點友助會所召集的一個緊急救濟會議；許多個伯明罕教友會訓練中心裏的青年，都特地趕來列席討論應付各居住區遭受大轟炸後的善後救濟事宜。大多數的街道這時都已不能通行，所以我們繞了半天才到達那裏。

我在汽車駛過斷壁殘垣時在心裏暗想：「喬治大叔」（英國的護國神祇——譯者註）幸而早已升天，否則他目擊這一個他所手創的物事遭到如此的慘禍，豈不要萬分傷感嗎？」

我們的汽車剛剛開到會所時，警報聲又突然大作，因此，會議即改在新經粉刷的地下室舉行，裏邊的天花板是開骨水泥所造，地下並鋪着很厚的褥子，頗為安全。

剛在數日之前，這裏的居住區邊沿正被一枚空中魚雷所擊中，以致整片的小住屋盡被炸燬，其景像正和我所看見法國第一次大戰後遭過兵燹的鄉村完全相同。會議時，有許多個避難於友助會的婦女也帶着孩子同來列席。我不禁又想起了斯文彭的一句詩：「守夜的人啊，夜間怎樣呢？」我覺得前途倘若還有光明的日子，這批教友會的青年實將與有其功，因為我們已下决心到倫敦窮苦人民的區域裏去設法恢復已被攪亂的秩序，而他們之所以遭此大難者，完全出於不負責任的政客們之賜。

到會的人集議了許久之後，不得不作結論說，倫敦東段的問題——被燬的房屋，無家可歸的人民，地面防空壕的缺乏，和原有者裏邊的日漸污穢——實是範圍過於廣大，非由擁有實力的地方政府機關出來擔任辦理，別人實不能作有效應付。被空襲所威脅的人民，已經違了政府之命占據了地底鐵道為避難處所，因為這個地方深在地底，很為安全。一到夜間，這批男女們即帶了孩子，携着被褥枕頭擠到這個力所能到的唯一地點去躲避。民衆所組織的慈善機關，充其量不過能够在這批窮人的日常需要上略給一些補助，其他即無能為力，雖然他們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去督促懵懂的官廳趕緊實施他們早就應該着手的救濟。

我們實在已疲不能支，不願再到公共汽車裏受擠軋，所以就僱了一輛汽車回到景像較為看得過去的瑪麗勒麗區。我們在途中所見的景像，其實真像在噩夢裏所見一樣。在瑪爾安街上，差不多每兩所房屋中必有一所被燬；我們又在沿途看見無數個被延緩性炸彈所趕跑的職業人士，都是手提着皮包在街上行走，大約都是想去另找可以避難的地方。各處的街道已有許多條不能夠通行，即是可以通行的幾條，也滿路看見炸彈炸成的洞穴和堆在旁邊尚未掃除的瓦礫；以前銀行和堆棧大廈所在的地方，都已變了空缺。汽車開到歐斯頓轉時，路上的車輛擁擠不堪，以致只能如牛步一般的緩緩前行，開向瑪麗勒麗。這裏雖然也有着幾所被炸燬的房屋，但我們覺得總還算是回到了文明之區。不過我們不久也就要知道就是這一些區區餘剩的文明也快要完全毀滅了。

第二天早晨，牙醫生力勸我拔去一枚時時作痛的齧牙。我很歡迎這個主張——旁人聽了大概必會覺得奇怪吧——因為我以為短時期內在開藥的效力之下失去一會知覺，至少可以使我稍稍得到片刻的安寧。真不湊巧得很，我在失去知覺的時候，一次劇烈的空襲也正在開始進行，而警報聲也正在我回醒的時候遍聞於全市。

在拔牙手術已經完畢，空襲也已過去之後，我們即走出去視察隔夜的轟炸成績。約翰，魯易斯大百貨公司據說在夜間中彈之後，至今還在那裏焚燒；華爾普，和波恩——霍林華資百貨公司都被燬；龐特街也

已變成一片瓦礫場，但聽說白金漢宮所受的損害則已經修復，而兩天以前險些把聖保羅堂完全炸燬的那枚重有一噸的延緩性炸彈，則已由工兵隊移去，丟在赫克納沼澤裏聽它自己爆炸。

在牛津街上，救火隊依舊在那裏用皮帶噴救約翰，魯易斯百貨公司的大火。至於使這家公司遭受損失的究竟是火呢，還是救火的水沾着較大成數，則惟有保險公司才能估計出來。這所大廈已像一隻古代的巨獸一般祇剩了一副骨架，祇剩了幾堵既沒有門戶，也沒有窗戶的空壁。上層一扇已經破碎的窗戶，還拖掛着一副要網，在風中飄盪，使行路人見了都記起昔日的何等繁華已成了過眼烟雲。

在閒看的人羣中，我認出一個向來認識但從來沒有和他交談過的作家：是一個大西洋兩岸都很聞名的小說家。他的身材很高大，這時以一種毫不感動的態度在那裏觀察火場。後來我聽人說，在一枚延緩性炸彈已經掉在她住所的左近時，她依舊極堅決的不肯離開屋子；她居然很準確地猜測到這炸彈爆炸時，其方向必是向着對面而去。她竟毫不畏懼地照舊留在自己的家裏——這真可以媲美古時喀珊特拉之居留特壘市，眼看敵人之進攻市中了。

這天夜裏，燬滅之難輪到了攝政街的頭上。第二天我從兒童出國事務部抄近路步行回家時，看見攝政街上各店舖已沒有一扇完全無損的門窗，或一座乾淨得沒有焦痕的門面。在街盡頭的轉灣處，彼得，羅賓孫大百貨公司的大廈還依舊存在，但半邊已經殘燬。只聞得一股枯焦木頭的氣味；街上的碎玻璃，積得差不多已有腳踝一般深。有一家具店裏，櫥窗的大玻璃已完全破碎，但陳列在內的一對磁花瓶却完全無恙，依

舊好好的站在架子上。

行人道上開看的人很多，但都是默然不作一聲。這一批，倘若不就是八月四日在海特公園依在沙包堆前脫了鞋子乘涼的那一班人，則也必是類似這班人者；但是現在，他們已好像剛從夢裏醒來一般，也會非常驚駭，甚至說不出話來了。他們不顧一切的在搖搖欲倒的破牆前走過；玻璃碎屑洒落在他們身上，他們也不管。一個戴銅盔的警察很失望地大聲喚着他們：『喂！留心些！你們難道連常識都沒有的嗎？』

我自己提醒自己說，這就是戰爭——就是瑪德里，和赫爾幸基所見過的戰爭。我以前再不相信它竟會降臨到倫敦來；但是現在在英國許多地方都已遭到大難之後，命運的輪子已轉將過來，而使倫敦也到了她的時辰。

第二十一章 學校中心

就是在戰爭時期裏最肯原諒鐵路行政的人，也不能再堅持着說派汀頓到牛津去的火車已有甚麼顯著的進步。今天是九月下旬的某一天，倫敦和里汀兩處一早就有警報，向西去火車的誤點已漸漸從半小時加長了兩小時。這條路是幹線，而且地位很好，沿途並沒有什麼能被炸塌的隧道，或被炸斷的橋樑，但路線上依舊免不了發生種種的「意外事故」，以致西行的列車都須繞道許多向不經過的支路，而使從郊外四鄉趕到城裏去辦公的人們非常心焦。

在里汀，列車誤點，使旅客們等候了許多時候。車站裏已擠滿着攜帶行具的兵士和攜帶行李的撤退人民，都很喪氣地在那裏等候到牛津，勃列斯都爾，格勞斯德，或南威爾斯去的列車。站台上已堆滿了等候運送出去的郵袋，紙屑和稻草屑狼藉滿地。幾個倫敦東區的窮苦女人，手裏抱着小孩立在郵袋中間很心焦地在那裏等候，她們都是臉色蒼白，眼下露出黑眼圈，好像都已有幾個星期沒有睡覺……

我們正等得不耐煩時，一列火車駛進來了，但車上滿載着撤退的兒童，向西飛馳而過，連停也沒有停。車中的兒童都向我們揮手歡呼，站台上許多個婦女和孩子也揮手作答。這些並不是慌張逃難的人民，而是照着政府所規定的緊急辦法作有秩序的撤退，不過在辦法實施時，政府未免過於遲慢了，撤退者

的鎮定神色，使我們回憶西班牙內戰時瑪德里的景像，而覺得他們並不像六月間巴黎人民亂逃亂竄的樣子。我記起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向馬丁所說的那句話，默默地點着頭自語：「不錯，瑪德里！」

又等了好一會，我們居然已跨上了火車向牛津開去，但到達那裏時已經在下午的一點三十分。我這次是我的母校牛津大學去作兩天盤桓。上一次歐戰的第一年，我還在裏邊讀書，現在，我是要去看看這第二次戰爭於母校有着怎樣的影響。當我們的火車緩緩駛過公墓和煤氣廠時，聽見十幾架飛機在頭頂上盤旋的聲音。這批是長期保衛這個區域的驅逐機，因為這個區域乃是英國文化的發源地，而蘊藏着這個文化的又都是些倘若稍受損傷，便付了任何代價也是無從彌補的玻璃和古石，我回想到幼年在這裏讀書的時節已經過一次憂患，但竟不料目前又會經過更厲害的第二次，我想到這裏時，飛機的聲響斷斷續續地飄進我的耳朵而飛機的本身也時隱時現地在雲端裏穿來穿去。

下了火車之後，我在擾攘不堪的人堆，自行車，孩車，手推車，衣箱，軍隊，學生，婦女，和兒童中間一步一步的擠出去，走到米市街一家黑暗而又十分擁擠的餐館裏，費了許多口舌，才說動了一個形容疲乏的女侍者替我備了一份飯食。飯後，當我循着聖邁爾街向索默維爾學院我所預約的宿處行去時，我又走過那座高而細的第一次歐戰紀念碑，看見他如同一枝長荷根上的蓮花一般獨自巍然站立在那裏。碑上的一句銘文依舊靜默地紀念着那批二十五年之前「上前線打仗和戰死沙場的戰士。」

在經歷過市區的擾攘喧嘩之後，索默維爾總覺得是異乎尋常的寂靜。一座依照新形式建造以襯托校園上

面那座穹門的威武門樓，已替代了我在這裏讀書時的幾間茅屋。校園裏的草場上也是寂靜無聲；這片草場現在因爲四周已添造了新屋，所以已經成爲長方形。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個可以指點我宿處的人，我並且已漸漸地心裏突兀起來，不知道是否已有人接洽過這件事情。我循着中央的一條走道向西屋走去，行過這所房屋時，即記起當初讀書的時節，怎樣在寒冬夜間，爬在火爐前的地毯上聽溫尼拂雷，霍爾培的高談闊論。這所房子裏現在已沒有學生住着，後來我才知道，因爲在戰事期中，它已被對門的拉克列夫療養院的看護占去作宿舍了。

我在穹門之下徘徊了好半天，希望能遇到一個指引我到宿舍去的人，後來，大門忽然開啓，學院的主任恰巧走出來，她手裏拿着一籃秋天的果實和雛菊，我覺得他的豐彩和二十年前依舊不相上下，真想不到光陰如箭，我們已經置身於一九四〇年了。

『你將要覺得這裏的一切已並不「如常」，』她告訴我：『半個倫敦市的居民已擠到了我們這裏來——還要加上很多從甘德移來的人。』

『這些人安頓在什麼地方呢？』

『他們現在散處於各學院裏，但我們這裏却還沒有住進來，這是頗爲奇怪的，現在各男生學院都已住滿——連基督會堂也在其列。湯姆，瓜特的廣場上已滿晾着嬰孩的衣褲尿布，真是此地有史以來所從未見過的景象。』

『那末，這裏大概還沒有炸彈掉下來過吧？』我問，其時決料不到已和我日常爲伴的警報竟會跟了我於同晚即光降這個地方，接着便是幾枚炸彈掉在五哩以外波爾山上的鄉村裏。

『到眼前爲止，還沒有過，』主任回說：『最近會遭空襲的地方是在弗雷，與克賽，並且掉在那裏的也不過是一枚很小的炸彈。』

『如此人口擁擠的地點竟還沒有炸彈掉下來，真是怪事——何況這裏還有很大的汽車製造廠。據你想起來，德國飛機之不到這裏來，是否怕英國人到海特爾堡去作報復呢？』

『嚇，有人說希特勒特地要保全這個地方，以便來接受名譽學位呢！』

我找到了宿舍，放下我的皮包，即獨自出去作一次步行的巡禮，巴禮與學院牆上的長青藤又現出紅的顏色，恰如一九一四年我初到時，和一九一九年再到時一般——那時我年紀尚輕，但已經過了一次戰爭，更料不到在中年時還會再經過一次更厲害的戰爭。聖約翰學院的走廊都已遮上了板壁，但裏邊那座著名的花園，却依舊一片青葱，草軟如茵，四圍遍地開着晚櫻花和紫菀花，並沒有什麼戰時徵像，

我走過三位一體學院的鐵門，知道裏邊已添了一個軍官訓練團的機關，又看見勃蘭克威爾書店依舊保持着它和平鎮靜的氣像，如在第一次歐戰時一般。它依舊保持着超黨派的學者態度，把西雪爾，約翰，加杜所著的基督教和平主義之重新檢討和里奧那特，胡爾夫的最新著作爲了和平之戰爭並排陳列在櫥窗裏。勃勞特街的波特連藏書樓這時已大加擴充，顯出了新氣象，但依舊掩蓋不了這家古老書店的古色古香。一所

黃色磚牆的房屋裏透過來一陣火酒氣息；我一看門口的紅字牌子，才知道這是新設立的一個「救急輸血站」。

我探悉丈夫的母校新學院本學期將照常開學，學生都將在兩星期之內到校。後來我從這學院裏的一位教授——他是馬丁的同期畢業生——得知在這次戰事中，這學院所受的影響很小，反而不像上次一般的弄得男學生差不多一個都不剩。據他說，本學期開學時，大概將有半數學生依舊來校讀書。目前大學生的軍役年齡是二十歲，並可以就近在牛津受二年訓練，期滿之時先由學校各發給他們一張修業證書，以備他們於戰事終了後再回來補足缺課，接受學位。

這時節，學生們雖還沒有到校，但街上已有不少男子。瑪格達倫橋的那一邊男子更多——是一批在做着另一種工作的工人。因為那裏就是世界聞名的牛牌汽車製造廠所在地，所以這區裏的人口早已比河對岸大學區裏繁盛得多了。

新學院的花園，風景之優美和聖約翰學院相彷彿。園裏的玫瑰花在濕地上開成一片粉紅顏色，校舍的窗檻上則滿爬着鮮紅的牻牛兒苗。佈滿了長青藤的牆垣依然沒有變更舊日的景象，毫沒有什麼損蝕的痕跡。我祇從走廊向裏邊望望，並沒有敢走進去，因為我實在受不了將會引起的舊時感觸。我清楚地記得十六年之前，馬丁就是在這裏的走廊上把一枚訂婚戒指套在我的手指上，那時我且會繡想：「我們的下一輩不知道是否也會來到這裏？」

這句問話現在的確有些難於對答了，因為不論這個學校是否能夠保存，但李查已遠在美國，而這時代人

事的變遷又是那麼的大。

從新學院走過去，不多幾步就是聖靈學院的前門。我走到門前時看見大門已經上鎖，牆上貼着一張通告說：『本校暫時停止參觀。』我會記得一九一五年六月間我在這學院作文學考試，因為心念在前線作戰的熟人，以致再也不能集中心思於試卷，那一天真是勉強繳卷的。事實上，一九四〇年寫作之困難，也正和一九一五年考試時之困難差不多。

我起初以為這裏再也不會有更比車站擁擠的地方；但走到高街一看時，才知道我的猜測是完全不對的。這條曲線形的大街上，來往的行人真是擁擠萬分，令人擠得甚至難於邁步，行人之中，滿面愁容的教授，從寶柏勒或潑萊斯都來的，手裏攬着孩子的難民都有。我從卡爾法克斯遙望米市街橫路上的鐘樓所在處，即覺得那裏的情形，正像戰前倫敦却令克勞斯最熱鬧時的樣子。

我爲了避免在人叢中擠軋起見，即走進了大學學院的前門。我看見裏邊禮拜堂的玻璃窗都已裝上護板；雪萊的紀念碑已經移去，大約已妥爲豎立在炸彈所不能擊中的地點。我又看見校舍前面的洋台上已擺滿了皮包，籐箱，陽傘，和防毒面具——顯然都不是學生的行李——於是我即向着門人探問：『這是怎麼了？依舊是一個學校嗎？』

『我們將在兩星期之內開學，』他回說：『但眼前這裏已暫時不成其爲一個學校。裏邊已住滿難民了。』
『這些可就是從倫敦東段來的難民嗎？』

「不，這裏所住的並不是這一批難民——但市裏別的地點則有許多住着。我們這裏都是從愛許福和甘德來的難民。這個市裏近來已突然增加了一萬五千居民，都是從別地方被迫撤退下來的。」

「但等到學生到校時，他們豈不須讓出嗎？」

「不然。官廳已逐漸把他們分配到各處的難民所裏去。他們最初因實在無處可去，所以都到這裏來暫作安頓。我們這裏也可算是一個臨時的集合中心。」

那天晚上，我從索默維爾學院的庶務員處，得悉天津市裏已租不到一間空屋，旅館裏也已賃不到一個空房間。就是本學院裏，將來有許多學生也須另尋宿舍，因為西屋已被療養院的看護人員佔去，而她們一時又找不到別的空屋可以遷讓。據庶務員告訴我，學院裏也招留着許多個陌生的難民，他們祇藉口以前曾有一個姪女或一個寄女在這裏讀過書，便硬要住進來。這市裏已是如此的情形，無怪我在高街時看見各店舖裏都擠滿了買客，街上都擠滿了車輛，擠得行人除了在劃有白線的路角上之外，已沒有穿過馬路之可能。這種嘈雜喧嘩的聲浪，再加上不斷在空中盤旋的保護飛機所發的聲響，攪得我耳朵幾乎聾了，甚至在已經走到一個較為清靜的地點時，還覺得耳朵裏隆隆發響，直待數分鐘後才恢復聽覺。

我今年已經四十多歲，並且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但一回到索默維爾學院，便覺得自己依舊好像是一個學生；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呢？我在緩步走回學院時心裏這般想着。我對校屋何以依舊有着一種敬愛之心，對於教授們何以依舊有着一種畏怯的念頭？這大概就是因爲這個學校中心——有許多所學院竟已像二十五年

以前一般再度改爲醫院——實在太像我讀書當時的景像了吧。

但中間的廿餘年中是怎樣的景像呢？我想溫尼佛雷，霍爾培必是照常致力於她畢生的工作吧？但她已去世了，她的工作也隨之而逝了。

在這次戰事初爆發時，我以一時的懦弱衝動，會悔恨不該生下孩子。但現在我已覺悟了，已了然我幼年時代所懷抱，然而始終沒有實現希望的樂觀期望，幸而我已有了孩子，才得有所寄托，並且是唯一的寄托。我這個肉體自然有死的日子，但青春的本身是永在的；我的本命星在天空沒落時，另一顆新星自會出現以爲替代。日後，在大家都已覺悟到一個新的世界和一個更爲適宜的文明之必需時，誰說李查和希拉萊不能把我們所認爲失望者一起使之成爲現實呢。

第二十二章 難民所

素默維爾學院的主任在晚飯後向我說：「提起倫敦東段的貧民，你可會到鮑德萊路的瑪傑斯鐵電影院去視察過嗎？」

我回說：「沒有，這裏東一個學院改爲政府機關，西一個學院改爲難民所，有幾個則依舊是學院，我粗枝大葉的視察一遍，已經沒有餘閒，哪裏還有空工夫到別處去呢？」

「你倘若要看看一個真正的難民所，明天你不妨到那個電影院去一次。這所在現在已成了本地的一個大問題。你在報紙上即可以看到許多讀者對於這件事所發表的意見。」

第二天早晨，我走到車站過去還有半哩之遙的鮑德萊路，先到那裏的鐵路教會堂。在這所禮拜堂門首，我看見一張極有意義的招貼，上面寫着：「倘若你覺得兩膝顫抖，還是跪下去爲妙。」我心裏正暗想着這個勸告真是如何的切當時，三個在布衣外面穿着皮大衣的肥胖婦人恰巧從我跟前走過。我猜想她們必就是電影院中的寓客，所以就向她們的來路走去。

不到幾分鐘路程，我已到達瑪傑斯鐵電影院所在，這所電影院的位置在路旁一片公共草地後面。院門首最後一次所開映的一張影片廣告還沒有撤去；是米蓋，羅納主演的一張片子，片名「懷抱中的嬰兒，」這

真可稱是不幸而十分切於當前的事實了。草地上，在小方的地毯和孩車之間，滿地丟棄着蘋果心，橘子皮和包過物件的碎報紙，令人一見就知道這裏有着剛從尋常環境逃走出來的難民。

當我推進電影院的門時，一股我已屢次聞到過的穢味直撲鼻管。我心裏暗想這股氣味不是從前也會聞到過嗎？想了一會，居然被我想出來了；那一年匆匆乘船經由海峽逃回英國時，船上溼人頭擁擠的女客艙裡不就是有過這種氣息嗎？我多聞了一會，便也不覺得其難受，而院裏的慘慘景象也就接觸於我的眼簾，舖在座椅底下地板上面的，無非是些雜亂無章的墊褥，枕頭，地毯，和椅墊，由此即可知這批難民在離家時，所最注意攜帶的是些什麼東西。有好多個精神不振，懶於行動的婦女，依舊擁着孩子睡在那裏，雖然時間已是上午十一點鐘，外面已是日高三丈。墊褥和枕頭之間的空隙裏，也丟滿了果核和破碎的舊報紙，使污濁的空氣裏更增加了一些穢味。幾個兒童，顯然是奉了樓上管理員的命令，在那裏拼着他們吃奶的氣力，用掃帚掃除地板上的垃圾。

在一排椅座的末了一張椅子上，坐着一個辨不出年齡的胖婦人，身上穿着一件已經辨不出原來是什麼顏色的外褂和裙子。她也是臉色蒼白，眼圈墨黑，如同我在里汀車站所見的那些婦女完全一個樣子。

我問她：「你到這裏已有多少日子了？」

「到明天為止剛巧三個星期，」她回說：「我是從寶柏勒來的。」

「你是自動到牛津來，還是官廳遺送來的呢？」

「太太，事情是這樣的。自從我家被炸燬之後，我即和孩子避在當地的學校裏，我就向校長說，「我另有四個孩子疏散在牛津，他們雖然已得到很好的安身之處，但我總想近在他們的旁邊，可否想一個法子把我也送到那裏去？」後來大概就是那位校長替我安排的，於是我便到了裏面。」

「你的家可是已經完全被燬了嗎？」

「差不多。那時我最大的孩子剛巧放假回家，但家裏已水火全無，連一杯咖啡都不能做給他吃。房子的門祇剩了半扇，窗戶的玻璃已完全破碎，我們勉強住了三天，便覺得萬難再住下去。大孩子便對我說：「媽，我擬到牛津去看望弟弟妹妹，」我便回答他：「很好，孩子，你先去吧，如若可能的話，我也就會來的。」」

「那末，你全家都在這裏了？」

「是的，但除了丈夫。他已失蹤了五個星期。我會去探問過好幾次，但是那一天葬身火窟的人太多了，所以也問不出來，不知究竟是受了重傷呢？還是死了。」

這個時候，我真想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

「你的孩子居然完全無恙，總算已是運氣了，」我很勉強地安慰她。

「是的，這話確很不錯；倘若沒有飯食的問題，則我也很知足了。」

「飯食嗎？怎麼樣？」我問她，因此也就丟開了她丈夫的蹤跡問題，

「唉，不要說起。我們所喝的茶簡直是洗碗水，而肉食又那麼的稀少，以致我們終天肚餓，不得一飽。」我心裏打定主意，在離去之前，我必去訪問一次這難民所的委員會，以明究竟。

「兒童們又怎樣呢？」我接着問她，一面用眼睛望着一個坐在一輛送貨小車裏的黃髮女孩，看見她正在吃一枚桔子，並猜到她也必會把吃剩的皮核隨手丟在地下。

「兒童的飯食是和大人相同的，這豈是適宜於兒童們的食品呢？」

「她今年幾歲了？」

「剛足十八個月。她是我最小的孩子。」

「那末，他們竟沒有牛奶給他吃嗎？」

「牛奶嗎？那倒還不算少。」

我又從這個對一切都不滿意的女子口中，得悉所內的衛生設備還不能算是十分欠缺，每人每天都有洗一次澡的機會。我從走廊裏走過去視察所內的飯廳，從牆上貼着的種種警告，知道所內管理人員對於預防疾病和維持最低限度的清潔，是有着怎樣的決心。

其中的一張警告條說：「凡是備有奶瓶的人們，必須在每天早晨十點鐘拿出來，以便煮洗消毒。」在對面牆上，又貼着兩張重要通告，那是對於生育事件有所指點。

「懷孕的婦女們倘若覺得有什麼不舒服時，應該立刻報告在值的女服務員。」

「喂奶的婦女如對於飲食上有須和女服務員商榷的地方，極爲歡迎，請隨時就商。」

我又跑到飯廳的那一頭去看一張貼得最顯著的警告，上面說：

「請全體難民務必盡力和所內人員合作，保持所內的清潔和整齊。」

在樓上的辦公處裏，醫生，看護，組織指導員，和飲食管理員等盡都齊備，我又得悉負責管理這個難民所者，就是牛津市政局的公益事務部，所內的看護則是衛生處派來的。我又走到廚房裏去，看見有兩個志願女服務團員在那裏主持一切。其中一個從前在斯卡勃羅地方溫尼佛雷，霍爾培所設的學校裏讀過書，還有一個則是專門廚娘，她的丈夫這時在非洲當軍官。她們正在那裏剗切一種味道很美的涼粉凍，所內共有上千名的難民，因此一餐所需要的涼粉凍共有十餘大盤，剗切起來很是費事。我即臨時加入幫忙，不過我剗切時不能像她們一般的嫻熟迅速。我從她們的口中，得悉這個難民所的平均收容額是七百人，而且竟是長時有着這個人數，因爲一方面雖有些家庭已由官中另行替他們找到住所搬了出去，但一方面即又有新的難民從倫敦的東段遷移進來。

「難民的情形盡是相同的，」一位志願女服務團員告訴我：「當他們初到時，因爲剛在遭難之後，都是十分懊喪沉默，對於一切都十分表示感激。過了幾天之後，他們漸漸即有所挑剔，尤其是對於飲食。再後則對於所內的一切措置全都表示不滿意了。」

「樓下剛有一個婦人向我說，這裏的茶簡直是像洗碗水，」我也告訴她們：「我猜想她們必是喝慣在上

大戰中我們所稱爲「曹長茶」的那種飲料。「燙得如火獄，甜得如愛情，黑得如死亡」——正如紐約某餐館所用以描寫其咖啡的那幾個特點。」

「你請在這裏嘗一嘗我們的茶味，你便知道我們所備的究竟是怎樣一種茶，我們大家喝一杯吧。」

當我們等候開水沸滾時，她又指點一座很大的爐子給我看，並告訴我，這具爐原是爲了做一百多人的飲食而設，因爲以前電影的觀衆和附近跑冰場裏的遊客每天到這裏來吃飯者很多，我看見爐上的大鍋裏煮着洋番茄和青菜，旁邊一架大櫥裏貯着許多當地種植園主人所捐贈的新鮮蘋果和生梨。

「現在，一切都已有組織了，而且幫助我們做事的人手也已很多，」那位女團員告訴我：「最苦的是開頭幾天，這裏一些都還沒有預備，難民已如潮水一般的擁進來，真使我們幾乎束手無策。」

我喝了她們替我做的一杯茶，謝了謝她們，一面即把一大盤涼粉凍羹切完畢，洗乾淨了一雙染油的手，然後向他們告辭而出，當我循着華爾街步行回到索默維爾學院時，我一面走，一面在心裏默想，像這種管理難民的飲食事情，只要辦事有效者，自然也能够從混亂之中，漸漸的設立起秩序來。其餘應做的事情雖然還很多，但都不是且夕可以辦到的，自然祇可慢慢地一步一步做去；而最重要者當然就是須設法破除由疏散計劃而發現的生活標準之過於參差。除非倫敦西段的人民已切實明瞭，並已關心東段人民的生活狀況時，果核或舊報紙滿地亂丟的現象，是決不會消滅的。

第二十三章 中部的小工業中心

歐斯頓車站問訊處的職員很堅決地回說：「不，我們不能擔保明天必有銜接的列車，這條路線已停頓好多天了。依我的話，你不如從伯明罕前去。」

於是我就開始那次東灣西繞地到中部去的途程。在十月間某一天早晨的九點鐘時，我從已經住了兩天的勃克夏郡一個鄉村乘了公共汽車出發。在非常擁擠的里汀車站裏，列車遲到了二十分鐘，向前開去時，又多誤了些鐘點，以致在應該到達伯明罕的鐘點時，列車還祇開到牛津。火車在緩緩駛過里明頓和華越克之後，我們已漸近目的地了，這裏的烟霧勝天的景象，似乎已蘊含着戰爭中的一切苦惱和悽慘。

在這個區域裏，炸彈所留的痕跡一些也不顯明，雖然我在倫敦時曾屢次聽人說，德國飛機在這中部的轟炸劇烈非常（中部各處所遭的空襲實是在十一月十四日考文脫雷那次之後才日趨厲害，但這已在本書付印後的第四天。這幾次空襲之厲害和倫敦所遭受者相彷彿，所以，在事實上，這個工業中心所遭受的損害已遠過於本書之所描寫。原著者註）就是在最易被敵機作為轟炸目標的鐵路線上，也並不看見什麼顯著的毀損痕跡，所能够看見者不過空地上偶爾的一個炸彈洞穴，或車站附近堆棧房屋被炸燬的一隻角罷了。後來在一個斯太福夏郡的鄉村裏，我的寓主人所說的話也證實了我的觀察。

「我特地節省了幾天汽油，去探望了一次嘉美琳，」她提起居住於嘉爾登罕地方的女兒說：「這條路程共有一百里，但途中我並沒有看見一所炸毀的房屋，或地面上一個炸彈的洞穴。」

除了青菜的種植顯然已經增加之外，斯太福夏鄉間其餘的野外風景，仍和我以前所習見的相彷彿。使這個地方略露出一些異樣者，並不是那些已經擴充的菜園而是經過這裏的火車。這時的火車駛行得非常之慢而且列車的班數已經減少，以致車中非常擁擠，令人回想到時常聽人描說的莫斯科火車裏的情形。車站走廊裏差不多終天滿擠着手携皮包的等車旅客，每一班列車，不論是客車或甚至貨車，總是早已擠滿了携帶着笨重軍用品的軍隊。來擊者還沒有到境，所有的戰爭都還限於空中；然而國中的三百萬名兵士，似乎沒有一天不在那裏往來調動。疲乏的平民，都在那裏奇怪這究竟是爲了什麼原故？是否想藉此讓他們覺得他們是有些事情在做嗎？有許多年齡較輕的人們，都忍不住表示意見說，這批兵士偶爾叫他們吃一些辛苦也未必過分吧。

經過九小時不舒服的繞道的行程，火車才到達脫蘭德河邊的斯託克市。我在倫敦時，早已聽得謠傳說這個地點的火車站已經炸燬，但這時我看見除了天棚上的玻璃已完全拆卸之外，其餘並沒有什麼異像。在看見倫敦已受犧牲，舊日讀書的地方已變了很爲污穢的貧民窟之後，家鄉並未改舊觀，實使我覺得更其安慰我換乘一列火車到達跟離斯託克市祇有十哩，位在斯太福夏和特培夏兩郡交界處的某鄉村，這也就是此行目的地。招待我的朋友已在車站上迎接，於是兩人即在暮色漸臨之下，循着潮濕的山徑，向山坡上

面他家所在的地點走去。

晚飯之後，我們同坐在火爐前談天，女主人拿出幾張照片給我看；其中有兩張是她的兩個新近已回到翁特爾去讀書的男孩，另一張則是她的女兒，這時也在中部某處一個很平安的地方讀書，在我這種在遍地烽烟的倫敦市裏已住了一年有餘的人，現在看見鄉間竟還有絲毫未受損害，依舊未改平日寧靜狀態的地點，真是分外覺得驚奇，分外羨慕。這第二次戰事也像第一次一般，已毀了我個人的生活；已使我們夫妻兒女彼此離散，已使我也像一般的倫敦市民拋棄了自己的住屋；然而在這竟會看到一個依舊絲毫沒有受到戰事影響的家庭生活，這當然使我更受感觸。

然而就是在這地方，安全性也並不是十分可靠的；這個山區和下邊的濕地，如若不幸而遇到瘟疫或饑饉便沒有抵抗的方法。何況就是這天的夜色中，我們也隱隱聽得遠處德國飛機在空中盤旋的聲音，和此處鄉間各小工廠的私家警報聲。不過像英倫南部一般的劇烈戰事，則此地大概一時還不會實現。這天夜裏，我睡得舒服極了，這種寧靜原是久居熱鬧城市者所難於享到的，何況又是在空襲不斷的時期中。

第二天一早，那位朋友引導我去視察一個山谷中的小工廠，這廠的附近還沒有炸彈落下過，不過各廠的私家警報則也時常聽到，因為德國轟炸機會屢次飛經這地方的上空。我敢問，這個島上可還有德國飛機嗎？正沒有到過的地方嗎？

在廠裏，一位作引導的人員領我去看裏邊各種的防空設備，如救火皮帶，禦火制服，沙包堆，和哨望站之類他又領我從鐵扶梯爬到廠屋頂上一座塗着綠漆的鐵製洋台上面去看看，這就是廠中的瞭望台，日夜有人守在那裏親望是否有敵機臨境；我又得悉新近所起建的廠房，凡屬承造政府用品者，都限用洋鐵皮蓋屋頂因為水泥已經缺乏。在這個中部的鄉間，許多家小實業工廠確反而因了戰事顯出更為興盛的氣象，所以也都有力量拿出一筆錢來作種種的防空設備，以防萬一。

我們參觀這廠完畢之後，即坐了汽車到磁器製造區裏去視察；這區裏所有的，無非是些磁器窖和高大的烟突。我的朋友又指點幾處炸彈的洞穴給我。但這個區裏本來原有着不少處瓦礫棄磁堆積未加整理的地方所以，雖然加上一些炸彈的成績，表面上其實也不很看得出來。這個窯業區原已漸漸地日趨腐敗，非經一次徹底的大掃除，不足以使它重新現出整潔的外觀；以致我也把幾個瓦礫堆錯認作空襲的成績。

「這裏也遭受過空襲了！」我說，但那位引導者立刻更正說：「不，這並不是炸彈的痕跡。這幾堆瓦礫戰前便已在那裏的了！」

我在我的生長之處列姆河畔的紐加塞爾地就攔了半個小時，由一位官員告訴我一些當地的情形，這裏的住宅區依舊完好無恙，但其實也並不十分安全，因為據那位官員說，雖然空襲中的傷亡人數至今還不過只有一名，但單單掉在紐加塞爾一區的炸彈，總數已有一百七十五枚之多。

「這裏的空防措施還算完美嗎？」我照舊問着這句話，不料他的答語竟非常之坦直。

「這些炸彈真有勁。它們沒有掉下來之前，當地的戰時組織都搶着出風頭，而地方政府則祇知道關着政治問題，再也不來顧問這些事情。等到真正有事須做時，他們倒也就不再爭執了。」

我很喪氣地得悉紐加塞爾原先所定的一個重建貧民區，改善市政的計劃——確是國中最周密的計劃之一——已因戰事的影響而無期延擱。雖為紐加塞爾公司已在市區的數哩之內買下了不少空地，原打算照預定計劃造起許多所普通房屋，以為疏通居民太為擁擠之計，但這個計劃暫時已沒有實現希望。一則建築材料已無從購到，二則營造廠也不肯墊錢。目前全英國境內，只有紐加塞爾市政廳的屋頂還照常高扯起國旗；應要的市參議員則都已拋棄了和平時期中的建設計劃，去從事於輔助式的軍役了。

近午時，我和一位專長裝設餅乾廠和磚瓦廠中電氣設備的工程師談了一會天。據他說，他這個行業總算還沒有受到戰事影響。瓦片廠因為各處的建築都已停頓，不能不停閉，但有光磁磚廠則依舊還能維持下去，因為南北美洲對於這項物品新近頗有需要。至於餅干廠則一切如常，因為倫敦的同業中有許多家已被炸燬所以它們的營業額一方面雖因戰事而減削，但一方面已有新的銷路以為彌補。

「這次戰事使餅乾廠增加了生氣，因為它們已不得不另向國外去尋求銷場，」這位青年工程師說：「現在它們居然已在南美洲和各屬地裏得到了一些定貨生意了。」

「但這裏的空襲倘若也達到了像倫敦那般的厲害程度，則這些小工廠還能照常開工嗎？」

「除了燈光的顯露或會引起災禍之外，這裏大概不會炸到像倫敦一般的程度，因為這裏的工廠都是散布

在各處，並不像大工業中心一般緊擠在一個地點，各廠屋之間都有着大片的空地或鄉村，飛機很難於找到目標。再則，這裏的山谷要整日夜有一片從各廠烟突裏冒出來的烟霧罩着，平時大家都討厭它，但這時反而變了一種屏障，因此，以前大家會致力於減少烟氣的計劃，而現在則變為致力於設法使它增強。」

這位工程師再三解釋說，這個區域裏即使受到不斷的空襲，但密業所受的損害也決不會達到倫敦所受的那種程度；話雖如此，但我覺得這地方終不免太過於污穢了。

「這裏的工業生產量並不輸於別的實業中心地，又得好各工廠都是散處各地點，規模都是很小的。即使被炸毀一二十家，也無礙於事，於整個生產量並不會有什麼很大的影響。況且依照向來的習慣，工人都居住於工廠的附近，每天到廠裏去工作時，都只消步行走去，決不會像大實業中心一般有因交通工具炸斷，以致工人不能到廠的毛病。」

我已經從旁人處得知了這位工程師乃是一個極熱心的人，因此，我在告辭時又向他探問在第一次戰後漸已得勢的工人運動，目前的情形怎樣了？他即很高興地告訴我，此地的工人運動，尤其是在漢萊一區，自從許多個從倫敦，利物浦，和伯明罕而來的外來工人加入之後，已比從前大為起色，因為上述這幾處都是工人運動極為發達的地方。

「密業區裏有一句自古相傳的口頭談：『你若去作一件沒有報酬的工作，則必須是爲了自己才值得一做』我們總須等待這個思想完全破除之後，工作才會有真正得勢的希望。」

我在漢萊市的格蘭大旅館裏吃飯，這裏的茶筵供給一切如常，並沒有受到戰事的影響，所以吃得很舒服。飯後，我去訪斯太福夏前哨晚報的編輯人，擬向他詢問當地各報在戰事期中的出版情形，但談了不多幾句話之後，我即心裏暗暗好笑，因為在事實上已不是我向他問話，而反變了他向我探問消息了，不過這也無怪其然，因為老練的新聞記者原擅長這種反問手段的。他也像一般頭腦清楚的新聞記者，對於官中的檢査新聞辦法頗有不滿意的批評，我到這裏後的星期六日，他在報上對倫敦某公立學校被炸毀事所作的評論即很足以代表他所抱的態度：

「遭受空襲的地點，在某種情形之下確是應該嚴守秘密，以便敵人不能知道他們會到過什麼地方；但遇到這種情形時，如必要的話，應把地名也完全隱瞞，否則便應把這個學校的名字直捷刊載出來。」

「檢査員應該顧到民衆對於模糊影響的消息因而無端着急的是怎樣難受。這種不明不白，引人焦急的消息，還是不發表爲上。」

我在他的辦公室裏吃茶點時，他把我所述的身親經歷的情形去對證官方所發表的倫敦空襲報告，他問我倫敦市的煤氣池是否已有被炸者？他的揣測是：這種煤氣池倘若被炸，決不會立時爆裂，而不過會像洋燭一般的燃燒，他頗希望他這個假說有一個證明機會。倫敦市裏，其實確有一個煤氣池和好幾根煤氣總管被炸但我確不便告訴他。實則我倫敦的寓所裏，早已喪失了烘麵包的可能，就是煮開水也早已很爲困難了。後來，他引導我去參觀戰時新聞紙的印刷情形。斯太福夏報館一種特有的情形，就是印刷部和編輯部總

是同在一所房屋裏，而且印刷室和編輯部大都是毗連的。他並教我親自動手印了一份報紙——非常之簡捷，祇須把一個電鈕揿一下，機器便會自動印去——我也即得悉這一部機器裝置還沒有多久，原備以印每份二十四頁的報紙，但目前因紙張已受統制，所以每份已減縮到了六頁。

我的寓東特地開了一次茶會，讓我會會地當志願女服務團中的人物，我因此得晤到許多個當地的著名女子，她們尤其希望我不要爲了種種打擊而失望灰心；這些話使我覺得分外不安，因爲我在甘新頓我朋友那所住屋在炸彈擲中它的鄰屋而震撼時，我確是如何的害怕懼怯，再則，我在想起自己家中滿處積滿了灰土的景象時，我又總是怎樣的愁苦丟捨不下。

志願女服務團員裏有一位領我去參觀這裏的急救站，到後，才知道它是設在一所舊窰裏邊。這所老舊的房屋本已在戰前遭過一次火災，被燬去了一部分，因此，這時更顯得好像確已被炸彈所擲中過的樣子。在一個現在已改爲停汽車處的院子裏，我從地下一塊居然尚是完全的地磚上面，得知這一座窰原是屬於柯柏蘭一姓所有，而這塊地磚從它所載着的年份，知道還是一七五〇年的舊物。此地的空襲救護隊，女服務團和急救隊之選擇這所破屋爲休息所，飯廳，和急救治療所，本意却很聰明，極有見識，但在已經閱歷過這多次的空襲之後，我心裏不免替她們危懼，因爲萬一有一枚炸彈恰恰擲中這所房屋，則她們將怎樣躲避呢？在奔忙了一天，上床去睡覺時，我覺得這個窰業區雖在戰時，依舊很是安逸快樂。在這個工業區裏還絕少家破人亡的慘景。空襲使倫敦陷於愁苦和恐怖之境，但在這裏則反而使居民大爲興奮，加緊合作。如此

良好的現像，我在近期中還是初次遇到，因此，我也暗暗佩服我的老祖宗，覺得他們實在眼光遠大，所以會選擇距離這脫蘭德河畔的斯託克祇有二十哩之遙的地點爲他們安居樂業，傳宗接代的地方。

第二天——因爲我還不急於回到倫敦去——我又動身到另幾處鄉間去作視察，爲了要到某地方去，我所乘的火車，竟換了四次之多，在每一個車站上，至少都須等候一小時。我所第二次換乘的列車，居然附掛着一輛餐車，於是我也就吃了一餐。在晚宴裏，我還恰巧聽得到一個商船的船員，在喝了半瓶酒之後，很興奮地向他旁坐的同伴，訴述英國遠征軍從鄧扣克撤退時的經過。

「凡屬可以浮在水面的東西，差不多已全在那裏——從私家的遊艇直到古舊的戰艦。當哈蘭，胡爾夫公司的工程師們聽說海面上需要人手時，他們即全體去投効，全都自花川資趕到杜佛去……是的，我也駕了一條拖駁前去——每一次總載着滿船的人。我每一趟帶過半瓶威士忌酒去……我一些想不到頭頂上是否有一枚炸彈會掉下來……」

第二十四章 危險中的生活

一三六

在十月間某一天的早晨，我們步步留心地走到某一家報館門前，其時這家報館門前的街面上，已遍地是磚石碎屑和報館裏被炸彈震力所擲出來的紙片。

到了這個時際，機關房屋之被炸原已引起人們的注意，不過這家報館向來是極有名的，所以，它的被燬倒又轟動一時。這張報紙在平時，凡記載到本國的任何作爲時，總是出之以興奮的口吻，它的記載體裁久已爲大眾所熟識，以致有人甚至將它比做老祖母之時常要在電話裏責罵送牛奶人，或夜啼孩子之必要在夜裏啼哭。

隔夜裏，據幾個附近的民居告訴我，他們極清楚地有空襲最厲害時聽得炸彈掉下來的聲音。據他們說，這枚炸彈和普通的不同，直從屋頂穿過了這所房屋的上面三層，方始爆炸開來，所以使這所現代建築，如中心被一隻大老鼠蝕空一般，還會剩下一個粗粗完好的門面。

一個站在我旁邊觀看的女孩子也說：「嚇！這豈不像被一隻大老鼠將它穿心啃空的嗎？」

我心裏暗想，這次終被他們擊中了目的；因爲他們已接連數夜想炸燬這家報館而沒有成功，失去目標的炸彈，會紛紛在我寓所的附近掉下來，使我們這個區域裏，受到不少損害。九月間某夜裏，曾有一枚炸彈

落在某某街中；前幾天某夜裏，又有一枚延緩性炸彈掉在某某街中，着地時發出像一塊大石從山頂推落到山脚下一般的聲響。我在自己寓所的地下室裏聽到頭頂上雜沓的脚步聲，再想到以前的某某幾夜裏鄰屋中的人們，怎樣爲了他們的屋外已掉下一枚延緩性炸彈而避到我們這所屋中來時，我真是刻刻覺得心懷惴惴自己也打不定主意是否應該留在地下室裏，還是應該趕緊揹過我的避難行李——繫褲，鴨絨枕頭，手提袋和防毒面具——跟着這鄰人向街心裏奔出去？

今天，我恰會接到一封一位美國朋友寄給我的航空信，這位朋友會在一九一八年間跟着美國軍隊上過前綫他的信上說，目前住在倫敦想來已和當年住在前線相彷彿——但恐怕更不如從前吧。

「你所遭受的不是砲火——那種砲彈總須你所處是近在砲位地點的他方才會擊中——你所遭受的是轟炸是比了砲火更可怕，更厲害，更能遠及的肆虐。在這種的時候，你倘若居然還能運你的心思，居然還能做你的哲學探討，則的確是可以令人十分興奮的……」

當我從紙片和瓦礫堆中走回寓所時，我想起這封信裏邊的話，我覺得他已忘却了一個人久處險境之中，他對於危險必會覺着十分討厭難受，那裏再會有什麼興奮的思想，他已使人完全不能集中思力於觀念，書本，音樂，哲學，和一切遠比僅求保全性命這個舉動更爲有趣的東西。

在倫敦初被劇烈空襲的開頭幾天，我若不是顧念到馬丁和兩個孩子，我早已但求一死了。這個求死的願望現在確已消失，但苦念李查和希拉萊的心思，則依舊在我心頭。

「親愛的孩兒們啊！我還會有和你們相見的日子嗎？」我在走過尚在燃燒中的梅波爾雜貨店門前時，心裏又這般想着：「我當然不便叫你們回到這個遍地烽烟的英倫來——雖然在以往這兩個月裏，儘管生活是怎樣難受，我總是捨不得離開……世上之有你們這兩個大，使我的意志變為薄弱；使我成了一個懦夫，成了一個專求安全的人；使我對於許多道德上的問題都無從解決——眼前處於這種境地的為父母者，大概也不止我一個人吧？——使我認不清我究竟對誰和對什麼東西負着最大的義務。」

當我走過歐斯頓路時，我很安慰的看見友助會會的紅屋依舊無恙毫無損傷地矗立在幾條通達軍事機關所在的馬路交叉點上。德意志的轟炸隊居然沒有傷害這批每夜立在屋頂上很安詳地瞭望着烽火之降於倫敦的友助會會友，真是使我十分快慰的事情。上帝也許已經例外的肯保全這一批默然奉行他的意旨之人們吧，他們對於愛和同情的意念之屹然不搖，已使他們在許多次戰事中得免於難，所以當然也必能安然度過這一次戰爭。

在恩斯特頓街，我候着了我的一個朋友，即由他的汽車送我到劍橋去出席某一項會議。當我們經過漢潑斯丹區一所商店房屋的殘骸，和許多所小的佳家房屋的破碎房殼時，我心裏覺得在這個生命原已不甚安全的時代裏，一個人對於危險之觀念自會漸漸變為淡薄。這也和一個在年齡老上去時自會對生活興趣漸漸淡薄一樣，一個人在經過巨大的危險之後，對於較小的危險便自會不很覺得其可怕。

我們到了森林之區，看見路旁都是整片的橙黃色栗樹和金色的楓樹時，我即覺得以前六個星期在倫敦所遭受的轟炸，又像是過去的事情，而我也像是重新做了一個人。自從九月間的第二個星期爲始，每天的警報始終沒有間斷過，而且夜間警報的開始時刻也越提越早，到了目前，還不到傍晚的七點鐘即已聽見警報了。當每天的下午警報解除，倫敦人民趕緊開放熱水——指喜愛熱水浴的人而言——跳進浴盆去洗澡時，心裏總已先在計算時刻，希望能在夜間警報未發之前洗完澡。據我本人的閱歷，能在這個空襲裏洗完的次數實在很少；大都總在身上的水漬還沒有揩乾時，警報聲即已傳進耳鼓，能在炸彈未曾掉落之前，拿了應用物件趕到地下室，在時間上已算是很從容的了。

我很清楚地記得當空襲開始後的最初兩個星期裏，在炸力極大的和延緩性炸彈如雨點一般從天空掉落，整個區域裏的居民都紛紛離家躲避時，情形是怎樣的恐慌混亂。我記得本市的郵件差不多需一個星期的工夫才能遞到，因爲郵政局，也像銀行一般，多數已被炸燬而歸併於現存的幾個局裏——即現存的幾個局所也因辦事員之遲到早退——因爲他們從郊外的家裏走到局裏大都須三五個小時才能到達——已在事務的處理上受到了極大障礙。我不曉得馬丁能否知道他寄給我的信已多數遺失？因爲在這兩個星期裏，我既不能像平時一般親自到郵局去領取，而郵局也已無法按址遞送。

在初期的空襲裏，各店舖和行家在警報聲中都是關了大門停止辦公，無怪電話公司對本市電話也要暫停接錢，而長途電話也須在兩小時前先去掛號，才能通話。我又記得我怎樣想和友人或有事接洽者通一個電

話，而百打不應，因為我沒有知道對方的電話機其實早已炸燬或已移去的了；人們往往須費去兩三個小時的工夫，才能獲悉他所要通的一個電話，其實因對方剛在被轟炸的區域裏，電話線早已斷了。

在這種日子——這種日子真不知將會延長到多久？——你如要到附近的朋友或商家那裏去，最快速穩妥的去法還是步行。倘若距離較遠的話，你自然只得僱一輛汽車前去，但汽車的行程真不容易，須繞過不知道多少處已有鐵絲網欄住的街道；或很艱難地駛過一堆一堆的瓦礫；你心裏總想在警報裏未發之前趕到那裏，但往往在到達時你會得悉朋友已經搬走，或商家已經關閉，但警報倒又來了，於是你就不得不趕緊跑到公共防空壕裏去躲避。在這種時候，我們真像是在那裏做搶椅坐的遊戲，我們到一個地方去，是否是身臨險地？祇能完全聽諸命運。我頗希望未來的歷史作家對這個時期中的倫敦出差汽車司機人作特別的記載，因為這一批人真可說是沒日沒夜冒着性命的危險，在那裏執行他們的工做，而且從不因此需索分文的額外小賬。

我也在這個時期中從觀察而得知倫敦人民對於所有物的喪失，已漸漸地發生了一種怎樣的哲學態度了。我有許多個熟識的人，他們在幸而逃得性命之後，大都表示十分欣慰，而對於所喪失的房舍，藏書或古玩之類，都不再放在心上，雖然在平時都是此非常珍惜所有物的人們。但是，倘若房屋依舊存在，則有很多的人都會冒着性命之憂去搶救他們所有的物事。我也就是這種人當中之，因為我在那次延緩性炸彈已經爆炸之後，我即在某天下午趕到我們那所舊屋裏，想去乘機取出一些我所寶愛的物件，那時候，高射砲

聲和飛機軌聲在頭頂之上轟然作響，房屋隨時有被炸彈或砲彈所中而全部倒塌的危險，以致我也被鬧得心慌意亂取了這樣又捨不得那樣，我那時的心緒正和一九一七年被魚雷所擊中而沉沒的紅十字會醫院船「不列泰尼」號上一位看護完全相同，因為她在匆忙惶急之中，竟會捨棄了現錢不拿，而祇從枕頭底下搶了一枝自來水筆往外就跑。

我記得那一天，我匆忙地把所拿的東西——畫片，書籍，文稿，首飾，甚至馬丁忘了帶到美國去的幾套較爲新一些的衣服——一起裝在幾隻皮包之內，親自送到寧間一個朋友處去寄存，還記得上火車時是怎樣費了許多氣力，親自在人叢中把它們拿上火車，因為這時站上的脚夫早已一個都不見了。在這個時期中搬運東西只有親自動手之一法，因為搬場公司已供不應求，而倫敦近百哩之內的堆棧裏邊沒有尺寸隙地。

上個月裏，我在某一張新聞紙上面閱到一個統計說，到九月十四日爲止，掉落在倫敦市的炸彈已有兩千噸之多……我心裏暗想以下的四個星期裏知道又應該在重量上加上多少？十月十三日的清晨，倫敦發出她第二百次警報，然而各公司行號這時在警報聲中已不再關門停業，都照舊讓主顧進出，照舊辦公。我們已比了初起一聽得警報便都避入防空壕的時期，多了一些活動和呼吸新鮮空氣的機會，而青年女子們也都漸漸地敢在黑夜之間，於「無人之境」中，冒着炸彈的焰火摸索回家了。

我還記得我怎樣在清晨警報解除之後到外面去散步，我怎樣從地下室裏睜着未曾睡醒的倦眼起身，穿整齊了身上的衣服，走出大門，到近邊的屋頂燃燒彈還沒熄滅的攝政公園裏去散步。我曾在九月十五日的

清晨到那裏去散步，也就是那一天的報紙，載着那其斯的軍隊已經集中，預備進攻，而倫敦這天也恰巧巧刮來一陣最恰人意的涼風。我心裏暗想，他真已在作這個企圖嗎？倫敦真會在九月十六日被德國大軍所攻入嗎？等到戰事終了時，我們之中究竟還有幾人能活着而去研究一下我們實已經過了一種怎樣的生活？我們此刻完全像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在西線上的戰士一般，只知道本人所在這一段地方的情形。

五天之後，在十月二十一日，各報紙上又說倫敦之戰已變換了性質，那其斯方面已在另用一種新的戰略和新的目標，這將使受困已久的倫敦人民也須以新的發明，新的策略，和新的忍受力為對付。

十月間的倫敦生活，雖未必比九月裏更為混亂，但危險程度則也不相上下。十月四日，我特地僱了一輛汽車走過倫敦去送幾封緊要的信，因為這時郵局寄信總須一兩天才能到達，所以不得不親自送去以免誤事。原住在佛蘭雪斯方場的那位朋友，也就是在這天從薩雷跑來探望我，告訴我，他原來那所住屋先前已被一枚炸彈所損，但不久之前，又中了第二枚，以致這座最心愛的房子已一旦化為空殼了。據她說，洋台外面一個石頭花壇也已炸碎，屋內的門窗已全部炸掉，窗簾地毯都被燬於火，天花板也已傾塌下來；一所極華麗的建築已變了一堆瓦礫，看了安得不叫人傷心。

我幫着他去檢拾了一些儘餘的物事；在她細裝的時候，我就坐了汽車到銀行裏去，剛在一次警報發出之後到達那裏；因為這個地點正在遭受轟炸，以致我也不得到地下室去躲避了整整一個小時。在這個地點的轟炸告終之後，我立刻走出地下室，趕到吉爾西亞的舊屋裏去，把上次忘却拿走的兩張李查和希拉萊的

照片搶了出來，才逃回寓所，其時，海特公園裏的高射炮還在隆隆地怒吼個不停。我這夜裏坐在地下室中寫信，寫時，耳邊只聽得不斷的爆炸聲，使我對於永在的危險漸漸覺得非常令人難受，真令人心亂如麻——四天之後，當一隊那其斯轟炸機在晨間上市時突然從烟雲中出現，向某區施行轟炸時，更加使我感覺到這種心境。這時我其實遠在派汀頓車站的外面，和市中心並不很近；倫敦的人們在看見一枚炸彈掉下時都往往覺得它是直接向自己身上擲來的，其實這是一種誤會。

今天剛又下雨，使倫敦似乎更顯得悽苦。她的精神並沒有破碎，但外表的莊嚴和舒適都已化爲烏有了，市中有幾個部分已暫時完全不像文明人所住的地方；謠傳防空壕裏已發現了傳染病，許多還不及撤退的兒童都已趕緊注射預防白喉血清。所有市裏的醫生都在那裏預備血清，以便應付居民預防傷寒和破傷風的需求。在河岸的下段，一個被炸彈所擊中的機水管使機水流入河中，衝出一股撲鼻難聞的臭味，遠至斯蘭特也能聞到。

清晨，當我在攝政公園車站購買車票時，我已看見許多婦女携帶了孩子和墊褥枕頭等件，在那裏等候着夜色一臨即可到地底鐵道管中去躲避，我還記得兩天之前，在早晨十一點鐘時，我在戈爾特草場外面也看見有同樣的大羣婦孺在那裏等候。倫敦的窮民再下去，大概都須效法古代的穴居人終天居住在地底之下。祇在每早晨乘着警報解除的當口，溜出來一次買一些食品以供他們的一日之糧。

我今天這次遊行，使我看見倫敦市內有許多地點都已完全顯出了怕人的情景。託登漢院街上，許多所房

屋的玻璃都已破碎，霍爾朋街上，許多所房屋都已倒塌；畢卡特來馬戲場前馬路交叉點中已陷了幾個很深的洞穴；一枚極大的炸彈已炸壞了萊斯德方場的西南一角。在吉爾西亞的英王道上，一家很大的汽車修理廠已被燃燒彈燒得祇剩了一個焦殼。在某一個火車站的對面，兩位我們所熟識的醫生的住宅也已遭災弄得門窗皆無，除非徹底重建，已不能再住。

第二十五章 勃克夏郡之鄉村

我暫時住在勃克夏郡的某鄉村，以便完成我在倫敦所沒有心緒寫下去的幾篇文字；涼爽的秋風吹過樹叢時，使櫻花樹和蛇葡萄樹飄落幾片樹葉，秋日的陽光射在變黃色的大楓樹上，使它發出一圈異樣的光華。村子的後面，紅磚所造的水塔，巍然矗立在灰色天空之下。蔓延在矮樹籬上的黑楊蓇葖所結的果實，都因無人採擷而自己掉落在地上，因為這時的人家已沒有餘暇來做糖莓醬了。

這個勃克夏郡鄉村，也只有白天是和平安靜的，一到夜間，不祥之兆也就不斷顯示。這裏，牆上爬滿着長青藤，頂上有個尖塔，上面裝着風信旗的教堂和漆着一個紅葉商標的鄉村旅館，雖然都顯着一片幽靜但其實也不過是一種蒙着假面具的和平。在十字路口旁邊的長草之中，照樣也貯備着木柵和鐵絲網，一到日落西山之後，德國飛機駛過山頂時的沉濁機聲也是每夜歷歷可聞。這個鄉村的上空，恰是德國飛機每夜必經之道，以致美國記者都稱之爲「地獄外的走廊」，當我們在半夜後一覺睡醒時，我們總隱隱聽得遠處傳來的爆炸聲機關槍聲，和高射砲聲。在清朗寂靜的夜裏，倫敦的種種火器聲響都會飄過泰晤士河流域，很清晰地傳達勃克夏山中。我們偶爾在夜半時出去望望，即能看見天邊有數百道探照燈光如流星一般在空中閃來閃去，想要照住敵機的所在，使這個小小鄉村的天空，也給照得一片通明。

這裏的居民一面收聽倫敦電台所廣播的空襲消息，一面也用自己所處地位之安全而覺得感慰。

「昨夜裏，敵機又在某區擲下許多枚燃燒彈，」我在村裏的郵局裏聽人這般說。

「是的，所以昨夜裏我家的窗戶也略有些震動——但我們在這裏不應該再出什麼怨言。我們真幸而沒有住在倫敦呀。」

「是的。我們到了今天真不應該不表示感謝了，對嗎？」

我的寓東這所房屋背後有個很大的花園，一到秋天，蘋果，生梨，桃子都自然長得極其茂盛。晚玫瑰，蕓菜，棕紅和粉紅色的紫莖，在落葉滿地的花壇裏開得十分絢爛。這所房子的三層樓上，有着好幾間很透陽光的屋子，但爲了寓東很樂於幫助她的親友，所以裏邊已堆滿了危險區裏各家親友所寄存的箱籠。她所接受的寄存物品裏，最令人注意的是一隻卷毛大狗；牠的主人原住在西南部一個屢遭空襲的地方。我也寄存了一些我所寶視的東西在那裏——日記和文件，兩個孩子的照片，馬丁的鑰匙，他貯藏重要文件的鐵盒和新近從吉爾西亞搶救出來的幾套馬丁的衣服。

這處假三層樓上，其中有一間原來是兩個兒童的遊要室，但這時他們已隨着母親遷居美國的泰克薩斯州了，不過他們所用的小桌小椅都還留在室中，這時室中的地板上却已堆滿了新從樹頭採下來的蘋果。我看見這間房時，又使我想起了吉爾西亞老屋裏李奎和希拉萊的遊要室，使我頓時百感交集，於是我就出外去

散一次步，以便祛除我心頭的苦念。在大路旁邊一條小弄裏，我遇到一個髮色極爲美麗，年約十歲左右的女孩子。她又使我想起了希拉萊；我向她笑笑，她也很羞怯地向我笑笑。我再向前走時，佈着微雲的天空和在風中搖擺的樹枝，忽然會在我的眼前變成了一片模糊。

當我穿過叢樹看見那些已經漸漸變色的樹葉時，使我覺到這裏的秋景極像美國——飄落下來的黃金色栗樹葉，深紅色的榭葉和楓葉，紅棕色的羊齒葉，翠綠色的樅樹葉和松樹葉。我一見這種很像美國的秋景，越加使我對於克資吉爾山，米西西比河谷，大樹成林的康納鐵克州山區不勝其渴想。

但是在高爽的清晨中——雖然在這個島上就是這一些些的安享恐怕也未必能長久了！，我已忘却了這種渴想。我又愛上了金雀花上的露珠，在山腳躑躅樹上飛鳴的小鳥，遠處飄來的烽火氣息了草地上面種種形式的落葉。在毫無片雲的天空中，一架英國飛機在空中盤旋飛行，發出來的聲響正好像是催眠曲，而並不像什麼戰時的威脅。紅瓦面房屋頂上的烟突在秋色中冒着炊烟；在潮濕的田地裏，蘋果樹的樹影映出山澗青般的顏色。

第二十六章 特壘市的廢墟

一四八

在一個和暖的，略有霧氣的十一月間的早晨，勃克夏那位朋友和我一同站在泰晤士河邊，培孟賽碼頭區的櫻花堤岸上面，很關切地眺望東西兩面的情形。

在從前倫敦還沒有熱鬧的時代，這個堤岸的地位大概是在河邊的樹林裏；堤岸的附近，當時大概也許還有一所鄉間旅店，而櫻花樹下，也許會有許多個少女在那裏作過跳舞之戲。現在，這個地點在河岸和傑美加路之間，已排滿了堤岸，碼頭，吊桿機，和堆棧，已無從辨別當年的舊蹟；但我們站在這個凸出河中的地點上面，使我們覺得好像是站在輪船的上層甲板上面一般。我們向西遙望，看見塔橋的穹頂依舊安然無恙；向東望去，則見河水滔滔地轉着一個微灣，向格林維志和大海方面流去。在兩的岸的吊桿機和碼頭之間我們看見許多所已被燬於火的堆棧，這幾所堆棧在被燃燒彈所擲中之後，曾焚燒了好幾天，在黑夜裏發出很大的火光，使敵機更易於找尋到所要炸燬的目標之所在。

在大轟炸開始實施的幾星期中，這個碼頭區域所遭受的損害，範圍非常廣大，以致在市中心和西段供職的人們，已不能坐火車或電車到辦公地點去，因此他們都改乘小汽船從水道前往。現在，這裏幾條要道已經打掃乾淨，公共運輸公司已行駛幾班特別快速的公共汽車，以替代這些極為遲慢費時的小汽船。今天，

泰晤士河中更其幽靜，河水映出一片蔚藍之色，河面上連拖駁小船也一隻沒有，所見的無非是幾艘水警廳的小汽船，在河中往來巡邏，準備應付將在黃昏之前必要降臨的變故。

在櫻花堤岸東首百碼之外，原是一所設立已有多年的河邊旅店，屋旁有一隻建造在河上的水閣。當馬丁動身到美國去之前，我曾好幾次和他同坐在水閣之上喝着汽水，眺望塔橋附近的晚景，並和他一同在暮色漸臨之中，步行送他到培孟賽的寄宿舍中去。今天，這所旅店已只剩了一堆瓦礫，酒館和水閣都已化為烏有；毗隣的一所麵粉廠也已燒得祇剩一個空殼。我們以前走過的幾條小路，這時都因路面上已有了不少個炸彈洞穴，所以已經用鐵絲網欄住，禁止通行，但在被燬房屋的後面，碼頭工人依舊在那裏忙忙碌碌地搬取吊桿機上的麵粉包。

現在，霧季已漸漸來到，杜佛海峽上的冬季大風也已慚慚怒吼起來，所以秋季的大轟炸也漸漸殺勢。因此，我和瑪格麗即僱了一輛小汽車，再去視察一回好像為期已經很長的倫敦之戰的遺跡。我們也像第一次大戰時西綫上的戰士一般，所知道的都祇限於本人所在一段裏的情形。從市政廳之已被燬損，聖湯麥斯醫院之已被炸去一角。某處鉛粉廠之被火焚燬，和某著名學校之完全被炸，使我們知道僅僅偏處倫敦西段一段，所見到的戰跡真不過是一個核小部分罷了。

當我們行過塔橋向白禮拜堂和旭狄志駛去時，警報聲又從河岸的遠處飄傳過來。我們很有趣地遙望着彈

片碎屑向高塔的四周洒落下去，和造幣廠牆上所留的彈痕，正看得起勁時，一個戴着鋼盔的警察已阻住了我們的去路。

他嚴肅地向我們說：「我的責任所在，不能不警告你們警報已經發出。」

汽車主人，也就是司機人，不屑地向他望了一眼。

「請問，到貝斯納草場去，向那條路走？」他簡括地問。

「向左轉灣，約兩哩半之遙，」警察回說，他總算已經盡了他的忠告責任。這個汽車主人，後來我們得悉一向住在甘新頓區裏一所房子的頂閣裏，這所房屋並且是沒有地下室的。每天夜裏，空中魚雷和烈性炸彈轟然如雨點一般在他住所的四周掉落，但他總是照常酣睡，從不問聞。這天傍晚時，他還領我們去看他住所附近英國戰具古物院前被炸的遺跡，那枚炸彈的炸力非常巨大，竟把整條街上的房屋完全震坍，他在旁講述時還是興高彩烈，如同「古水手」之講述脫拉法爾迦戰役中的閱歷一般。

他告訴我們道：「這枚彈炸的聲音居然會使我嚇得跳起來，我便立刻出去找尋炸彈的所在，我到這裏時空襲救護隊還沒有到哩。」

他又講述他一家近鄰怎樣被炸彈所擊中而房屋完全炸燬，救護隊怎樣從瓦礫堆裏爬出許多具屍身，講得有聲有色。他對自己本身將來也照樣有遇難之可能這一點，則似乎滿不在乎。

「除非名字已經註在炸彈上面，它決不會擊中我的身體，」他這般說，他確可稱為一個篤信命運者，對

於一切預防之道似乎都非所計。他因所住這區裏爲空襲而死傷者爲數甚多，認爲極可得意，極可做視別人並且還要向我們極力辯證倫敦任何一區的傷亡數，及不到他們一區那麼高。

我們在空中襲中駛過白禮拜堂路，我們在繞過一個路心洞穴駛到瑪爾恩路交叉點時，所見景象使我們明瞭倫敦全市中差不多已沒有一處不被炸彈直接擊中的區域；但今天早晨，則我們所經過早已被炸過的幾條路上還頗爲安靜，我們一路駛去，居然沒有聽到近處的爆炸聲。當我們駛到弓街時，我感覺到各處所見到的景象，差不多可說是千篇一律，所有的斷壁殘垣裏邊，似乎都已完全沒有什麼值得去擷取的物事了。

在弓街車站路盡頭的轉灣處，一所已被炸毀的教會機關門前，依舊掛着一張很觸目的通告：

「已經被炸，但一切事務照常辦理。」

我們頗爲欣慰地發現這裏的鐘聲雖已停歇，但那所小小的禮拜堂居然完好無恙，很天真地面對着兩旁已遭毀損的房屋。一百碼之外，一所被炸的廠房，四圍用臨時籬笆圍着，門前也掛着——不知是否有意尋開心？——一塊通告牌：

「自有產業，徵求買主。」

汽車駛過弓橋之後，我們的眼簾接觸到長有半哩餘的一片廢墟，上面連房殼都已無遺，我們雖已見慣了瓦礫之場，但看見如此的徹底破壞時，也不禁驚心動魄。這片廢墟上面已沒有一絲生命，已看不出會有人類住過的痕跡；這真是無人之境，是聖經上孳伯的葡萄園，是一個埋葬被燬文明之灰燼的黑獄。

車主人雖對倫敦市中所有的道路非常熟悉，但這裏已景象全非，連他也辨不出到了什麼所在，他即用手招招一個在路旁爬掘瓦礫的公役員。

「這是什麼地方？」他問。

「老福特路，」那個投充公役員的學生簡括地回答。走了一會，我們又駛過一處火車站，看見站前依舊掛着火車可達各站的通告牌。車站外面，一家工廠房屋空殼的破牆上也貼着一張很樂觀的招紙：「廠屋出租。」當我們快到貝斯納草場時，炸毀的房屋更多，以至於那位滿不在乎的車主人也發生了一些感慨。

「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他喃喃地說；他在慨嘆之中並略有一些對遭難者表示同情的意思。我下意識地向天空望望，看看這時有沒有想要把我們這輛汽車也施以毀壞的「開玩笑者」，但我只見許多個障礙汽球，懸掛在蔚藍色的天空，如一顆一顆的米珠一般。我正在眺望時，突然又聽得警報解除的信號，這使我想到了某個被炸區域裏的一幕慘劇又告終了。

汽車駛過聖貝納堂後到了環球路——這裏的毀損程度又可媲美一九一八年的西線地方。在一所小學校的殘殼外面，破斷的牆壁上還留着幾張衛生部的通告，勸告本區裏的為父母者快把兒童送到鄉間，切不可再事遲延。我們不能不承認衛生部確已盡其力之所能替兒童們謀安全，但最可嘆的是，倫敦市中依舊有着一批頭腦頑固，毫不關心兒童幸福的為父母者，他們竟會寄可在每天晚上費了許多手脚帶了兒童到地下室或污濁空氣裏去躲避，白天則聽任他們到瓦礫場上去玩耍，而再也不肯讓他們安安逸逸地住到鄉間去。最駭

的辦法當然惟有強迫之一法——但衛生大臣馬爾康，麥唐納爾，前首相蘭姆賽之子，早已在無線電廣播裏解釋過，倘真個施行這個強迫辦法，則倫敦的警察即使再加上一倍，也還不足以應付，而且倫敦的監獄裏也容納不下那些不遵命令的犯人。

我們現在已從東段取道漢克納路和貝斯納草場駛回市中心。我很欣慰地看見聖約翰堂依舊完好無恙，不過那具大時鐘上略略留了一處損痕。倫敦市中所有的鐘，差不多已全數因受震動或被彈屑所中而損壞了，這些鐘，在製造設置之時，原沒有防到會遭受如此厲害的震撼和碰撞的。我們在汽車駛過時，一路上看見皇后兒童醫院和聖波託爾夫堂都安全無損，但高恩希爾區則已掛出「禁止入內」的警告牌，而高恩山上的聖彼得堂也已炸毀。紀念碑的四周已堆滿了瓦礫，但碑頂則依舊潔淨，沒有污痕。

當我們駛到魯特蓋山時，聖保羅堂旁邊幸而沒有炸毀的石像四圍，依舊有許多隻灰色綠頸紅脚的鴿子在那裏跳躍。我相信倫敦的人們，凡是看見這裏的偉大建築者，決不會有像鴿子那般的漠然無動於中吧。我們很驚奇地看看那個一噸重的延緩性炸彈已陷於洞穴，它的地位正在教堂房屋的盡頭處，倘若爆裂開來，整所房屋必被炸倒無疑，但現在祇受了一些小損，這也許是天佑吧。台維斯中尉之能及時移去這枚炸彈，沒有讓它爆炸，其功非小，也是一件令人大為感激的事情。

這時，禮拜堂的大門正開着，我們即下了汽車，向門前的石階走上去，階上的方口映着陽光，看去好似棋盤。威林頓公爵墓的四周已圍上鋼板，但梅爾麗貴爵的黑色花岡石棺材，則依舊毫無遮蔽，祇靠着墓碑

上所刻的那一句銘文以爲保護，銘文就是：「我們經過死亡之門，跨進快樂的復生。」近在墓旁，約書亞雷諾爾的石像正對着被燬的神壇，他面部的憂容恰好像爲了世人過於魯莽愚笨，如一個暴怒的孩子一般把心愛的東西一起砸毀，所以有着這種神色。

從神壇上碎落下來的石塊，依舊堆在四周沒有掃除，陽光射在殘餘的基礎上，越顯出景象的淒涼。神壇上面的顏色玻璃窗上，已破了好幾個洞，屋頂上也露出一個炸彈穿過的大裂縫，但十字架上的耶穌像則絲毫無損，依舊以憐憫的眼光俯視着世人的罪惡。在耶穌像的對面，我看見一張硬紙片，上面印着一篇求上帝在空襲中佑護的祈禱文：

「住在天上的，全能的，最仁慈的上帝啊！求你做我們的禮拜堂和家庭的保護人，求你保護你所房子得到和平與安全；求你佑護崇拜你的人在你的蔭庇之下能安全無恙，能安安平平地伺奉你；求你假手於主耶穌基督佑護我們。阿們。」

我們默默離開了聖保羅堂，經過幾條熟悉的街道向弗利德街駛去。在聖馬丁區裏，一所公司房子已被炸燬；司密士費爾商場雖然遭受了一些破壞，依舊照常營業，却德好斯方場雖然轉角上有一所房屋已經倒塌，但方場的本身依然完整，落葉已掩住了那裏的一個地面防空壕。當我們駛過法林頓街時，車主人告訴我們說，標準晚報的電梯間裏掉下了一枚炸彈，炸燬了好幾間公事房，但是在弗利德街口，雖然安德頓旅館已經失蹤，但每日電聞，每日快報，和世界日報所在的那所房屋，則並未被炸彈所中。我們向斯德蘭特緩緩

地駛去，經過聖克萊孟。丹恩斯堂，看見塔下的枯焦殘屋時，使我們非常傷心，因為這是倫敦市中最可愛的禮拜堂之一。

殘破的現像簡直筆難盡述。禮拜堂的內部已被火所燬，房屋的石面上，已佈滿了傷痕，所有的窗戶都已破碎，窗框也都已扭曲破壞。堂頂的時鐘，指針停住在六點五十分的地方，顯示遭到空襲的時間是在清晨。背對着禮拜堂東翼，而對着弗利德的那座薩穆爾。強生的石像，依舊兀立在一株被炸的大樹旁邊，毫無損傷，依舊是眼睛注在手中的書本上，舉着右手，作一種指教人的姿勢。在枯焦的破牆上貼着一張很大的紙上寫：

「加利還敬別人，以阻止這種舉動之重現。」

對街法院和克萊孟法學院之被炸，還可說是情有可原，但一個專以崇拜為世人而犧牲的，以愛報怨的主者場所也被破壞，却真令人說不出其理由之所在，我們也只能祈求上帝：「寬恕他們，因為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在那裏幹些什麼事情。」

在脫拉法爾迦方場，我們很快慰地看見聖馬羅堂依然完好，不過一枚炸彈所陷的洞穴，已顯示一個防空壕已經被燬。我們又走過溫特漢戲院，裏邊正在開映「雜耍」一片，真可說是切合事宜。蘇霍婦女醫院依舊在那裏，但薩維爾戲院和鄰近各街上遭難的狀況，則厲害程度和老福特路不相上下。在某一條大街上，一大堆瓦礫依舊掩住了那個會死傷許多勇士的地點，而聖愛恩禮拜堂也只剩了幾根露出的屋椽和一座破碎

的尖塔，以供走過人的憑弔。

一五六

我們取道高華街和託登漢院街，經過許多處瓦礫場回到我的寓所去吃午飯，我真覺得十分悲苦，因為從小當作自己心愛物事一般看待的許多地點都已化爲烏有，想起時豈不令人傷心！我們這頓中飯也沒有能安安逸逸地吃；因為我們剛剛走到寓所的大門口，警報聲又已傳入我們的耳鼓，而在我們還沒有走進地下餐廳時，我們已看見許多架飛機在陽光中結隊飛過來了。當我們吃飯的時候，雙方的飛機又照常在我們的頭頂上空作戰，等到我們吃畢上樓時，空中的餘烟還未散盡，使我們知道空戰的場所是在何處。

下午，我們又坐了汽車去視察我們較爲熟悉的倫敦西部。畢卡特萊英王未登位前所住的舊屋裏，後面一帶房屋，和公主們的玩室已被炸去，但海特公園和勇士橋兩邊，則並未遭受損傷。

「演講場居然無恙！」我非常安慰地喊說，因爲在看見那裏許多所教堂都被燬之後，居然還有一所大禮拜堂未受損害，這當然又令人欣快，又令人驚奇。甘蔚頓一區，自從我上次到佛蘭雪斯方場去探視之後已經遭到了更大的破壞；阿爾培大府的圍牆已經燒得烏黑，窗扇也已失蹤，而約翰·巴克百貨店門前的玻璃樹窗上也大都已釘上了板條。在高街和伯爵院街的轉角，我們很傷心地望着勝利聖母堂的殘骸——這所禮拜堂的被燬之於天主教會，正和聖克萊孟。丹恩斯堂以及聖愛恩堂的被燬之於耶穌教會，是同樣巨大的損失。除了前面的穹門還在之外，內部已經屋頂通天，地板上已堆滿了枯焦木段，瓦礫，和碎玻璃。在已

經殘破的走廊裏，一尊身披藍袍的小聖母像依舊託着她手中的嬰兒。掛在她旁邊的一張硬紙版，上面也寫着幾個字，不過口氣沒有聖克萊孟，丹恩斯堂裏那張上那麼憤激；上面的字是：

「聖母馬利亞，這兒我的禮拜堂，望你們發些慈悲之心。」

我們從鋪滿落葉的小徑，去探看報紙上所屢次提及的荷蘭大廈，但從遠遠望過去時，這所大房子並沒有什麼顯著的損痕。空襲者的破壞工作，似是專施於園中的樹木，鄰屋後部的窗戶，和大門；這大門原是生鐵所製，門柱則用紅磚所砌，這時鐵門已經破碎，門柱都已倒塌，鐵片和磚塊飛了滿地，好似經過了一次極厲害的地震一般。

我看見佛蘭雪斯方場似乎已經幾次被炸；我朋友那所房子裏正有幾個很高興的青年匠人在那裏用木板釘補炸去的門窗。石頭的花壇也已炸燬；滿地都是石頭的碎屑。我所住過的那間臥室已再度被焚，更爲枯焦。我從窗戶裏眺望屋後的花園；通到洋台上去那段石階上的青藤，已完全枯死脫落，使我十分惋惜，因爲我常常在這個洋台上寫文章。石板縫裏都已長出野草，也已侵佔了紫菀和水仙蕙的花壇。

我們經過許多所已被炸燬的畫室和汽車間向吉爾西亞駛去。街東段上我家那所房屋依然存在，但屋中的灰土已積得厚將及寸，上層的洋台上已被燃燒彈燒穿一洞。西段鄰近工廠區的地方，所有的房屋已差不多完全倒塌，已看不出這地方原有好幾座房屋的形跡。在河流的回處，端納大廈——這是這個區裏一所極爲人重視的房屋，名畫家端納會在這裏繪畫過那幅著名一時的倫敦晚景圖——已變了一片瓦礫場。

我們沿着河岸駛回寓所，看見那一座橋依舊無恙，不過橋旁許多所房屋都已失蹤。當我們到達寓所時，時候已近黃昏，竟不知不覺地已在各處街道上逗留了五小時。我們兩人都已覺四肢僵硬，十分疲乏，並因看到了滿目的淒涼景象，以致頭腦也有些漲暈。

我們在威斯敏斯時，很意外地看見寺的外部已有許多處受損，聖瑪格雷堂的窗戶都已破碎，威斯敏斯廳的古代石料建築已受損傷，獅心王李查石像的座子已炸燬了一部分，石像手中所執的一管鐵槍也已彎曲。白廳也會遭炸彈的殘害；許多個內閣部分裏的窗戶都已破碎，唐蔣街的大門口還堆着許多磚石玻璃的碎屑。但第一次歐戰紀念碑的巍然完好，徒使人想到它對於第二次戰事之未能有效的阻止，而成爲笑柄，在這一天裏我曾無數次想到世人既已目擊着這次戰爭之毀壞了他們的家庭，殘害了他們的子女，不知道他們已有所覺悟否？不知道對於歷史之以前做後的教訓，是否已有些自覺慚愧？

我曾自問，我對於今天這次到遭災之區去作了整天的視察之後，究竟使我有了一種怎樣一種印象？我突然回想起一九二一年秋季某一天，我坐了汽車，費了好幾個小時，到索姆災區去作視察的那回事。

那時和我同去的是溫尼佛雷，今天的同行者，却是瑪格麗，粗看時，這個被毀的世界都市和那個遭災的農業鄉區並沒有性質相同的地方。然而兩次所見之同爲文明的毀滅，則在我覺得並沒有什麼兩樣，雖然在事實上，炸去屋頂的房屋，和炸去枝葉的大樹並不能相提並論。我之所以有此印象，也並不是爲了老福特路已像法國的赫蒲頓村和維萊，勃里託諾村一般，同樣的已經失去了本來面目，必須另外豎起一塊地名牌

才能使原來熟識這處地方的人們辨出這是什麼所在的原故。

我所覺得是前後相同的地方，其實就在於我在一九二一年所見阿米安天主教堂的景象，覺得它和今天所見聖保羅堂裏的情形完全一樣，這兩次的調聖，前後相去已有十九年，但是兩者留在我心中的感想，都不是憤怒或怨恨，而不過是一種永久不忘，至今找不出字句可以形容的傷心和憐憫。

第二十七章 如此倫敦

一六〇

自和腦門人戰爭以來，在這一千九百年之中，倫敦已經遭遇四次大災。

第一，威爾，羅福斯登位那一年的大火災，這次大火災燬了聖保羅堂和其四周的民居。第二第三兩次是接連的，同在第一次大災的六世紀之後。第二，一六六五年的大瘟疫，這次遭災喪命之人民共有七萬人之多，以致連棺材也作不及，只好掘了地穴，用石灰埋葬。第三，一六六六年的大火災，這次大火災燬了全市的五分之四。重新建造的倫敦已增加了許多所禮拜堂，其中大都是由克列司託弗。倫恩所經手計劃。倫敦在重建之後，一般人都以為人類已踏進了文明的時代，所以倫敦也從此不會再遭瘟疫和火災了。

但第四次的大災又在四百年之後，於一九四〇年九月七日開始臨頭。那一晚上，從各種角度，從各種高度，以各種不同的速率，一千五百架各式不同的飛機攻入了市區的界限，在八個小時的恐怖之中，擲下了以噸量計的炸彈，使以前各報紙所說，德國的偵察機無非是故意擾亂人心，令人夜睡不安寧的「開玩笑者」完全成了謊話。

九月七日，德機首次進襲倫敦，這一個日期，是我終身不會忘却的一個日子。這一次，我倘若活在六千餘名喪命者之例，則一千五百架飛機之來襲，也將與我完全無關第二次大規模的進襲，據我所知，是在九

月十五日——這天剛是星期日，天氣晴朗，我在清早會到攝政公園去散步，那一夜裏，因為過於疲倦，雖
砲聲不絕，我依舊酣睡了好幾個小時。醒來的時候知道，德國人不是使用重轟炸機，而是以高速度的，祇
能攜帶輕量炸彈的梅塞斯密特式機爲進攻之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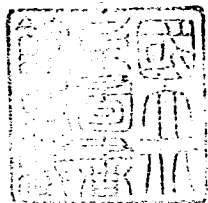
在十月終時，地中海方面又開始了一個新的戰局。現在已是十一月，我們得悉另有一個區域已經淪爲新
戰場，但一方面也知道英倫的危急時辰雖還不能說是已經完全過去。

倫敦市中的教堂已有三十二所——其中有許多所都是雷恩的傑作——已一部分或完全炸燬；四十七所已
受了重大的損傷；至於受小損的更不知其數。和它們同遭難的是無數萬千百年以來永遠由英國人認爲最名
貴的紀念碑。

我也不勝感慨。當我想到聖克萊孟，丹恩斯堂的完全改了樣子，威斯敏斯大廈的門窗全失，勝利聖母堂
已經喪失屋頂的房殼，端納大廈的枯焦殘壁時，我的眼淚已流了下來。我們雖已想像到我們必能在將來於
瓦礫堆中重建起一座現代式的城市——報紙上面早已有人作這種想像——但這並不能彌補我們的損失。極
美觀的現代式城市在別處已造起的很多很多；其中尤其偉大的紐約，芝加哥，和大地震後的三藩市。可知
這並不是做不到的事情。但古跡名勝之被燬，却終是無從彌補的缺陷。

倫敦所遭受的破壞程度，即使遠在這次所遭受者之上，也顯然不能使倫敦完全毀滅，這並不是說，我們
在電擊式的空襲中所保全者之多竟能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們的意思是：雖然許多條街道都已變了瓦礫之場

雖然許多房屋都已夷爲平地，但倫敦的輪廓側影是不會磨滅的！我們在西山日落，倚在威斯敏斯橋畔眺望時，仍能看到這個都市好像是以幽靜的天空爲其背景的一幅木刻畫圖。吊桿機雖然其中有許多架已抵剩殘缺的殘骸，桿尖依舊高懸在半空；鴿子依舊在聖保羅堂空場上跳躍，海鳥依舊在吉爾西亞外面的水灣上面飛來飛去。



康德九年七月一日印刷
康德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發行

(爆擊倫敦)

定價國幣壹圓五角
外埠另加郵費

有 版 權

編輯人 楊

新京市東四道街口四一ノ一

發行人 宋

新京市東四道街口四一ノ一

印刷人 鄭 紹 武

新京市西三道街二二ノ七

印刷所 農業進步社印刷部

新京市西三道街二二ノ七

發行所 新興書店

新京市東四 街口四一ノ一

總批發處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電話代表②六九〇五番
振替口座新京三二六〇號
新京市西七馬路一四號

#82

469212

82

469212

水
榴